片山恭一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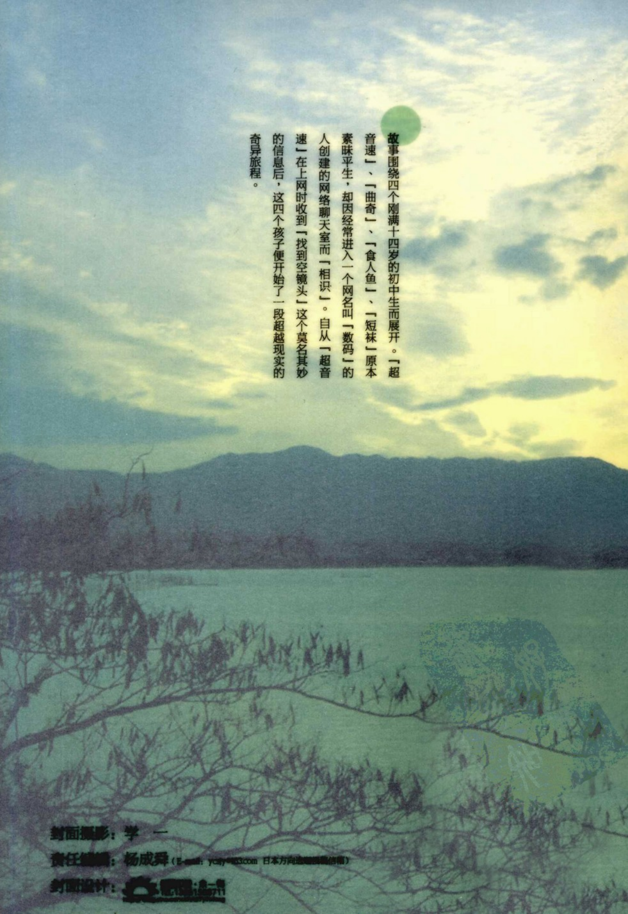
空镜头

空のレンズ

【日】片山恭一○著

林少华○译

「空镜头」能够实现你的愿望。怎么回事呢？某处存在「空镜头」这个东西，如果找出，某种愿望可以实现。问题是「空镜头」究竟是什么呢？是场所，物体，还是有生命的东西呢？至少由此得知不是电脑故障。有谁在网上留言。至于何以会连接的电脑则不得而知。全世界的电脑通过因特网而连成一片，不可能知道连接了什么。「空镜头」也定是这样连进来的。



故事围绕四个刚满十四岁的初中生而展开。「超音速」、「曲奇」、「食人鱼」、「短袜」原本素昧平生，却因经常进入一个网名叫「数码人创建的网络聊天室而「相识」。自从「超音速」在上网时收到「找到空镜头」这个莫名其妙的信息后，这四个孩子便开始了一段超越现实的奇异旅程。

封面摄影：学　一
责任编辑：杨成舜
封面设计：

空镜头

空のレンズ

【日】片山恭一◎著
林少华◎译

青岛出版社
QINGDAO PUBLISHING HOUSE
国家一级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空镜头 /（日）片山恭一著；林少华译．— 青岛：青岛出版社，2011.11
ISBN 978-7-5436-7593-3

Ⅰ．①空… Ⅱ．①片… ②林… Ⅲ．①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Ⅳ．① 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215936 号

书　　名　空镜头
著　　者　（日）片山恭一
译　　者　林少华
出版发行　青岛出版社
社　　址　青岛市海尔路 182 号（266061）
本社网址　http://www.qdpub.com
邮购电话　13335059110　0532-85814750（兼传真）　0532-80998664
鲁权图字　15-2004-065 号
责任编辑　杨成舜　E-mail：ycsjy@163.com
装帧设计　余一梅
照　　排　青岛双星华信印刷有限公司
印　　刷　青岛双星华信印刷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　2012 年 1 月第 1 版　201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大 32 开（880mm × 1230mm）
印　　张　7
字　　数　140 千
书　　号　ISBN 978-7-5436-7593-3
定　　价　20.00 元

编校质量、盗版监督服务电话　4006532017　0532-68068670
青岛版图书售出后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寄回青岛出版社印刷物资处调换。
电话：0532-68068629

本书建议陈列类别：日本文学　畅销

译序···

网络游戏、网上漫游、网上聊天以至网恋，这在当今已不是什么时髦玩意儿了，网民们多多少少都有所体验。或借以实现当下生活中难以达成的愿望，或用以冲淡庸常现实中难以排遣的烦恼，或在虚拟时空中确认自己的存在，或在冒险世界里展示人生的辉煌，甚至欣欣然昏昏然堕入情“网”……思接千载，神游八极，瞬息万变，来去无踪，为所欲为，淋漓酣畅。但有一点是很清楚的：网内网外有别。也就是说，无论怎样的网上高手，都不可能像孙悟空那样真正吞掉太上老君的仙丹饱餐王母娘娘的仙桃且终成正果，几小时后总要下网吃自家碗里的面条。“网恋”据说倒是有恋出正果的，但那终究是例外中的例外万幸中的万幸。大多数人在网外幽会的并非是顾盼生辉的窈窕淑女或风流倜傥的“白马王子”，而难免咀嚼落差的苦果，再次认识到万不可把网上的东西当真，不可模糊网

内网外的界线。

然而偏偏有人模糊了二者的界线。片山恭一——这位以《在世界中心呼唤爱》崛起东瀛继村上春树之后的畅销书作家，去年一改纯爱物语的古典主题和夹叙夹议的惯常笔法，以一部叫《空镜头》的小说突如其来地闯入网游世界，驱使令人眼花缭乱的快速切换、波谲云诡的共时场景、新奇超拔的想象力，使得网内网外连成一片，扑朔迷离，悬念迭出，虚实交织，真假莫辨。看第一页不知第二页如何展开，看第一节不知第二节怎样推进，一直看到最后仍觉未能从书中走出、从网中走出、从谜中走出。

小说是从四个十三四岁的小网民——网名分别是水虎鱼、SPEED、COOKIE、SOCKS(女)——在DIGITAL主办的聊天室聊天开始的。对聊之间，屏面忽然出现一个俨然手术室的四壁皆白空无一物的房间，房间尽头推出一行鲜艳的蓝字：欢迎光临"空镜头"！于是四人开始了追寻"空镜头"的旅程，冒险也随之开始了，种种怪事纷至沓来：文学青年在车厢里如日食一般缓缓消失，地铁站里所有人栽倒在地痛苦不堪，SPEED和SOCKS迷失在地下通道里找不到出口且遭到一伙怪人追击，两个COOKIE在躺满苦难众生的狭窄幽暗的洞中争吵不休，沙尘暴中突然出现伸着红色舌头的中年男人掠走自称是DIGITAL的COOKIE，在沙漠正中的高塔里找到失明失聪失语的SOCKS，宽约一米的小河里仰面躺着一个和SOCKS长相一样的小女孩……与此同时，故事中或隐约或直接链接了一些"即时性元素"，譬如奥姆真理教和东京地铁沙林毒气事件、美国入侵伊拉克、

非洲的饥馑和战乱。这既使得情节的铺展和时代的推移有了共振关系，又使得“现实与游戏的接缝”愈发模糊不清，不知是现实发生在网络游戏中，还是网络游戏发生在现实中。就在这虚虚实实的混沌之间，方向感迷失了，判断力迷失了，肉体迷失了，人迷失了……

唯一没有迷失的就是爱、就是爱心。SOCKS 说得好：“我觉得现代人已迷失了心。生活太忙，忙得忘了宝贵的心。太累，累得没时间体谅别人。”COOKIE 制作这个游戏软件的目的，“就是要找回对于人最宝贵的心。”而最宝贵的心，无疑就是爱、就是爱心。在四个孩子眼里，成年人构成的社会未能提供完整的爱。水虎鱼小时候父亲抛弃了母亲和他，COOKIE 的父亲常说“如果打起仗来，你这样的家伙最先死掉”。少女 SOCKS 看电影最为感动的镜头，是西藏喇嘛们因为挖出蚯蚓而当即停止电影院的施工，而先把蚯蚓一条条小心放进罐里转移到安全地带。“看得我不由哭了。如果全是西藏喇嘛那样的人，战争什么的绝对不可能发生。……为什么地球上不断互相残杀呢？原因恐怕在于人们失去了珍惜土中蚯蚓那样一颗心。”因此他们决心在游戏软件中以自己的能力找回那颗心。

实际上水虎鱼的生还也是有赖于三个同伴的爱心。COOKIE 和 SPEED 为了救助同伴相继消失，最后消失的是 SOCKS。在“一方获救，必有一方消失”的世界里少女主动选择了消失，而让水虎鱼“回到有漂亮火烧云的地方”。而独自回到原来地方的水虎鱼并非简单的生还——外观固然出现变化，但更大的变化是在心里。他不再碰电脑，不再在游戏厅消磨时间，不再开口说话，不再向周围积极施

加影响。一种感觉“总是把他带往一不晓得姓名二不知道来历的三人那里”。晚间散步时仿佛听到SPEED那个少年的语声，白天上街时似乎看到SOCKS那个少女的身影。夏去秋来，只有当他想起那三个同伴时才觉得“隐约的温煦又回到了自己的心底”。可以说，他已无法适应和接受原来的环境和生活，而正在“把脚踏在超越合理和认识的层面上”寻觅同自己“深深相连”的什么——他获得了再生！是爱、是爱心使他获得了再生！

在《在世界中心呼唤爱》中，片山恭一讴歌了爱的超越生死；在《世界在你不知道的地方运转》中，暗示了爱的拒绝物化；而在这部《空镜头》中，他以神鬼莫测的情节和腾挪有致的笔触演绎了爱与再生的主题。小而言之，爱使个体再生；大而言之，爱使人类再生。因此，爱不仅是最可宝贵的生命和心灵姿态，而且也是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力量和唯一的希望。至少，只要不迷失爱，我们就不会迷失。

林少华

二零零四年十月五日于窥海斋

时青岛金菊竞放百果飘香

目录···

第一章 DIGITAL CHILDREN(数码孩子们)···

1 SPEED[①]

DIGITAL[②]一年前开设的聊天室里,曾有三十几人出入。这么多人同时聊起来,显示屏上就好像捅了马蜂窝,别说交流信息,连正常交谈都无从谈起。其中甚至有人专以打断别人的话或当场捣乱为乐趣。还有的家伙散布流言蜚语:有的网页是绝对不能打开的。以拉响定时炸弹那样的决心(红色……等待,绿色、绿色终了)打开一看,原来是日本气象协会的网页。散布莫名其妙信息的家伙、肆无忌惮纠缠女孩子的家伙……不过,以网名判断性别是危险

① 意为"速度"。 ——译者注,下同

② 意为"数码"、"数字"。

的——“月牙儿”是男的,“机器头”是女的。

后来,DIGITAL在没打任何招呼的情况下突然决定“搬家”。一天访问他时,那里已经空了,出现的仅仅是“搬家了”这句留言。不料,大约一星期过后发来了新址。看来,他似乎从出入自己聊天室的同伴之中仅挑选合得来的发送地址。而我入选了。这样,DIGITAL的聊天室从混乱期进入稳定期。

我想,作为DIGITAL是打算让自己的聊天室具有主题性的。一开始,即使闲聊也自有其乐趣。把自己的想法一股脑抛给素不相识的对手也是一种发泄。可是不出几星期就腻了。每个人想说什么就说什么这样的聊天室,内容很容易变得浅薄幼稚,参加的人也难以尽兴。但另一方面,有人监视有人主持的网站也让人拘谨生厌。我窥看过一次那种专栏——讨论如何保护热带雨林、就列奥纳多·迪卡普利奥交换详细情报等等。就是说,设置主题未必是明智的做法。

所以,DIGITAL没设主题,而代之以挑选成员。挑选的标准则不清楚。入选的成员之间似乎没有什么共同点。当然,只以网名参加的聊天室,年龄和性别基本知之不详。不过,根据以前的交流,大家都和我年龄差不多这点还是知道的,差也恐怕差不过一两岁。假如其中混进莫名其妙的大人,那么,不是意外精通我们这代情况并能够因此成功扮演十四岁少年的天才,就是深信自己是十四岁少年的双重人格之人。

我的网名叫SPEED。

2 COOKIE[①]

一次，在网上相识的人实际聚在一起玩耍。以前参加时非常开心……唔，妙不可言，因为得知有很多人和自己相似。

过去搞过网上约会。那时候的我可以表现得相当大胆。举例？对了，例如送电子吻，嘿嘿！毕竟对方对自己一无所知。没准以为我是布拉皮那样的家伙，是吧？这么着，我也随便想象对方长相什么的。实际上有时候竟是四十上下的阿姨。吃惊的时候虽然有，但还是实际见面更刺激。

“你是 COOKIE？”她问。

---

① 意为“曲奇饼”、“小甜饼”。

“是的。那么……你是 CANDY[1]？”

“请多关照。身体如何？”

“啊，是啊……凑合吧。上星期感觉上活像一场临死体验。”

哦？这种玩笑也能说出口来，况且对方是初次见面的斯斯文文的女孩子。不过亲热起来可不成，要严阵以待，咔嚓！她那方面也够意思，居然讲起她奶奶如何安了个人工肛门。可是人工肛门哟，诸君！若是平常自然一笑了之，问题是讲的是她奶奶，只能一本正经地洗耳恭听……受不了啊，不是吗？

在网上聊天也够开心。不过最让人着迷的，还是玩电子游戏，是的。电子游戏可以从中体验到现实世界中体验不到的东西，心里爽极了。也可以成为学校发生麻烦事时的避风港。现在的电子游戏能够选择故事情节，能够以俨然主人公的心情制作情节。现实社会中很少有兴奋事儿，总的说来，感觉上让人一直凉到心底。而若是电子游戏，就能热乎起来。

还有，游戏软件的开发也有意思。自己动手制作，制作能让很多人玩的东西。例如主人公在进行种种冒险过程中发现最宝贵的人性等等。最宝贵的人性是什么呢？是爱，对吧？不是别的。但什么是爱，却不大清楚，跟不清楚尼安德特人[2]差不多。而且，我们甚至奚落爱。也是因为有难度。……爱是非常难的。举个例子，同在网上约会的女孩子，我顶多能谈三十秒——即使信口开河——而我

① 意为“糖果”、“冰棍”、“雪糕”。

② Neanderthal man，古人类化石之一，有代表性的更新世晚期人类。

又是爱（！）她的。怎么回事呢?

“我是爱你的。”

不料她应道：

“什么呀,你这个得了自闭症的白痴！”

于是我受了伤害,伤害得一蹶不振,对吧? 即使爱自己的家人,而若家里发生的全是烦心事,也会觉得自己好像被人出卖,同样受到伤害。所以,爱这东西是很难的。因为难,我们就渐渐放弃了爱,转而记住怨恨。简单……是的,怨恨十分简单。怎么怨恨都不至于伤及自身。

我想人的确是具有种种样样感情的,欢乐、悲伤、欣慰……可是现实当中“发火”却成了唯一的感情表达方式。我常想：“发火”这个词就不能从地球上消失么? 一个顶顶叫人讨厌的词。是的,讨厌死了,发火……若是联合国有个决议该多好——“今后大凡使用此词之人,无论种族和国籍,一律处以死刑。”当然喽,就算把这个词赶跑了,也不等于发火的人会销声匿迹。反正,我最想发火的就是“发火”这个词。

3 水虎鱼

想想好了，我何苦在学校HP[①]上刊登什么自家阳物的照片呢？肯定是别人的，我毕竟没那么变态。有证据？纯属扯谎。一时气恼之下，真想当场脱下裤子证实自己的清白。不过且慢，果真那么做，我岂不真真正正变态了？

说起来，阳物那玩意儿不都大同小异？区别主要在于量，而不在于质。就是说，不像脸那么富有个性。所以，即使亮出自家阳物，也绝对搞不清楚是否和照片上的一样。说一样就一样，说不一样就

① 意为 home page 之略，主页，网站。

不一样。我想说：阳物并没有什么 identity[①]。

那么，我所以为我的 identity 在哪里呢？在脑吧，大概。所以说脑死了人就死了。可脑不就是器官吗？也就是说是心脏、肝脏、肾脏的同伴。然而，脑死即人死，脑一死，人就死了，心脏、肝脏和肾脏即被摘除。同是器官，却不一视同仁。

我说什么来着？噢，对了，在说阳物——阴茎的别名。可那到底是什么呢？莫非不是器官？我带着这个朴素的疑问请教同学辉。辉的父亲是牙科医生。

"跟你说，那是泌尿器。"他说。

我不由"唔"了一声。原来有这种说法。到底是辉——牙医的儿子。

不过，那天晚上洗澡时这样想来着：我一边浏览以 A 开始的页面一边琢磨主要用来享乐的这个阳物，果真是泌尿器不成？不不，岂不更该称为生殖器才是道理？辉这小子，简直胡说八道。明天上学踢他一脚好了！正想着，忽然来了尿意。于是从浴缸里出来小便。噢，这家伙恐怕还是泌尿器！忽儿是生殖器忽儿是泌尿器——"难道你是双重人格？"我对我的阳物说道。

---

① "主体性"、"同一性"、"自我认同"。

4 SOCKS[①]

眼下的生活,除了学校就是补习学校。补校从小学就一直上,无所谓开心也无所谓难受,早已成了理所当然的事情。差不多天天学到夜里十点,回到家也还有补校作业,要半夜一点左右才能睡。早上总是睡到最后一刻。尽管这样,却一点不想懈怠。最需要的是自己的时间、可以自己支配而不受任何人干扰的时间。

说起来,干吗这么疲于奔命呢?不光我,大家都这样吧?大人也好小孩也好……我总觉得这是一种恶性循环,不认为会长此以往。本想早点儿考完早点儿放心,可真的考完试无事可干了,又有

① 意为"短袜"。

些担心现在的自己到底怎么了。

散心？基本不曾有过。性格上我算是较为爽快的。不喜欢磨磨蹭蹭拖泥带水，倒不算拼命用功，但若自尊心受损，顿时自我厌恶起来，或者说情绪一落千丈，以为自己不是正路货，毫无可取之处。而对于不是正路货的自己，自己是不能原谅的。例如，英语考试有这种时候吧：尽管有自己绝对比别人用功的自信，而分数却上不去。这样一来，就会觉得自己所作所为都是徒劳的。简单地说，就是所谓好逞能。

同学们好像去了卡拉 OK。可我不喜欢唱歌，只喜欢听。自己唱总感到有抵触。不说别的，那歌词算什么呀！什么恨不得把你的一切据为己有啦再好好瞧我一眼啦，岂不纯属自作多情？关于男孩子的话我也听不来，对他们没有罗曼司兴趣。至于性交更是毫无兴致。那种事不是说喜欢就能成。干吗非脱光“呜呜啊啊”发出阴阳怪气的声音？傻瓜蛋！

上小学时有类似性教育那玩意儿。看着老师指的挂图，大声叫道：“阴茎！”“阴部！”很有点儿难为情。往下讲的照例是雄雌之分什么的。当时我深切地觉得男孩子把生殖器吊在身体外面是多么丑陋啊！或者不如说从身体结构上就够好色的。

总之一句话，大家脑袋里装的全是升学考试，同学交往感觉上也都是表面上的，谈不上全盘托出人生苦恼。交往关键要适可而止，过分亲密不是明智之举。还不是，要好的时候自然好，但吵起架来，往后就麻烦了吧？难免被揭老底什么的。交谈不咸不淡是明智

的。即使不时争吵动怒,口头上也要连说“抱歉抱歉”才好。什么喜极而泣啦,根本没那种戏剧性场面。感动到那个程度的时候真的没有过,记忆中。

不知道现在幸福不幸福。既不曾厌恶透顶,又不曾快乐得要死。有时心想这怕就是幸福了。

5 SPEED

在网上,有时觉得时间好像停止了。大概是因为没有人计算或管理时间。以为才三十分钟,结果却过去了四个小时。大家肯定都有这种体验,以致有了这样一个名称“computer time warp”(电脑时间错位)。那种时候,虽然不认为是浪费时间,但有时觉得有点儿怕。完全丧失时间感觉会变得怎么样呢?浏览网页之间几十年擦肩而去,意识到时,已经成了浦岛太郎[①]那样无可救药的老者。

① 日本民间故事的主人公。一个叫浦岛太郎的渔夫被大海龟驮进龙宫,受到龙公主热情接待。三年后手拿公主赠送的宝盒返回故乡。不听龙公主吩咐打开宝盒一看,里面冒出一股白烟,自己变成了老头儿。

网上流淌垃圾信息。用任何浏览器都无法避开。一出现显眼的图像和给人留下印象的标题即止步不动,转眼就过去五分钟。既然这个网页令人失望,那么下一个网页未必没有惊喜——虽说这种情形几乎没有可能出现,但毕竟不能百分之百说没有,这就是上网。也就是说,不去看不知道。而问题也就在这里。

6　水虎鱼

上初中后开始练习空手道。学校没有空手道部，只好去附近一家训练馆。练得相当来劲儿。话虽这么说，并不意味着我喜欢打人。对了，不是常有这样的家伙吗——为了发泄不满而弄死猫或用气枪射人。和那个不同。当然喽，后来是时不时胡闹，但原则上我不是个捣蛋分子。

我可不愿意低三下四。还不是，本来不怪自己却要点头哈腰岂不最为人不齿？我不愿意成为那样的大人。世上的不公平啦歧视啦——你不认为有很多事要用空手道解决？啰啰嗦嗦搬弄人权之前，先踢他个人仰马翻才叫痛快。不敢说这能解决一切，但大部

分恐怕还是可以解决的。女人都该学空手道,上司若敢性骚扰,就给他来个拳脚相加。

我们学校的校长是女的。自己是女的,所以对男女平等教育甚为热心。可我这方面就遭殃了。听高年级同学说,校长是三四年前从另一所中学调来的,这家伙每到一处都搞什么志愿服务队。哦,志愿服务队?人干吗活得那么伤心非在课外活动时间拔草或捡空罐子不可?

不过得说一句,我也不认为志愿服务队什么都不好。我上幼儿园时的老师——至今仍时不时来信——几年前因病失去了二十几岁的儿子,因为脑肿瘤。孩子就那么一个。她一直当幼儿园老师,因为没了孩子,现在和丈夫两人生活,老师信上这样写道。老师也上了年纪,已经五十了。她说幼儿园工作有趣是有趣,但近来和小孩子在一起,很快就觉得累了,打算过了五十就退休。……若问退休以后做什么,做志愿服务者。好像有个国际性志愿服务组织专门在地球上栽树,准备参加那个,眼下正搜集资料。还说自己做了几十年幼儿园老师,死了儿子只夫妻两人生活,也该想想五十过后做什么了。是的,就参加志愿服务活动往地球上栽树好了……这些都可以理解,都很不错,怎么说呢?的确像是老师的活法。

可是对于初中生搞的志愿服务,我却表示怀疑。问为什么我说不好,反正觉得有些可疑。相比之下,还是因为上小学时被人欺负过而想通过练空手道变得身强力壮那样的家伙让人信得过。我的朋友吉树就是这样。身体虽然矮小,但练习时即使流鼻血也朝对

手扑去。看得我心悦诚服。因为他不指望别人的帮助，不相信口称“绝不欺负人”的家伙，而想以自己的力量拼搏。我就是尊敬这样的家伙。

7 COOKIE

这个那个水虎鱼说了很多，可是且慢，那空手道之类，说起来不是对打吗？赤手空拳地。哪根神经让人做这种事的呢？我想我不至于。假如参加空手道练习，对方岂不理所当然扑过来想把我打个半死？而水虎鱼那样的家伙偏要针锋相对："什么呀你这八爪鱼，看我怎么教训你！"这一来，就是一场厮杀，是吧？也就是说，就像……塞尔维亚人和阿尔巴尼亚人那样。若是我，就道一声"且慢"或者"谈判解决，peace[①]！"如果对方还是扑来："少废话，恶心！"那么我就只能落荒而逃了，对吧。

---

① 意为"和平"。

8 SOCKS

讨厌的是在厕所聚堆的女孩子们。休息时去厕所，她们对着镜子梳头发梳好几个钟头，实在烦得不行。莫非那样就会觉得自己多少可爱一点？因为洗不了手，就叫她们躲开，结果她们嘟嘟囔囔没完。那么聚堆的女生，所说的大体不出所料，无非“那人恶心”之类。若叫我说，“你才恶心呢！”

如果有男孩子在，还能保持平衡。但上体育课时不是只有女生么，那种时候真是恐怖。老师偶尔不在的时间里，自行玩投球游戏。结果平时受欺负的孩子就遭殃了——全班集中往她身上投球。她拼死拼活接球，而她投球的时候，大家一齐哄笑。气氛实在叫人

受不了。这一来，光靠我一个人就无能为力了。

明确说出自己意见，别人就不高兴。即使反对一种意见的时候，也几乎没人开口好好讲清理由，只是说“那个人讨厌”。一来二去，大家都不发表自己意见，无论什么都以“喜欢 / 讨厌”来表示，并以暴力排挤讨厌的对象。对了，美国的不就这样吗？一进教室就突然开枪把同学打死。除了依赖这种单纯而野蛮的暴力没办法沟通——好像到了这样的时代。

现在的中学，成了满口污言秽语的地方。我想这恐怕也不限于中学，而大概是社会的缩影，不妨说。称对方不称“您”、“你们”，基本上称之为“尔”、“尔等”[①]。老师方面，尤其体育老师也是这样：“尔等走路别吊儿郎当的！”“尔等还不向右转？”如此不一而足。

我觉得现代人已迷失了心。生活太忙，忙得忘了宝贵的心。太累，累得没时间体谅别人。

① 原文分别为“あなた”、“きみたち”和“キサマ”、“オマエラ”。

9 SPEED

发现“空镜头”是个偶然。刚想进 DIGITAL 的聊天室，突然出现这样的留言：

马桶座正在加温。

什么呀这？一开始我还以为找错了地址。但重新输入地址，遇到的仍是马桶座正在加温。多少次都一样。无奈，我便点击马桶座正在加温。旋即，出现另一条留言：

复仇时刻到了，快，快扣扳机！

我心里一惊。疯杀手登场了！我已预料到迟早会碰上这样的家伙。我赌气地一下接一下点击所出现的留言。每次留言都不一样：

有人需要你的爱。←

提示音之后请说明有何贵干。←

用加长软线吊起脖子。←

快舔乳头。←

最后一场从二十一时十五分开始。←

称我为迪康・布鲁斯。←

用牙刷清刷瓷砖接缝。←

每条留言之间，似乎没什么特殊关联和脉络。有含义不清的，有装腔作势的，有令人不快的，也有多少带挑逗性的。莫非类似厕所里挂的一天掀一页的日历？连连掀动时间里，最后出现这样一句：

找出“空镜头”！

往下无论怎么点击都不再切换，下一页去不了，其他链接也不成，甚至光标都不动，强行终止程序的快捷键也没反应，彻底陷入凝固状态。我盯视屏面等待。这种时候不要慌。不久，电脑一声低响，屏面转到 DIGITAL 的聊天线。

当时没怎么介意，以为是常见的突发事故。电脑内部是不折不扣的黑匣子，我们不知晓里面发生什么。某人恶作剧的可能性也是有的——以为是有趣的网页打开一看，出现的却是：滚出去！这种事屡见不鲜。

几天过后，“空镜头”再次出现。第一条留言仍是莫名其妙的东西：如果自杀，就在车检到期前自杀。我不依不饶地点击：拿起序号单排队和感谢主赞美主吧。结果碰上这样一条：

“空镜头”能够实现你的愿望。

怎么回事呢？某处存在“空镜头”这个东西。如果找出，某种愿望可以实现。问题是“空镜头”究竟是什么呢？是场所，物体，还是悟性那样的东西呢？

至少由此得知不是电脑故障。有谁在网上留言。至于何以混进我的电脑则不得而知。DIGITAL 的网站设在美国东海岸一座小镇，因为房租便宜。我用的接入站也在那里。所以，在 DIGITAL 的聊天室里和谁聊天时，自己发的信息要经过美国拐回日本的接入站。全世界的电脑通过因特网而连成一片。不可能知道哪里混进了什么。“空镜头”也定是这样混进来的。

10　水虎鱼

从 SPEED 那里听说“空镜头”时，我当即猜想是电脑病毒造成的。似乎有一种病毒能让你上到某个网站时自动连到别处。不知道是谁出于什么目的开发的。既然不像是欺诈，那么说不定是和宗教有关的狂热组织。最近这东西多了起来，例如“死岩狂”等等——让恶魔和幽灵出现在网上为此乐不可支的一伙低能儿。网上纳粹的可能性都是有的。

近来常常听到关于因特网的骇人传闻。好像有的孩子在网上失踪了。那是个网名叫库克的孩子，每天面对电脑好几个小时，反复链接，在地球上飞来飞去。一天，母亲进房间一看，电脑开着，而

孩子不见了。显示屏上一闪一闪推出种种画面。起初母亲以为他稍微出去一下。不料几天过后也没回来。警察找也没找到——对着电脑时间里消失得无影无踪。

有一种东西在我们中间称之为“没影点”(vanishing point)。前后重叠的波浪之间有眼睛看不见的点。网上冲浪时会不巧把那个点踩碎。这样,操作员就将面对电脑消失。也有说法认为是被以光速在因特网上交相传递的数码信号吸进去了。亦被称为“黑色事件”(dark matter)。据说里面汇集了地球上所有人的秘密——生存期间不能讲给任何人的秘密。有的家伙好像已将其化为暗号编出程序。万一感染“黑色事件”为其俘虏,将再也无法出来,只能在黑洞中等待永远不会到来的救助。

假如“空镜头”属于这类东西,那么就不仅仅是病毒问题了,或许,一段时间里最好不同 DIGITAL 链接。

11 SPEED

看情形,“空镜头”繁殖起来。近来开始到处出现。日前玩电子游戏时出现了,正玩一个类似“Monopoly”[①]的无聊游戏时,我被关在一个房间里出不来了。当时刚刚来到名叫康涅狄格大街或佛蒙特大街那样的地方。首先,屏面出现迷宫样的东西,似乎叫我把鼠标从“start”(启动)移至“goal”(目标)。开玩笑!这个不消除就无法返回游戏。于是我开始移动鼠标。前半段还顺利。不料进入一个房间时,屏面马上出现一个小小的钥匙符号——关死了!

那是个空无一物的房间。四面雪白的墙壁,俨然手术室。定

① 意为“垄断”、“专卖”。

定注视下去，脑袋都像要出问题。片刻，白色房间尽头推出一行鲜艳的蓝字：

欢迎光临“空镜头”！

屏面凝固了，光标一动不动，按强制关机键也没反应，一如上次。电源断了？也可能程序坏了，但那也顾不得了……正想着，我本身也凝固了。完全处于五花大绑状态，别说手，眼珠都不动，只能盯视显示屏上的白色房间，简直就像连上了生命维持装置。当然实际并没那样，只是打个比方。

从哪里传来人的说话声。不是从电脑音箱。房间里似乎有人。可惜无法转动脖子确认。

塞勒……

用止血钳把这里按住。

是。

拿尖最细的。

四号。

没有更细点儿的？

声音戛然而止。人的气息也同时消失。显示屏上浮现出新的留言：

不得离开这里。

我突然害怕起来。假如永远这么盯视白房间可如何是好！我

陷入精神恐慌，身上冒出冷汗，呼吸困难，耳底“唧——”响起秋蝉鸣声般的声响……突然，电脑开始发疯。显示屏上出现种种样样的视窗，令人眼花缭乱地换个不停。五光十色的图像犹如胡乱接合的胶片不断流动，炫目耀眼，天旋地转。

身体如大地震时东摇西晃，仿佛被纤细的光缆以惊人的速度带走。全身上下的肌肉一阵收缩，企图把我挤出。我咬紧牙关忍耐。但无论怎样用力，咬紧的牙关都像猛烈叩击键盘的程序员指尖一样持续作响。无法呼吸，就好像被巨浪吞没。究竟要把我带去哪里？这当儿，发疯停止了，黑色屏面上现出一个银色圆盘。它静静开始旋转，越转越快，最后化为银色液体。

似乎已转入异元世界。可是无法把眼睛从显示屏上移开。俨然待机状态的黑色液晶屏面，少顷，猛然开始发色，逐渐现出圆形。飞沙走石，不见人亦不见房子。绿色荡然无存，整个屏面铺展着黄色沙漠。混在沙里的物质反射着太阳光熠熠生辉。长久注视，眼睛开始作痛。这里到底是哪里？

置换为指令和数列的孤独“喀哒喀哒喀哒喀哒”从我体内通过。或者说有人叩击我的心键不成？“喀哒喀哒喀哒喀哒……”不久，仿佛用鲜红的血写成的一行字以沙漠为背景浮现出来：

找出“空镜头”！

不知过去了多长时间。就像催眠术解除一样，身体一下子舒展自如。依然在玩 Monopoly 游戏。不知何时轮到我了，下面的家伙催道：“快点儿！”

12 水虎鱼

跟好几个人提起过，似乎都不知道“空镜头”是怎么回事。听我说完，CHEMICAL[①] 说了句耐人寻味的话：怕是谁在网上设计的“死”，听说过关于这种程序设计的传闻。CHEMICAL 说，那东西像是一种麻药，一旦附在身上，不使人丧命是不会离去的。或者像病毒那样在体内不断繁殖。……当然，这样的传闻多得一塌糊涂。

前几天听到一个令人战栗的消息——一个小学生下落不明。父母和学校老师拼命寻找，好容易找到时，孩子已经奄奄一息。后背缠一条很大的绷带，渗出血迹。警察检验的结果，原来做了手术，

---

① 意为“化工”、“化学”。

一只肾不见了。还有传闻说甚至有的孩子眼珠被摘除一个,麻药都没打……你怎么看?我是相信的。好像有个组织专门卖肾。那伙人全世界布满代理商,把深更半夜还在游戏厅转悠的孩子的肾拿走。大凡有两个的都不放过,肾啦眼球啦睾丸啦……就是说有两个就有一个倒霉。只有一个的不下手。不认为这还算是讲点良心的?

那伙人现在的目的是让孩子们上网。比如混进聊天室,彻底骗取对方信任后将其引诱出去。看情形他们已对孩子们的表达方式、网上用语、新词和缩写语做了种种研究。所以绝对不把自己的真正信息入网。不能在占卜网页上告诉血型什么的,以免孩子得知自己血型同希望移植的患者一致而担心肾脏被摘除一个。在网外和人见面时必须格外小心。弄不好,他(她)很可能是猎取器官者的代理。

SPEED 所说的"空镜头"没准就是引诱孩子的圈套,难道我多虑了?不过恐怕还是调查一下为好,当心再好不过。反正一段时间里我是不碰电脑,电脑禁区!说不定再不上网聊天。

下周有空手道比赛,争取进入八强。为我祝福吧!我也为大家祝福。Ciao[1]!

---

① 意大利语,意为"再见"。

13 SOCKS

看战争片时我总觉得这是活下来的人们眼中的战争。喏，常有的吧，不能融入社会的越战复员兵，就像神经出了毛病似的。不错，我也认为那种情形是有的，那也是战争的一个侧面，但和我脑袋里的战争不同。

例如，在荒郊野外踩响地雷啦，在树阴下吸烟时被大炮炸飞啦——在那种情况下，身体一瞬间便血肉横飞，哪有工夫得什么神经病呢？为杀人后悔的工夫也好神经出毛病的工夫也好都无从谈起，“啊”一声的时候……或者不如说没等“啊”一声，身体便化为

mince[①]飞向空中。情景十分了得。无疑是死一般恐怖的体验，但还没来得及感到“恐怖”和“吓人”就已死了，因此若问吓不吓人，我想还是吓人的。毕竟自家身体血肉横飞，耳朵在那边，手指在这里，四分五裂七零八落。怎样的感觉自是想象不出……若想像得出，保准神经错乱。

偶尔看新闻，感觉上好像总在哪里发生战争，而为了解决该战争又开始另一场战争。和现在的医学是一回事。为治病而采取某种措施，结果出现副作用。为了克服副作用又采取某种措施……如此循环反复。从政治和社会结构方面考虑，世界和平怕是遥遥无期。实现自由需要战争，实现平等需要战争，实现和平也需要战争……说到底，人类历史就是这种情形的反复。如此下去，关键事情总也开始不了。而我们又不可能永远 teenager[②]，不快些开始可是不好办。然而，开始做一件事需要准备、准备、准备……我想压根儿开始不了。

说起来有点跑题，过去看的电影中最让我感动的，是关于在中国西藏度过几年时间的澳大利亚一个登山家的故事……大概是探险家。总之那个登山家或探险家为西藏人建了一座电影院。施工很快开始，但挖地的时候出来很多蚯蚓。这一来，西藏的喇嘛们当即停止施工，说蚯蚓可怜。怎么办呢？为了继续施工，决定把蚯蚓转移到安全地带。用手一条条小心抓起，放进瓶罐里，再放进蚯蚓

① 意为“切碎的肉”。

② 意为“（13~19 岁）少男少女”。

容易生活的地方。看得我不由哭了。如果全是西藏喇嘛那样的人，战争什么的绝对不可能发生。不这样认为？

我们为什么不能像西藏喇嘛们那样活着呢？为什么地球上到处不断互相残杀呢？原因恐怕在于人们失去了珍惜土中蚯蚓那样一颗心。都说博爱，我想爱人类应该是件简单事，和看见夜空中闪烁的星星叹道“好漂亮啊”不是一回事吗？也许略有不同……因为“人类”是个极抽象的东西。可是具体到某一个人，就很难简单爱上，因为喜欢的、讨厌的、好看的、丑陋的……种种成分混在一起。而这些合为一体，即所谓“那个人”。所以，说极端些，博爱和杀人是不矛盾的。现在就有为了人道主义的战争。

重要的，想必是如何救助自己脚下受苦的一条蚯蚓。人在没考虑蚯蚓的情况下持续制造东西。现阶段，只要大家凑在一起出钱，需要的东西都可到手。然而有钱人看上去一点儿也不幸福。至少我不羡慕。我向往的是西藏喇嘛那样的生活、为建电影院而将地里的蚯蚓转移到安全地带那种精灵式构想，虽说我也认为效率不高。

14 COOKIE

链接那东西，好比一点鼠标即可在地球上往来的交通工具。在网上，和国家无关，整个地球浑然一体，我们无须护照无须机票，只消一点即可跑去任何地方，brother[①]！芬兰也好巴布亚新几内亚也好以及象牙海岸也好（哪里，那是？）。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在以光速飞行的宇宙飞船中时间静止不动——令人叫绝的理论倒是有的。不妨认为那是物理学上的假设。不过我们可是实际上以光速在地球上往来飞行，妙极！这么说到底有些牵强附会吧。

不过，网上无所不有是事实，对吧？政治、经济、宗教、环境问

① 意为“兄弟”。

题，还有——对了，成人影像、医学最新情报、不动产交易、宠物咨询……etc。拍卖网页可吓人一跳！很多东西摆成一排，brother。有米格-29上搭载的导弹，有外科用锯条等整套手术器具，有刚从坟墓中挖出的人骨（居然干这种事！）。哪里发生地震等灾害，必有义捐网站出现。捐完钱之后，网站巧妙地关上，据说是“慈善欺诈”。近来有提醒伊妹儿转来。

如此这般问题固然有，但若问现实生活和因特网哪个更真实，我毫不迟疑地回答因特网。在网上，钱毫无用处。飞脚踢人之类更派不上用场，是的。若想在电脑里搞名堂，必须让对方觉出超出金钱的价值才行，否则当即卡壳。因为大家真正想要的是钱买不到的东西。那就是我们的真实性……得得！

因特网这东西，说起来，是个不惜与人分享的世界。举例说吧，假定我开发出了有趣的游戏软件。“用用看嘛！”“哎呀，有趣有趣！”——仅此就让人高兴死了！根本没想用自己制作的游戏赚钱。那种做法可不怎么酷，或者不如说一点儿也不酷。有个孩子开发出了名叫“美丽幻影”(Beautiful Vision) 的游戏——记得住在挪威的奥斯陆，奥斯陆是在挪威吧？反正是北欧哪里一座城市——他开发的游戏无论怎么下载都是免费的。只是网页下端有这样一行字：“您若中意这游戏，请捐款给动物保护团体”。如何，酷吧？

大家手到擒来、自由分享——这么写似乎光说漂亮话，但实际上作为形式是存在的。因特网是地球上独一无二的世界。竞争当然有。无聊游戏谁也不连接。所以我们才努力开发不亚于任何人

的游戏。其结果，有人获胜。但获胜搞到手的，是可以把东西分给大家的那样一种资格，就像刚才提到的奥斯陆那个孩子。也就是说，获胜并不意味独霸什么，而是取得慷慨分东西给众人的资格。若大家都认为你的网站有意思，只管随便进入就是。即使不通过联合国和 NGO[①] 等啰啰嗦嗦的组织，网上的东西也可共享。我的是大家的，大家的是我的。尽管自知这里边是有问题的。

①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 之略，国际民间组织，非政府机构。

15 SOCKS

每天打开几个视窗，分别使用不同名字，或东拉西扯闲聊，或参加专栏讨论，或沉醉于谈情说爱……如此一来二去，现实世界也恍惚成了一个视窗——在偶然打开的视窗里发动战争、人们遭受饥饿。也就是说，既然打开了错误的视窗，那么马上关闭不就行了，我以为。

我知道这样的想法是不健康的。但另一方面，这样想起来觉得生活多少变得快活也是事实。大概我们都是不受害的犯罪者，或者是不犯罪的受害者也未可知。

有时恨不得从这个世界消失。为什么不晓得。不妨说，世界这个劳什子并没漂亮得令人赞叹不已，不是什么大不了的场所。可

这样的说法总好像有点欺骗性，因为问题终究在于我们自身。却又不知晓那问题是什么，成问题啊！

迄今为止不曾觉得自己不幸。父母和蔼可亲，家庭得天独厚。但近来突然活得不耐烦起来。没什么不幸，对时下自己的处境又没什么不满，却偏想把一切抛开不管。当然，同父亲和妹妹分别是寂寞的，和同学也不愿意分别。这不是说谎，可是自己身上有更深一层的心情，而陷入其中的时候，就想转换自己。

这想法不好，父母听了想必伤心。但说老实话，父母和妹妹的存在让我感到窒息，他们的善意时不时让我差点儿窒息过去。并非我讨厌家人。却不知何故，和他们在一起我总有一种极度的自我厌恶感，想自己毁掉自己。至于何时开始有这种感觉的我不清楚。没准是从那时候……

小学毕业时做的那个梦现在仍记得。梦见我和母亲两人坐在宇宙飞船上。返回地球途中船上只有够一个人呼吸的空气，必须有一个人死掉才能平安返回。两人都知道这点。母亲一副悲伤的样子，她太痛苦了，口都开不成。面对那样的母亲，我微微笑道：

"对不起，必须请妈妈死去。"

心情糟得令人战栗，于是睁眼醒来。我好像无法忍受自己之所以为自己。自那以来，我始终无法从糟糕心情中挣脱出来。心情是以那个梦为界改变的呢，还是自己身上潜在的什么促使我做那个梦的呢？平时即使忘掉，心底也总有什么静等把我一口吞掉。好像有个又黑又深的洞。每当我想到这个洞，就想把"自己"这个文件删除。

16 COOKIE

唔，鼠标在网上创造出一个真正没有歧视和偏见的天地。不是么，平时我们能把满带歧视和偏见的意见甩给看不见脸面的对象吗？不可能的。

即使同朋友，我想也没什么必要见面交谈。对方在自己眼前，还是很难说出真心话的。尤其对方若是粗鲁家伙，难免说出心里本来没有的话。在这点上，网上就让人放心。无论多么激烈，也不必担心吃拳头或遭枪击，对吧？反而可以直言自己的真实心情。例如“恕我冒昧，我真想把你葬送到没有疼痛的世界”等等。Face to

face[①],那东西相当具有欺骗性。

因特网伤脑筋的地方……固然数不胜数,但最伤脑筋的,是跟这家伙打交道时绝不可掉以轻心。同电脑交往久了,就会养成一种习惯,习惯对网上所见所闻确认真伪。那里面包含许许多多不正确的、无根据的、为骗人制作的东西。甚至有寻找容易受骗上当的"冤大头"那种欺诈性商业伎俩。

近来有个家伙朝我花言巧语。对了,我这人很善于装小女孩儿(笑)。

"穿什么样内裤?"

"哦?什么呀,那?"

"想摸你吻你。不和老伯来一次秘密体验?"

"没做过那种事,不明——白!"

"开车一起去陌生地方好了,放倒车座拥抱,谁也看不见的。"

"那怕不好吧?"

"没关系。"

如此这般。当心,当心!无疑是变态,所谓幼女性爱者那种家伙,社会公敌,不错吧?

这么着,差不多该出去了,有个女孩想见我。网名叫"CUSTARD"(牛奶蛋糊),光看名都觉得合得来,是不?在"风琴"聊天室相识的。有点紧张,活生生的女孩我对付不来。不知该做出

---

① 意为"面对面"、"一对一"。

怎样的面孔。毕竟活生生的面孔只有一副。这让我惶惶不安，但还是想出去一见。

为什么？……因为想恋爱嘛，我。想爱除我以外的人。Peace！



第二章　underworld（地下世界）・・・



1　有家的无家可归者

地铁站内挤满流浪汉。公园里的流浪汉们用塑料布和帐篷遮风挡雨，住在通道上的用纸壳箱搭起栖身之所。但有家的无家可归者们仅仅在候车室的角落或墙边铺一张毯子或报纸就歪身躺倒。其中说不定有死掉的。过去曾几次采取强制性清理措施，但无论怎么驱赶都又重新聚来，最近当局也默认了。坐地铁的人们投诉说不卫生有臭味，但没报告说同犯罪特别有关。偶尔发生的骚动也至多是围绕栖息处的争吵，没听说治安因为他们恶化。柱角发生粪便痕迹虽然有，但喝醉酒的一般乘客所为可能性更高。

在人员往来频繁的滚动楼梯附近，到底少见有家的无家可归

者的身影。背靠时刻表摆有几把塑料椅，上面有一个初中生模样的男孩和一个女孩稍拉开些距离坐着。也没做什么，只是目视进入站台的列车。看上去他们几万年前就已坐在哪里。既像青梅竹马，又像素不相识的路人。

“喂，跟你说，”男孩开口了，“这里是地球吧？”

大概认为受了奚落，女孩以不无严厉的眼神瞪视男孩。

“记不确切了，”他自我辩解似的继续道，“为什么位于这里……从很高的地方掉下来的这点倒是模模糊糊记得，像陨石似的。”

“你、是超人？”

“我可是在说正经话。”

“那就别开口！”

“得得！”说着，男孩搔了搔头。

地铁列车驶入站台。门开了，传来播音员的声音。人下来，人上去，门关上。车厢拐过站台前的路轨消失在黑暗中。四下随即归于寂静。

“既然掉下来，那么很想掉在情网里，不掉在什么地球上……”男孩一闪朝女孩瞥了一眼，“哭了？”

他从裤袋里掏出手帕递出。

“喂喂，怎么搞的么？”

女孩不回答，移去离男孩最远的椅子。

“瞧你，人家对你这么关心！”

“关心回到你自己星球上去好了。”

“多管闲事！”

“你才是。”

两人如同闹别扭的恋人许久没有开口。

“你这人，性格够糟糕的。”男孩后来以十分冷淡的声音说，“自己意识到了没有我倒是不知道。”

“多谢忠告。”

“喏喏，又生气了。”

“哪个生气来着！”女孩站起身来。

“走？”

“心烦！”

“因为我？”

“是的，因为你。”

“抱歉，就算我不好。”

“什么呀！”

“结婚吧！”

“傻瓜蛋。”

女孩刚迈步离开，又转念坐回椅子。看上去一来没什么急事，二来心情也欠佳。头顶有电车[1]驶过的声响，整个站台微微颤动。

“朝飞奔的电车跳下去会是怎样的感觉呢？”女孩说，“肚皮裂开，带血的肠子四溅开来……不认为妙极了？”

---

① 电气列车。

“干那种事也没人大惊小怪，”男孩兴趣索然地回答，“不过惹站务员生气罢了——他必须清扫。”

女孩忽然立起。他慌忙抓住她的手。

“别那样！”

“放开！”

“反正坐下好了。”

“抓得人家痛嘛，傻瓜蛋！”

“不许说傻瓜蛋！”

“别命令我！”

“啊，也罢。”

他放开手。女孩踉踉跄跄前行几步站住，怔怔站在那里。回头看男孩道：

“真以为我会跳下去？”

“别跟我说话！”他扭过脸去。

女孩再次在男孩身边坐下。

“赶快走开！”

“不是说别命令我了么？”

“恶心！”

“讨厌那种话。”

“恶心、恶心、恶心！”

“活像小孩子。”

“还不快去哪里！”

“你只能命令别人？”

“求求你，请去哪里吧。”

“你往下去哪里？”

“和你无关吧？”

“倒也是。”

男孩陡然沉默下去，似乎说累了。尽管四周有不少人，但听不见说话声喧闹声。几乎所有的人都不声不响地立在站台上等车。不久，车开了进来。

2　消失的青年

那个青年的打扮一看就与众不同。盛夏时节却裹着大衣，戴着毛线帽子，脖子围着围巾。大衣下面套着厚厚的毛衣，看样子至少套了三件。而且居然戴着皮手套。

不知何故，乘客仅我一人。坐席空空荡荡，而他偏偏挨我坐下。最初我以为他可能是色鬼，但很快打消了这个念头。坐在身旁而没让我觉出危险，一个原因是他一看就弱不禁风。瘦削，脸色也不好，个头估计和我差不多。

“你好。”他说。

“你好。”我不知所措地轻轻点头。

在地铁里被陌生人打招呼还是第一次。大概是大学生，年龄二十左右？但由于发型和假象牙黑眼镜框的关系，看上去蛮孩子气的。过了一会，他从大挎包里拿出笔记本电脑，“咔嚓咔嚓”敲响键盘。想必在写准备提交给大学的读书报告。

为了不影响他，我从座位上欠起身稍微往旁边横移一下。这个做起来意外之难。离得太露骨，很可能使对方不快。如果穿过通道移至另一侧坐席，等于明确告诉对方“别靠近我”。我以“倒不是躲避你哟”那样的态度略略离开他一点。他随即从键盘扬起脸，问道“吵吗？”不是挖苦口气。相对说来，大约带有讨好意味。

“不不，不是那个意思，”我赶紧做出笑脸，“担心在身旁让你分散注意力。”

“请别介意。”青年浮起淡淡的笑意。

我这方面局促起来，气氛上必须说点什么才行。

“在写什么呢？”

“小说。”他不卑不亢地回答，“我每天坐地铁写小说。”

“是小说家吗？”

“还一部也没写完呢。啊，也就算刚当作家吧。”

“写什么小说呢？”

“其实还没开始写呢。”他想了想说，“倒是时常做笔记和画速写什么的，比如像刚才这样把突然想到的记下来……可是，无论如何都写不出故事的开头，说不定永远写不出来。”

“那，就是说永远刚当作家喽？”我不无挖苦地说。他那一本

正经的样子让我觉得滑稽。

“大概需要写写看的吧！”他自言自语似的说，而后转向我，“无论什么小说，反正都必须开头对吧？就是说，没有开头就没有开始。”

“在这种地方写小说怕是不容易吧，连书都没有。”

“用不着什么书。”

“可大部分作家不都看书的么？”

“该看的书已经看完了。”说着，他转向黑暗的窗口，“从根本上说你不认为世上无用的书太多了？每次在星期日报纸上看到畅销书目录我都黯然神伤。假如目录上的书实际畅销——大概是畅销的——那么只能说这个社会是有重大缺陷的。”他从大衣袋掏出一个小罐，“不吃块糖？”

我摇摇头表示不吃。青年从小罐拿出一块糖投进嘴里。

“真想住在高些的地方，”他说，“比如海滨的高层公寓，为了不得癌。若想保持健康，必须尽可能呼吸高处的空气。”

“而你却要每天坐地铁写小说。”

“人是充满矛盾的存在。”

“吃饭怎么办？”

“在这里。”他打开挎包给我看。

“只看见有咸饼干和甜饼干。”

“是咸饼干和甜饼干。”青年扣上挎包卡，继续道，“渴了可以在自动售货机买饮料。地铁的自动售货机标明卡路里的，知道？”

我摇头。

“种类也丰富。”他喜滋滋地说，“轻怡可乐、运动饮料、带食物纤维的家伙，怎么说来着……对了，Fibredrink[①]。我倒是不喝。我么，只喝果汁，还有……”他用手掌“呼呼”拍打椅背，“只要有这个就足够了。”

“这个可是指果汁和甜饼干？”

“加上咸饼干。”他调皮地闭起一只眼睛，“我本来就不怎么吃东西，吃东西一天至多一次。不吃肉。”

“素食主义？”

“哪里哪里，”青年摇头道，“蔬菜打死我也不吃的。所有种类的蔬菜都大可诅咒。”

“是吗……”

我的心情渐渐不好起来。此人到底不同一般。但不可因此惊慌。Psycho[②]那种人对这个不是很敏感的么？若知道自己害怕了，反而带有攻击性。

“那么你的饮食生活，只是一天吃一次果汁和甜饼干？”我尽量故作镇静地问。

“加上咸饼干。”青年人竖起食指说，“有时候甚至一天什么也不吃。”

---

① 意为“纤维饮料”。

② 意为“精神病、精神病患者”。来自1960年希区柯克导演、帕金斯主演的美国电影名。

"完全不吃？"

"只各种片剂和矿泉水。矿泉水自动售货机也卖。自来水喝不得的。"

"肚子不饿？"

"一点儿也不。你也吃吃什么如何？"

"你说的什么，是指咸饼干或甜饼干吧？"

"当然。"

"谢谢。可我不饿。"

"遗憾。"

他的确一副遗憾的样子。之后他继续面对电脑，移动光标，反复看输入的文章。我对着正面，观察映在暗色窗玻璃上的青年。瘦长的脸。此人到底是无害的。人确实怪，但不像是加害于人的类型。

不大工夫，青年长长叹了口气，从电脑抬起脸，头靠后面的窗玻璃，茫然打量吊环。样子有些疲惫，脸色发青，嘴唇几乎没有血色。

"不大舒服？"我问。

他从大衣袋里掏出水果糖罐。但好像开盖的力气都没有了，只是双手拿罐玩弄，里面的糖块发出干巴巴的低音。

"不要紧？要不要叫人来？"

车厢依然仅我们两个乘客。相邻车厢有没有人都可怀疑。为什么乘客这么少呢？正觉得蹊跷，青年吃力地扭歪嘴说了声什么。

"哦，什么？"

那一瞬间，脚下发出很大的声响，我不由从坐席跳起。但见青

年的笔记本电脑躺在通道上。我弯下腰，准备替身体似乎不舒服的青年拾起电脑。液晶屏面处于断电状态。外表上看虽然好像没坏，但毕竟受了那般强烈的撞击，硬盘怕是报销了。我一边这么想着一边抱电脑立起。回头往他那边看时，我险些失声惊叫。

青年低头坐在席位上，一只手放在眉间。手接触的脸的那部分即将如夏日彩虹一样消失。一开始我以为是眼睛的错觉。但擦眼细看，青年的脸也还在消失。较之不快，我感到的更是莫可言喻的惧怵。身体僵挺不动，想逃也逃不了，想移眼睛也移不了。我觉得自己正在不得不看不想看的东西。

青年缓缓消失。犹如日食时太阳黑魆魆消失，他的脸仅剩下曾是脸的部分的黑色轮廓，融入身后幽暗的窗玻璃中。刚才还映照青年背影的窗玻璃上紧紧贴着青年开始消失的脸，唯独那里仿佛同玻璃重合在一起。我向他招呼一声。他好像为回应我的招呼扬起脸来——那圆圆的阴翳似乎多少改变一下角度，然而没有回音。

过了几分钟，其上半身开始只留下黑幽幽的轮廓而模糊起来。少顷，从脖颈到胸骨部位彻底消失。真切地剩下的，只有攥着小糖罐的右手。但完全消失的部分并非彻头彻尾的无，而有某种痕迹或者气息那样的东西存留下来。仅仅几分钟前还“在”那里的感觉久久挥之不去。

时间继续流逝。最后我所看见的，仅仅是幽暗的窗玻璃上浮现的小糖罐。它不时发出低微而干涩的声响。在我听来，仿佛从这个世界静静离去的某人的足音。

3 穿过广场

“那么,你是说目睹有人在眼前消失了?”男孩问,“例如做梦啦——没那种可能性?”

“那根本不是梦。”女孩回答。

“也罢。”男孩做出煞有介事的严肃神情,而后以盘问死活不肯开口的嫌疑人的刑警那样的语气说道,“反正就是说一个人消失了,如夏天的彩虹……那个青年是想当作家的吧?”

女孩轻轻点头。

“他在你面前消失了。你叫我相信这个?”

“不信也无所谓。”女孩声音尖厉起来,“但我看见了,就在我眼

前发生了。我只是说自己经历的事情，信不信由你。”

“总是这样动不动就生气？”

“你说话叫人生气的。”

“莫不是正来月经？”

“你口里只有这种性别歧视性说法。”女孩惊讶地说。

“歇斯底里的语源是子宫，近来在书上看到的。”

“蛮博学嘛！”

两人在俨然医院走廊那样冷冷清清的地方走着。中途上了一道滚动楼梯，但没有接近地面的迹象。莫如说上行滚动楼梯把两人带往更深的地下。地铁越新挖得越深。地铁本来就如迷宫，现在为了将原有线路同新开线路连接起来，更加不分上下延伸开去。换车用的通道和阶梯正可谓数不胜数。即便乘惯了的“上班族”也会在乘坐与平时不同的线路时迷路。

“问点什么！”女孩好像无法忍受沉默。

“希望我发问？”

“是的。难道我不值得你问？”

男孩想了一会儿。

“相信爱？”

“什么呀，那是？”女孩警惕地皱起眉头。

“所以才问的嘛。”他认真地说，“不是最重要的事情么？”

“唔，倒也是。”她敷衍一句。

“那，回答呀！”

“不清楚……我说不清楚，意思就是不清楚爱是什么东西，也不想硬弄清楚。你问我相信不相信不清楚的东西，我怎么能回答得来呢？”

“不怕的？”

“怕什么？”

“怕被人爱。”

“傻瓜蛋。”

“因为爱使人不安，尤其女性。”

“又开始性别歧视了？”

“不喜欢对这个敏感的孩子，动不动就搬弄什么男女平等，好像只在那里才有自己存在的根据。”

女孩没有回应。又像在强压怒火。

“不给个吻？”男孩说。

女孩愕然看他。

“喏喏，已经动摇了。主张女性自立的人才会这样。”

“你这人，跟你在一起叫人十分不快。你自己意识到没有倒不晓得。”

“为什么和这样的家伙在一起？”

“不是因为喜欢才在一起的。”

“就是说？”

“只是走的方向碰巧一致。”

“离开些走如何？”

"正有那个打算。"

她横向离开男孩两三步。

"把同我的接吻看作 career development[①] 如何？"男孩问。

"你、色情狂？"

"那又怎么样？"

"讨厌嘛，还用说。"

"为什么？"

"不喜欢嘛！"

"外表上？"

"不错。"女孩没好气地说。

"不过在看到我的裸体之前不好断言的吧？"

女孩进一步横移。此刻两个人差不多一个走这边一个走那边。不久，通道前方传来低微的音乐声。一个男歌手在乐器伴奏下唱着节奏单调的歌。歌词像阿拉伯语或波斯语。

"什么呢？"女孩不安地嘟囔。

"像是阿拉伯街头艺人。"

拐过十字形地下道，那里正在演奏。一伙四人，全是男的。最边上的男子吹木制竖笛，旁边的男子把像竖琴一样拉着很多弦的台形箱子放在膝头，以弹筝的姿势演奏。手弹状如洋梨又似琵琶的弦乐器的男子担任主唱。挨他的一个男子正在敲鼓状打击乐器。演奏者冥想一般闭目合眼，或者正空漠地凝视正前方也未可知。歌

① 大意为"个人生涯开发"。

手以酷似日本民谣和三弦唱腔的发声法和短促的节奏唱着上下微妙摇颤的不安稳的旋律。

两人站在通道正中倾听了一会儿音乐。

“走吧！”男孩催促。

走到拐角那里，女孩开口道：

“好音乐啊！”

“是啊。”

“好像能让人沉静下来。那个像吉他的乐器莫不是阿拉伯五弦琵琶？”

“不知道。”

两人沿机场登机口那样通道前行。音乐已不再传来，周围静得反常。如此大的站竟一个人也没碰见。亦无广播声。贴着白瓷片的隧道似乎永无尽头。不知是开了空调还是天然如此，通道的空气凉丝丝的。

突然，男孩止住脚步。

“怎么了？”

“好像有人。”男孩仰望天花板说。

女孩也随之注视地下水渗出痕迹的天花板。

“别吓唬人！”她朝男孩转过怯生生的眼睛。

“怕是神经过敏。”说着，他重新起步。

片刻，身后传来“咔嚓咔嚓”刺耳的声音。回头一看，一个腿登旱冰滑板的少年正朝两人这边跑来。橙色头发用发胶弄得根根倒

立，戴一副漆黑漆黑的太阳镜。一边用手机和谁讲话一边从两人中间穿过。

“好像起火了！无家可归者……是的，在狮子广场。正往那边赶……”

少年跑过后，再次安静下来。两人原地伫立不动，呆愣愣望着少年消失的通道前方。

“说起火了，无家可归者……”

“是那么说的。”

“我们也去看看。”

两人来到狮子广场时，四周已恢复平静，仿佛什么事也没发生。人们默默穿过广场。脚踏旱冰滑板的少年也已不见。广场中央有一座狮子铜像。周围点着五颜六色的蜡烛，摆着很多花束。狮子身上用透明胶带粘着多达数百枚的照片。女孩看着照片上附的英文说道：

“这些人，全都下落不明了。”

照片上有各种各样人种：白人、黑人、亚洲人、拉美人、阿拉伯人……年轻人占多数。几乎所有的人都面对镜头方向笑。也有和家人、朋友一起照的。

“为什么这么多人下落不明了呢？”

男孩没有回答，开始慢慢行走。手机广告附近有几个身裹毯子的无家可归者睡得正香。相距几米远的地方有个水洼。铺地砖像剧烈燃烧过一样焦黑焦黑的。

“这里烧过吧？”男孩说。

女孩依然眉头紧蹙，无声地凝视烧焦的地砖。四周仍笼罩着一股仿佛头发烧焦的气味。

“模拟罢了！”

不觉之间，两人旁边站着一个衣着寒碜的老人，头发干巴巴乱蓬蓬的，留着长胡须，肩上像圣诞老人那样背一个大布袋。

“怎么回事呢？”男孩问。

“模拟殉教者！”老人不屑地说，“若是真正的殉教者，会像松明那样持续烧很长时间。但模拟者转眼间就烧完，像落在热铁板上的水滴一下子蒸发掉。这家伙就是这样。人一绝望，很容易走火入魔，一心想殉教。”

男孩催促女孩，准备离开。

“等等！”老人声色俱厉地叫住他们，“你俩去哪？”

“回家。”女孩回答。

“回家？”老人不解地重复一遍，“没准你们是打算去metaphor[①]那里吧？”

“再见！”

说罢，男孩拉起女孩的手走了起来。两人头也不回地步步紧走。无论走多远，那股头发焦煳味儿都消失不了，就好像整个地铁都因一个人的死而受到了污染。

① 意为“隐喻、暗喻”。

4　现实不存在或存在过度

办理乘机手续花不少时间。安全检查比平时严格,甚至要开包检查。好歹钻进飞机,在座位上坐稳之后,飞机也迟迟不肯起飞。机舱广播说因为天气不好推迟起飞时间。我往窗外看去:晴空万里……哪里不好?

起飞非常粗暴。轮子吱吱呀呀大吼大叫,机身向一边急剧倾斜。解除安全带的显示出现不大一会儿我就睡了过去。醒来时飞机已在海上飞行。眼下铺展着湛蓝湛蓝的大海,此外一无所见。别说陆地,小岛都看不见。无边无际的碧空和大海白蒙蒙相互交融,在远方勾勒出舒缓的弧线。看久了,感觉就好像被这无形的广阔吸

了进去。

舱内非常平稳。邻座男子头戴塑料耳机沉沉睡着。空中小姐笑吟吟发糖果。我离座走去卫生间。机舱中间放一个大水槽,微电脑控制的热带鱼在里面游动。彩虹色的天使鱼做出啄食的动作,但它纯属假冒,不需要饵料。当然也不会老,不会生病,不会排泄。我不明白飞机上何以有这样的东西。若是出于让人们心情放松的好意,效果恰恰相反。一瞧见热带鱼,不由觉得杀人也未尝不可。

卫生间总也空不出来,里边到底搞什么名堂!于是返回座位等待。尚可忍耐一会儿。我头靠椅枕闭起眼睛,好像不知不觉打起盹来。机身猛地一晃把我晃醒。刚发觉机头下倾,即陡然开始下降。不久,机身上下左右急剧颠簸。莫非栽进十二级台风中了不成?我不时感觉出强烈的冲击,就好像船航行于惊涛骇浪之中。每次都担心机身坏掉。由于没系安全带,险些被掀到通道上。我拼命扑在前面椅背。女人发出惊叫。由于气压急剧变化的关系,我开始耳鸣并伴随呕吐感。片刻,时间感和空间感消失了。

觉察到时,已经置身于机场的到达厅。姑且向地铁站走去。心情还很糟,依然想吐,脑袋像钻了孔似的疼痛。自己也不晓得走向哪里。

穿过自动剪票口之前,全是地下通道,跟平时没什么两样。不料朝站台行走之间四周光景开始剧变——身旁行走的人一个又一个栽倒,站着行走的人也像醉汉踉踉跄跄左右摇晃,男男女女全都一反常态。有的职员满脸黏糊糊的冷汗,边走边浮现出暧昧的冷

笑。年轻女事务员模样的女子一屁股坐在地上，向前伸出脱去高跟鞋的脚。她旁边一个头发花白的男子半张着嘴，口水长拖拖淌出。地面被很多人的呕吐物弄得脏污不堪。吐出的东西有红色的褐色的黄的白的，什么颜色都有，在地面蜿蜒流淌。莫非这些颜色妖冶的脏也是由微电脑控制的？

四下充斥呛人的恶臭。我想赶快上车，跑下往下行的滚动楼梯。一看，这里比上面还凄惨。所有人都痛苦不堪，发出含糊不清的叫声。走在附近的一个男子双手直直向前伸出，口吐白沫，双唇颤抖，看样子要说什么，但口中出来的只是白沫和痛苦的呻吟。倒地的男子像跳舞一样扑腾着手脚。一个年轻女子一边高叫一边用拳头“嗵嗵”捶打自己的胸口。一个男子一只手按住咽喉一只手抓挠水泥地。不大工夫，指甲剥落，指尖犹如被粗糙的石板磨出的粉笔越来越秃。水泥地眼看着给血染红。

看情形遭受折磨的人迅速增多。臭味也变得让人忍无可忍。本来就容易滑倒的地面被人们的血汗污物及其他莫名其妙的东西弄得滑溜溜的，成了溜冰场。恶臭催人呕吐。一股发酸的刺激从咽喉到胸口扩展开来，太阳穴那里已经麻痹，全身上下冷汗淋漓。

地铁好不容易开进站台。包括我在内的几乎所有人一拥而上。门在眼前关合。一个十来岁的小女孩靠近已经开动的车厢，估计想上车，但来不及了。小女孩的脸隔着车窗贴来，扭歪的唇间露出令人惧怵的笑。或者说她哭了不成？那么切近地看她的脸，看得我不禁一声惊叫。

5 杀人投球机

空手道比赛结束后,回家路上在麦当劳吃了七个汉堡包和M号炸薯条。所以吃七个,是因为想起今天是平日[1]。放暑假后没了星期日感觉。虽然口渴,但忍了。毕竟一杯不好吃的冰咖啡能买三个汉堡包,不喝还有零头找回。平日汉堡包这东西,总好像有点不对头。走出麦当劳,去地铁站的途中有个棒球练习场。哦,这地方居然有个棒球练习场!想着,开始觉得挥一下久违的球棒倒也不坏。这也是因为,练空手道之前我参加过少年棒球联赛。从五年级开始一直打四号。球队倒是不强。

---

① 平日较为便宜。

练习场排列着十多台旧投球机，客人一个也没有。在城里占这么一大片地，能经营下去吗？我有点担心。打球席部分围着铁丝网，算是单独房间。放有几根金属球棒，投入硬币一按钮，任何人都能随便击打。三百日元[①]二十球，五百日元四十球。好久没打了，想打二十球，遂往投币孔投入三枚百元硬币。球速可以调节为三档，最快一百二十公里。实际有多快我不知道，但好容易打一次，决定打最快的。一百二十公里也不过是职业棒球投球手所投变化球的速度罢了。我乐观地想，挥几下总能碰上一球。

我挑了一根轻些的球棒，在本垒板上试着挥舞几下，然后按下开始钮。投球机的显示灯由绿变红，叫着开始启动。我拉开击球架势站在击球位置。几个白球飞来——飞来那一瞬间便"扑通"一声落在塑料布上。哦，怎么搞的，刚才？我根本没能挥动球棒。没等让心情镇静下来，第二球又飞来，球"嗖"一声穿过空气。这回也没能起棒。第三球看准球离开投球机的火候挥了一下球棒，却刮也没刮着。不成！我按下停止钮止住投球机。没想到一百二十公里球速的直飞球如此之快。莫非职业棒球选手就满不在乎地击打这般蛮不讲理的曲线球和下坠球不成？很难认为是人之所为。

我决定改变球速。既然一百二十公里是这个样子，那么一百公里恐怕也没法打。于是断然把球速降到八十公里。估计这回不要紧了，我重新站在击球位置。投球机显示灯变红，球飞了过来。"嗖……扑通！"什么呀，这！一点儿也没减速嘛！正慌神之间，下

① 1万日元相当于人民币830元左右（2011年10月）。

一球飞来了，整个偏去外角。若有跑垒员，无疑是个暴投。情况终于吃透：原来机器坏了，以致调节不了速度。而就在这一瞬间，但见白色物体滴溜溜旋转着朝我脑门飞来。我赶紧弯腰避开。“好险”——刚叫出声来，下一球接踵而至。这回反转身体躲过，球掠过后背落在击球区铁丝网上。由于球路太偏了，连吊在后面的塑料布都没碰到。我想关机，然而一个接一个飞来。又不知飞去哪里，找不出时间触摸开关。我暂且去击球区外面躲避。

其后球也胡乱飞来，有的落在击球区铁丝网，有的直击立在那里的球棒，有的在本垒板上翻筋斗，大发淫威。好歹球数出尽，投球机红灯消失时，我已像打完空手道比赛筋疲力尽。假如仍在击球位上，笃定一命呜呼。我打算找工作人员提意见，让他把钱退回。

击球区后面是摆着自动售货机的休息处，放有褪色的塑料椅和烟灰缸。里面不知何时站着三个年龄差不多的家伙，朝这边看着。全都把头发染成粉红色或发亮的褐色，耳朵鼻子嘴唇戴着耳环。而且像恶作剧似的全都一副脑袋不好使的相貌，我心想没准一摇会“咣当”作响。可是这些家伙品质比脑袋还差，我已意识到即将发生什么，打心眼里后悔没把刚才的球棒带来。

“有钱吗？”穿紫缎衬衫的家伙阴阳怪气地说，“有的吧？”

其余两人嬉皮笑脸。一个吸烟，另一个双手插进裤袋嚼口香糖。说不定身上有刀。

“喂，听见没有？”缎衫又开口了。

“可是认真求你呢。”

若在美国，转眼就有枪支亮出。美国人认为较之拳脚厮打，还是开枪来得洗练、有文化品位。大概是国民性不同。所幸这里不是美国。我脑袋里想的是如何施展连环战术。先朝手插裤袋家伙的卵子飞起一脚，同时给吸烟家伙迎面一拳。两人在这一阶段即应失去战斗力。最后把缎衫一头撞倒——所需时间两秒，速战速决！

“这小子还想亮一手！”见我把装有空手道运动服的运动包放在地下，吸烟的家伙用手指弹一下烟头说道。

我用眼角瞥见旁边的家伙把手从裤袋掏出，果真是刀！趁他尚未打开刀，我瞄准他胯下抬脚踢去，卵子踢个正着！旋即改换姿势，朝吸烟家伙的鼻端一拳打去。稍微斜了一点，拳头落在嘴巴那里，前牙定换假牙无疑。剩下的只有紫缎衬衫。这小子看样子已彻底失去斗志，但业已设计的连环战术不可能善罢甘休，我不失时机地朝缎衫的太阳穴打去。不戴拳套打没穿防护服的对手还是头一遭。人体这东西，想不到这么软。

离开棒球练习场，双腿开始哆哆嗦嗦发颤。太顺利了，或者我太厉害了？我一再回头看，觉得会有人追来。弄不好，说不定三人中有哪个被我打死了。我对自己干的事害怕起来。卵子被狠狠踢上一脚，人会没命不成？被打断牙、被击中太阳穴……结果不得而知。据说稳稳打出一拳，所打对象要承受一吨的力量，踢人是两吨——真有可能让人毙命。

我朝地铁站走去。边走边想：就算没死，也肯定伤得不轻。无论起因如何，都绝对是伤害罪。说不定练习场人员已经报警，警察

正在搜捕。这个年纪有了前科可如何是好！本来就被老师盯住不放，再有了前科，可就彻底成了问题少年，被送去少年教养院都有可能。反正得快些离开此地，混进人群之后就随我怎么样了。我不再回头，最初大步疾行，地铁站标志闪入眼帘后开始小跑。

在自动售票机买票时间里也惴惴不安，担心有人从后面追来。总算买好票往剪票口赶去。人们在电子显示板带有○和 × 的自动验票机之间随意出来进去。我前面走的是一个身穿西装的中年男子。此人以熟练的手势将车票插入验票机。前面的人刚刚通过，门还开着。不料就在我把票插入那一瞬间，橙黄色门“啪”一声关上了。因为始料未及，膝部猛地撞在门上，险些向前栽倒。混账！我在心里狠狠骂道。若问这世上什么最让人恼火，我想再没有比被自动验票机门扇挡住去路更让人恼火的了。正恼火之间，旁边一间办公室模样的地方走出一个身穿灰色制服的年轻男子。

“怎么的了？”他问。

还问怎么的了！

“一插票门就关上了……”

他打开验票机盖子查看里面。不久用手把大概我放入的票夹出举到眼前，仿佛确认真假。

“在那里的自动售票机买的。”这带有自我辩解意味的说法也令我气恼。

站务员重新把票插进验票机，门还是关上。

“奇怪呀！”他说。

我觉得站务员口中的“奇怪呀”似乎是冲自己来的,又一阵恼火。为了平静心情,我四下张望。但见两个警察正从我刚才走下的楼梯下来。我顿时惊慌失措,翻过关合的门扇进入站内。

“喂,等等!”

鬼才等等!我头也不回地开跑。或许站务员追来,也可能警察尾随而至。棒球练习场那三个家伙活该打翻在地。问题是这么说顶用吗?何况我想用通不过验票机的票上车。站务员想必认为是假票。此地只能逃出。边逃边怕。所谓卵子缩紧大概就是指这种情况。我觉得好像受到阴差阳错命运的玩弄。一旦有个齿轮在哪里发狂,世界便开始一点点反常,并且愈演愈烈,急于将我置于死地。

6 没有出口

“就这么进了地铁站？”女孩问。

“大概。你怎么进入那里的？”

“不知道。记忆好像有一部分脱落了。”

男孩只惊异地看一眼女孩的脸，再未出声。他们沿地下通道走了很久很久，怎么走也找不到出口。地铁还有车在跑，该在哪里有出站口才是。

又走了一程，碰上一个身穿蓝工作服的清洁工，他用长柄铲那样的工具打扫通道一侧的水沟。

“问一下吧。”说着，男孩凑近搭话，“对不起，出站口在哪里

呢？”

清洁工缓缓抬起脸。身体虽像少年，但脸上嵌着很深的皱纹，嘴犹如捏面粉捏坏的一个裂口。

“找什么呢？”

“出站口在哪里呢？”男孩重复问道，“想出去。”

“去外面？”

“嗯。从哪里出去好呢？”

“这里禁止有那东西。”

男孩看了看以不安的神情站着的女孩。

“什么意思？”

“好了，不能再说下去了。”清洁工冷冷说罢，更卖力地打扫起水沟来。

“请等一下，”男孩不肯罢休，“不能再说下去是什么意思呢？”

“你们是从外面来的吧？”

“那是的……”

“等你不再是外面的人以后再说吧。”

“什么里面外面，到底……”

“你该住嘴了！”清洁工回过头以严厉的口气拦住他的问话，“跟你这么说都已经冒很大危险了……无论你还是我。所以才闭住口。”

清洁工把背转向两人，重新开始一心一意清理水沟的垃圾。看上去态度甚至含有一丝怨恨。

“麻烦透了！”男孩自言自语地说。

“走吧！”女孩低声催促。

男孩回头看清洁工。清洁工若无其事地照样专心清理水沟。两人的存在好像没在他身上留下任何记忆碎片。

月票售票口有个年轻站务员。他无所事事地面对台式电脑坐着。用透明玻璃隔开的房间里空调开得太大了，有点冷。女孩不由打了个寒战，两手搓了搓肩膀。

“对不起。”这回开口的仍是男孩。

“什么事？”站务员仍面对显示屏应道。

“出站口在哪里呢？”

站务员不耐烦地转过身，以不解所问何意那样的神情看着男孩，顺便瞥一眼后面站的女孩。

“出站口，地铁站的出口。”男孩一边出示车票一边说，“想出去，却找不到出站口。”

“你说的我听不太明白。”语气多少严厉起来。

男孩困窘地搔头，而后振作起来说：“这里是地铁站吧？”

“是倒是。”对方语声透出不悦。

“那么不是该有出站口的吗？出到外面进入里面用的设施。”

“出到外面、进入里面……”站务员原样重复男孩的话，随即不快地蹙起眉头，压低嗓门问，“你们是从哪里来的？”

两人不寒而栗，面面相觑。女孩明显惊恐起来——站务员的语

声便是给人这样一种不明所以的冷酷之感。而他的表情比语声更令人害怕：其眼睛看不出一丝一毫类似人性的情感。

女孩以目催促快走。两人正在离开，站务员喝令且慢。

“打算去哪里？”

“已经可以了。”男孩尽可能冷淡地回答。

站务员再未追问，只是以令人惧怵的眼神死死盯着他们。

“到底怎么回事呢？”女孩无可奈何地说，“简直就像不想让我们出去似的。”

完全离开月票售票处以后，男孩看见通道旁边有个公共电话。

“打个电话吧，或许能弄明白什么。”他从钱夹里取出卡打电话，但马上放下听筒，嘟囔说，“奇怪呀！”

“往哪里打来着？”

“家里。”男孩拔下吐出的卡，“里面说我打的电话号码现在没有使用。”

“怕是号码打错了吧？”

男孩再次插卡。这回小心按键。他耳贴听筒，瞪视正面。

“还是不行。”他放回听筒。

女孩打开挎包口搜摸里面。

“用这个！”男子递出自己的卡。

“谢谢。”

女孩插卡按键。她轻轻撩开遮在耳朵上的头发，贴上听筒。男孩以认真的表情注视女孩这一举一动。少顷，女孩静静放下听筒。

“还是不行？”

“嗯。”女孩无奈地点了下头。

“怎么回事呢？”嘟囔完后，男孩字斟句酌地改口说，“这里究竟是什么地方呢？”

再次打量四周时，刚才还谁也没有的通道上聚集了一群男人。粗略一数都有三十几人。他们也没做什么，只是目不转睛朝两人这边注视着。

“什么呀，那些家伙？”

“装作没看见好了！”

开步走时，那伙人也开始以同一步调移动，以死人般的眼神黑压压跟在两人后头。也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数量不断增多，不久多得几乎把通道堵死。

“快跑！”男孩说。

刹那间，整个地下如庞大的马达发出吼声，通道很快笼罩在震耳欲聋的声音里，仿佛四下所有的水泥都有钻机打孔。刚以为噪音从天花板落下，旋即又从脚下涌起，在狭小空间里回响不止，吵得愈发难以忍受。两人不晓得发生了什么。既像大地震，又像地铁电车发生了事故。回头看去，男孩终于觉察出了噪音的来源：原来是堵住通道的那伙人一齐踩响地板的声音。几百双脚执拗地齐踩地板，简直就像古代的僧侣们对诽谤其宗教之人表示无声的愤怒。低沉而粗重的声音从地板传向墙壁，又从墙壁传向天花板，两相呼应，汇成巨响，化为几乎无限的声响漩涡，吞噬整个地下通

道。

男孩边跑边拉起女孩的手。整个地板似乎摇颤不止。建筑物的天花板和墙壁随时可能坍落。不知通道那伙人追来没有，已经没时间回头。担心回头看见更可怕的场景，两人不顾一切地不停奔跑。

7 奇异的世界

确认站务员和警察都没追来,我才停止奔跑。小腹有一股闷乎乎的痛感。根据多年经验,知是拉肚子的前兆。大概跑得太急了,况且离开麦当劳后一直处于紧张状态。若不及时考虑适当对策,公司将陷入危机。

忍着绞痛行走时间里,心里难受起来。想吐。带有肉馅和油腻味儿的饱嗝涌了上来。莫不是食物中毒?再是半价也不该连吃七个。不仅如此,还选吃了M号炸薯条。说到底,进麦当劳就是个错误。那个宇航服打扮的女店员招呼我"在这里吃如何"的时候,就该意识到这种反常——你们是不对头的!不过是传达客人要的

汉堡包，干吗非用麦克风不可？厨房不就是在旁边么？不都看见对方了么？那些阿姐们身上没有真实性。用仿佛针扎脑浆般尖厉刺耳的声音说“请进”也好“多谢光临”也好，听起来都只能像是安在蜡人体内的录音带在说话。

突然，一股强烈的便意如海啸一般袭来，形势刻不容缓。稍一懈怠都可能一泻而出。我像捏合馅放多了的饺子皮一样小心翼翼地把肛门的括约肌集中于一点，一边念咒似的说道“厕所、厕所、厕所……”一边快步急行。转了好半天，终于发现通道旁边有厕所，我目不斜视地朝最近的厕所奔去。然而进去的一瞬间我便后悔进来了——蹲式水冲厕所脏得叫人浑身起鸡皮疙瘩，便池里大便没冲。哪个家伙干的?！哎呀，切不可往腹部用力。里面到处扔着沾有粪便的卫生纸，地板上还积有浑浊的小便。

我没时间犹豫了。肚子里已被七个汉堡包和M炸薯条弄成了难民营，治安和卫生也差得不能再差，已是忍耐的极限。或在满是屎尿的厕所拉撒，或我自身沦为屎尿，二者必居其一。这才叫痛苦的选择。我使劲挤出最后的理性，决定选择前者。我半弯着腰脱下裤子和裤头。刹那间，肚子里的东西像怒涛一般冲了下来，简直要把五脏六腑倾泻一空。所有消化器官和大部分脑浆都好像随粪便一道泻出。好歹转危为安。接下来的现实问题掠过我所剩无几的大脑：纸、没有纸……

我窥看外面动静，所幸一个人也没有。我没提裤子和短裤，开始慢腾腾往外挪步。不料旁边的厕所和再旁边的厕所也都一卷卫

生纸也没剩。大凡看到的东西俱被劫掠一尽。一塌糊涂。一筹莫展。这当儿,我蓦地想起女厕所。

我露着屁股越过性别国境大举进攻。以前倾姿势刚踏入女厕所一步,忽然被玫瑰花香包拢起来。刚才的情景如同噩梦。若说男厕所是恐怖炸弹现场,这里可谓婚宴大厅。地板上别说脏物,连污痕都没有,简直可以在此装配精密仪器……正这么想着,在洗脸间洗脸的女孩回头惊叫起来。我赶紧提起裤子。

"这里是女厕所!"和女子一起的男子说。

"这么说话的你不也是男的吗?"

虽然别无其他话可说,但灵机一动道出这么一句正论也够叫我欣喜。这一来,对方像有什么内疚之处低下头,而后自我辩解似的透露说自己在这里是为了照顾心里不舒服的她。也罢,他愿意做什么尽管做去,能让我做自己要做的就行了。

首先必须解决裸露的屁股。我果敢地走进女厕所。他俩或许以为我变态,但此时别无他法。尽管同是厕所,但进女厕所还是觉得别扭。毕竟女人要在这里脱裙子和内裤……卫生纸当然有,而且是散发花香的那种高档品!我有点羡慕自己的屁股。

女孩真好像不舒服,用自来水揩了好几遍嘴巴。男的以"爱莫能助"的神情从旁边看着如此情形的女伴。我心想也该替她捶捶背嘛。算了,别人的事,怎么都无所谓。

"怎么了?"我觉得就这么走开也不大好,于是问道。

男的不无警惕地看着我。女孩也停止动作,听我俩交谈。

“被莫名其妙的家伙追赶来着。”他说。

“莫名其妙的家伙？”

“这么说话的你是从哪里来的？”对方突然刨根问底，“来这里的路上没发生什么怪事？没被一伙可疑人缠住？或者说找不到出站口……”

“等等，”我打断他的话，“到底怎么回事？按顺序说好了！对了，先自我介绍。”由于顺利遮住了屁股，我得以从容起来，“我叫笹冈龙也，同伴都叫我龙，取龙也中的龙字。顺便说一下，网名叫水虎鱼。这网名么……”

没等我介绍完，对方发疯似的叫道：

“你就是水虎鱼?!”

刚才还不舒服的女孩也惊诧地看着我。

“是的。怎么？”

“那么说，你莫不是晓得DIGITAL的聊天室？”男的问我。

这回轮到我吃惊了：

“何止晓得……你是谁？”

“SPEED。”

最后女孩开口了：

“什么呀，你们！”她气喘吁吁地说，“我是SOCKS呀。”

第三章　银色圆盘…

好半天谁也未能开口。在 DIGITAL 的聊天室喋喋不休的三个同伴根本没想到会在这种地方碰上。较之奇妙的偶然，我觉得更像是必然的相遇，没准这里就是“空镜头”——这是我的第一个念头。三人的共同点只有一点，即都曾进入 DIGITAL 的聊天室。“空镜头”出现在 DIGITAL 的网页，那里是一种多维空间，有许许多多房间。我们大概被其中的一个囚禁了。

“可我一直没碰电脑的嘛！”水虎鱼反驳似的说，“因为听了好多传闻，觉得这家伙不是好惹的。”

“我倒以为它没那么危险。”我说。

“危不危险呢？反正我尽量不靠近它。”

不能总在女厕所里磨磨蹭蹭，我们决定动身前进。我和

SOCKS不愿意见到那伙令人害怕的家伙，水虎鱼也似乎自有其不想返回的缘由。

"在那里干什么来着？"他再次问我。

"拉屎，"说着，水虎鱼一闪瞥了一眼SOCKS，"直截了当说来。"

"不是问那个，问你为什么在地铁站里。"

"今天一大清早有空手道比赛，三点左右结束的，肚子饿了，在麦当劳吃汉堡包。要坐地铁时肚子疼了起来，就进了厕所，却没有纸，来找纸碰见你俩。"

"简明扼要，谢谢。"

"什么呀，瞧你！"

走了一会儿，发现没有人的地下通道一角有个旧电梯。没标明楼层，是工作专用电梯。看样子能把我们所在的通道连往更下一层。

"怎么办？"

"只能坐吧。"

一按钮，电梯升了上来。里面像医院的电梯宽宽大大。到底载什么人的呢，或者载"什么"的呢？"死尸"一词浮上脑海，觉得这架电梯可能通往灵堂和墓地那样的场所。电梯缓缓下降，不久伴随令人不快的坠落感减慢速度，像轻轻打个嗝儿似的停住了。滑移不好的门左右分开。看情形是地铁站台，两条线路之间排列着拱形支柱，墙壁是冷冰冰的灰色混凝土。

"静啊！"SOCKS四下环视说。

“好像核防空洞。”水虎鱼道。

昏暗的荧光灯照亮路轨，路轨在不远的前面拐了个弯，就势消失在黑暗中。

“你说被莫名其妙的家伙追赶，”水虎鱼问，“怎么回事？”

我和 SOCKS 不由对视一下。

“找出站口找不着，正在地下通道转来转去，不知什么时候聚集了一伙讨人嫌的男的，死死盯视我们。”

“什么人呢？”

“不知道。不像是无家可归者。”

“那之前的站务员也怪吓人的。”SOCKS 补充道，“我们说想出去，他问我们从哪里来的。吓死人了！”

“也问清洁工老伯来着，悔不该问他。”

“怕是脑袋不正常吧。”

“不过他也说‘你们是从外面来的吧’。”

“给家里打电话，又说号码不对。”

“反正全是怪事。”

“唔——”水虎鱼抱臂叹道。

这时，路轨前方黑暗中由远而近传来隆隆声，一辆只有一节车厢的地铁车驶进站台。箱型木制车厢好像电车刚从地下钻出。

“这条线路还在用！”我说。

地铁车在我们面前一下子停住，门打开。

“上吧！”水虎鱼以自暴自弃的语气说。

车厢里一股油腻味儿。乘客一个也没有。没有乘务员没有司机,连驾驶席都没有。尽管如此,我们刚一上去,门即自动关上,车慢悠悠开了起来。

三人并坐,SOCKS 在中间。好一会儿都没开口。累了,而且对车开去哪里也放心不下。

据 GREEN 说,网上哪里有个叫“拉曼查”的超级文本,其功能据称是“链接”。“拉曼查”通过“链接”功能给世界以意义。结果所有东西都被联系起来,这就是被称为“摇颤”的 MODE。一旦进入这个 MODE, A 即 A 这一状态便开始摇颤,折回自己即自己以前的状态,即所谓“跌落”。假如“空镜头”是这样一种超级文本、假如这里处于“空镜头”之中……就意味我们已然开始摇颤。

“我这才注意到,”水虎鱼以乖觉的神情对 SOCKS 说,“麦当劳里所以客人少,恐怕还是因为疯牛病的关系。”

“是的吧。”她显得了无兴致。

“一连吃七个优惠价汉堡包,我怕要出危险。”

“检验过了,应该不要紧的。”

“倒也是。”

“感染了怎么办?”

“就算感染,也要几十年后才发病。”

“谢谢安慰。”

车继续缓慢行驶。因室内照明的反射,墙面闪着青白的光。每次拐弯吊环都发出干涩的声响。

“食物可有讨厌的？”水虎鱼再次向 SOCKS 搭话。

“牛奶。”她即刻应道。

“哦，和疯牛病有关？”

“我想大概没有，”她笑着说，“从小就喜欢不来。”

“学校开饭[①]时不够麻烦的？”

“没少被缺德老师收拾。”

“难免。”

“一个女老师让我喝，说喝一半也好，结果我一下子哭了——上小学的时候。”

“那岂不是逼迫？”

“觉得自己好像做了极坏的事。”

话似乎越说越来劲。水虎鱼继续道：

“我上小学时班主任中有个女老师，每次有谁剩饭就搬弄大道理，说什么世界上有很多人忍饥挨饿。可她自己胖得要死。一次她又照例讲起埃塞俄比亚儿童如何如何，我站起回敬了一句：等你少吃减肥一点再讲饥饿儿童好了！”

“有勇气。”

“或许。这一来，老师气急败坏起来，说自己就这体质，奈何不得……你怎么看？”

“很难相信。”

“肯定说谎……绝对。如果肥胖是体质问题，那么连续杀人的

① 指学校免费提供的午餐，里面必有牛奶。日本中小学有此规定。

Psycho 不也是体质问题了？"

"是不是呢……"

"也罢，Psycho 且不说了。肥胖我想是因为自我克制力不够造成的。还不是，你看过肥胖的埃塞俄比亚人吗？"

这种时候大谈食物的两人让我感到气恼。我没参与两人的交谈，闭目佯装打盹。随即水虎鱼说道：

"怎么了，一直没吭声？"

"怎么也没怎么。"我兀自闭目回答，"只是有点儿累。"话一出口，我当即觉得自己果真累得好像开不了口了。

"别老是对着电脑，也该锻炼锻炼身体！"他煞有介事地说，"我每天跑十公里，被人追一会儿也不在乎。"

"被谁追来着？"SOCKS 问。

"唔，一点点。"水虎鱼搪塞过去。

不久，车进站台停住，门打开，再没要开的样子。

"像是终点。"

水虎鱼欠身离座，我们也跟在他后面下车。这里是个无人的小站台。墙壁是旧砖砌的，坏了好多地方，裸露的泥土露出草根样的东西，一场地震就可能使之崩塌。

"没听见什么？"SOCKS 不安地说。

"风声吧！"我应道，再次侧耳倾听。

与其说是风声，莫如说是动物性动静，也似乎是人的哭声。简直就像整个地底下发出低沉的呻吟。

“那里有阶梯！”水虎鱼指着站台一角，“这下总算可以出去了。我、嗓子渴冒烟了，哪里有自动售货机就好了。”

可是，不像会有那种东西。登上阶梯刚走到外面，我们一下子被几乎令人窒息的雾气包围起来——就好像往游泳池里投了好几吨干冰。由于浓雾的关系，几米开外就看不清了。

“哪里，这里是？”水虎鱼问。

“好像撤回为妙。”我说。

“撤去哪里嘛？”水虎鱼无可奈何地反问。

“那，怎么办？”

“等雾消了再说。我先去找自动售货机。”

“最好别远走。”SOCKS 说。

“不会，马上回来。”说罢水虎鱼消失在雾中。

我和 SOCKS 在阶梯入口处等待水虎鱼返回。看样子雾暂时消不了。她一直用自动铅笔敲击铝栏杆。

“高半音的 4。”我说。

SOCKS 呆愣愣回过头。

“再敲一次。”

“这个？”

于是她又敲一下铝栏杆。

“到底是高半音的 4。”

“绝对音感。”

“哪里，知道罢了。”

“不是有人光耳听就能听出音阶么——用筷子敲碗的声音是6，门铃‘叮咚’一声是1·7等等。”

“蛮清楚的嘛。”

“我妹妹也是绝对音感。钢琴老师注意到了……那样子不觉得心烦？无论听什么都听成音阶，对吧？”

“也并不怎么心烦，平时不注意的。”

“例如走出电影院，一下子觉得7降了半音什么的……”

“那，有病的吧？”

我们第一次笑出声来。

“香口胶，不吃？”

“Thanks.”她边剥包装纸边说，“够慢的。”

“大概没找到自动售货机吧。”我朝他消失的方向招呼道，“喂——”没有回音。

“去找一找吧。”

“可错过去就麻烦了。”

“倒也是。”

由于有雾，无法把握时间感觉。看表，还有十分钟就到傍晚六点。看天，白雾深处染上了橙黄色。

“那里面装的什么。”我看着她肩上挎的挎包问道。

“补校的教材什么的。”

“哦，补校放学回来？”

"每个星期日都有测验。"

"常坐地铁?"

"天气好骑自行车,只两站路。但今天不是下雨了么?"

"下雨了?"

"不记得?"

"坐飞机从另一座城市来的。"

"好像说过一次了。那边有亲戚或其他什么人?"

"啊,哪里。"

我又一次看表。"一直等下去也没个结果。天马上就黑,天黑前必须想个办法。"

"是啊。"

"如果在雾中迷了路,最好早点求助。"

"那是的……可向谁求助呢?"

我们没有深想,决定先出去再说。雾仍然死死封住视野。脚下的草里散乱藏着混凝土碎块和铁屑,也有旧轮胎。杂草丛中闪出生锈的自行车。电视机和电冰箱等家电随便扔在那里。

"感觉上好像大件垃圾和工业废品非法扔弃场。"我说,"这种地方不可能有什么自动售货机,非法扔的是另一回事。"

草地的空气在缓缓移动,皮肤几乎感觉不出。雾里面万籁俱寂,声音都好像被雾封住了。可是侧耳倾听,隐隐约约有人的动静。似乎很多人在雾中挤在一起,说话声脚步声远远地、断断续续地传来。在地下通道碰见的那伙可怕家伙的面孔好像即将出现。有什

么急切切从脚前穿过。

“喏，”SOCKS 指着前面说，“那，不是铁路？”

凑近一看，果然有生了红锈的钢轨在草场中伸展。

“可能是地铁专用线。”

“沿这上面走，总会走到哪里的吧。”

天空遮了一层淡黄色的雾，弄不清太阳位置。废弃的混凝土上爬满植物的藤蔓。拆下的钢轨和枕木堆在一起，任凭风吹雨淋。几辆黑色的货车皮扔在铁路附近，车皮后面仿佛有什么蠢蠢欲动。

“这么静，不觉得有点蹊跷？”我说。

“蹊跷？”

“这一带因为被一种新病毒污染了，禁止进入的。”

“真的？从没听说过。”

“因是机密事项嘛。小心别刮伤。感染了很快发病，全身出洞，洞里流血，流血而死。”

“电影看过头了吧？”

“也许可以那么说。很多东西都看过头了，所以无论发生什么都觉得以前见过。”

“就是么。”

“缺乏新鲜感的人生！”

泛红的太阳那湿漉漉的光线从雾的细粒之间倾泻在草上，低矮的灌木枝上拉的蜘蛛网挂满雾水，闪闪发光。

“在学校和同学说话，因为大家笑所以自己也笑——没那种时

候？”她蓦然想起似的说，“活像机器人，尽管本来一点意思也没有。”

“我倒是相反。”

“相反？”

“电视上演员搞无聊的噱头，演播室里的男女全都哈哈大笑，是吧？每次看到，我都恨不得把他们统统开枪打死。无端地心焦意躁，像要发狂似的。”

“怎么应付，那种时候？”

“刷牙睡觉。”

“健康。”

“你不这样？”

她沉吟片刻，“在家里父母和妹妹看电视发笑，我闹不清什么好笑，不解地看他们的脸，他们问怎么回事……怎么回事？——这么问的本该是我。”

“有点错位。”

“嗯……谁错位？”

“双方。”

“配合周围活起来，总觉得自己像是谎言铸造的，想把自己毁掉。”

“我可是想在毁掉自己之前毁掉周围的世界。”

“可你不是要刷牙睡觉的么？”

“也罢。邪教团体投毒杀死很多很多人的吧……？”

“我还记得初中一年级时画的画。美术课时间老师让我们画自画像，当时我画的是瘦得嘎嘎响的自己，皮包骨那样的家伙，全身上下骨头像要破皮而出……心想这种形象才适合作为自画像。”

“让自画像瘦又如何呢？”

“不是因为想瘦。”她辩解道，“饭也正经吃，只是吃不出好吃不好吃，现在也一样。不过到时间自动吃饭罢了。三餐都吃得像模像样，母亲也像蛮放心的。可我觉得吃饭的自己成了机器人。这样子，不认为是病？”

“我想正常。”

“谢谢。”

“谢什么？”

“反正谢谢。”

哪里有野鸟叫。风从草地掠过，杂草叶尖飒飒作响。雾依然很深，别说远处景致，几米开外的情形都一片迷离。枕木之间的石子和生锈的钢轨同是褐色，到处沾着油渍。尖刺刺的草从石子间窜出。

“小时候常在这样的地方玩来着。”SOCKS 怀念道，“家附近有 JR① 调车场。以前好像作为调度站起过相当重要的作用，因此，调车场里边有机车段和养路段什么的，还为在那里工作的人建了宿舍。不过在我小的时候，线路已拆了大半，正在广大的地皮上进行二次开发。现在成了车辆不得驶入的商业区和大型露天体育场。

---

① Japan Railways 之略，日铁（日本“国铁”民营化之后的名称）。

但当时还差不多是一片荒野,我们在那里玩捉鬼游戏或抓小龙虾,还见过云雀巢呢。就像这样子,有一处像是废仓库或修理厂那样的地方……"

那东西哪里也没出现。仓库啦修理厂啦,到底说的什么呀!正诧异之间,忽然大雾散开,一座黑乎乎的建筑闪了出来。的确像是仓库或修理厂。石棉瓦房顶已坏了好些地方,墙壁和窗玻璃给油和煤烟弄得脏兮兮黑乎乎的。

工厂旁边有抽取地下水的泵,老式手压泵。

"能喝?"SOCKS问。

"既是井水,应该没问题吧。"

"等一下。"

她把补校挎包递给我,开始压泵。一开始"咣当咣当"一个劲儿空响,但过一会儿就有浑得发红的水上来了。继续压下去,水很快透明。

"我来压。"我换上她。

SOCKS双手把水捧到嘴边。

"怎样?"

"稍微有铁锈味儿。"

接下去SOCKS压泵,我喝水,顺便洗了把脸。

"走吧!"

"好。"

雾彻底消了。带有湿气的草地无边无际伸展开去。一直走到

尽头好像也不会有什么。

“小时候每次要去外面玩,父母都说别去远处。”SOCKS 完全变得饶舌起来,“每次我都反问远处是哪里？那座桥？拐角那个邮筒？父母答话总是一个样：就是你一个人去了回不来的地方。我说不去怎么知道。于是父母说知道了就晚了……千篇一律。”

她突然住口,立定不动。

“这里淌水。”

一看,SOCKS 指的铁路旁边淌着一道宽约一米的小溪,又像是疏导雨水的侧沟。水面被两侧探出的杂草覆盖了,俨然天然暗渠。

“看上去相当深。”她窥视水流说。

黑幽幽的水底现出一只蛮大的小龙虾。这时我突然心想：莫非这是 SOCKS 转换成的现实？刚才的工厂也并非仅仅由于雾大看不见,而更是 SOCKS 的话语将现实“解冻”所致。

“走吧！”她已回到铁路。

我刚离开而将视线投在小溪上时,不由“啊”一声低叫起来。

“怎么？”SOCKS 吃惊地问。

我再一次战战兢兢向小溪看去：杂草丛间所见到的全是黑幽幽的水流。

“啊,没有什么。”

我边走边想自己看见的东西——仅仅一瞬之间——一个小孩仰面躺在水流里,睡着似的闭着眼睛,面色极其苍白,唯独嘴唇红得出奇,长发摊开,如水草一样漂浮。莫非错觉？可是我心目中清

晰留着那随波逐流的小女孩面影。

SOCKS 讲她小时候住过的公寓：

“公寓旁边有座钢筋混凝土结构的旧宿舍楼。我上小学的时候已经拆了，地面挖了个大坑。本应建新公寓，但公司经营陷入困境，工程半途而废。结果，单单大坑剩下，积满雨水，成了水塘。水塘四周的人把不要了的乌龟和小龙虾拿来放进里边。一次传闻有人放了条鳄鱼，男孩们雷厉风行，开始抓鳄鱼……”

如此讲述的她的侧脸同水流里的小女孩的脸重合在一起。不错，那个小女孩肯定是 SOCKS——那个我所不知道的 SOCKS，父母不许去远处时候的 SOCKS。

必须设法让她停止讲述。否则两人都可能被卷入非同寻常的现实中。假如这一时空位于“摇颤”MODE 之中，那么将因为一句漫不经心的话语而“解冻”，现实接二连三转换下去。一旦加速到某种程度，势必被卷入转换中的现实，而无法返回原来的时空。问题是怎么说明才好呢？没有确凿证据，无论说什么她都不会相信。

天迟迟不黑。看表，表针停在六时十五分。没准卷入已然开始。果真如此，往下发生的任何事——哪怕再小——都疏忽不得。假如 GREEN 的说法正确，那么微乎其微的疏忽都可能置人于绝境。“摇颤”MODE 的危险性即在这里。任何现实都不会同我们无关。所有物质和物体都是有意义的且是亲和性存在。所以，脑海里描绘的任何图像都有可能涌入此处。

回头看时，SOCKS 已不在那里了。我停住脚步准备喊她。水

虎鱼消失了，继而SOCKS消失。这也是“摇颤”MODE发生的另一种可能性。GREEN的假设真可能是对的。恣意生长的杂草铺天盖地，我们走过的铁路已被隐去一半。我们？如果SOCKS是影子，那么这里从一开始就只我自己。

黄昏本该早已过去，而夜却无降临的迹象。岂止如此，时间已开始倒转，蓝天向草地远处扩展开去。这里到底是“跌落”世界，我想。

我只看脚下铁路行走。边走边想，在网上消失的孩子们莫非也是这样消失的不成？

“空镜头”是网上无数个“跌落”之一，偏巧出现在DIGITAL的线路上。而我又被那里套住。过去我的同伴没有人经历过“跌落”。即使有，也因为已无法再返回“此侧”而无法听取关于“跌落”世界的证言。从外面世界看来，我们似已消失，或许眼下正作为失踪事件而引起轰动。可是并非真正消失。只是被套住了，被套在既无过去又无未来的永远的现在之中，并将永远彷徨……

如此思来想去之间，心情意外平静下来。对自身落得怎样下场的担心几乎没有了。暗想若换个看法，自己说不定活在同一世界的内侧。

气温似乎直线下降。没有刮风，而全身却起鸡皮疙瘩。扬脸一看，铁路一侧有个直径三米左右的银色圆盘，能以中间支柱为中心在地上旋转。圆盘边缘等距伸出六根扶手样的铁柄。莫不是缠

电线或其他什么的工具？却又像游乐园里的玩具。

我坐在圆盘上，手握一根铁柄。旋即，圆盘悄声旋转。起始用的是滚动楼梯那样的速度，不久势头增加，圆盘开始以自重旋转。速度眼看着加快，若不抓紧铁柄，很可能被甩下去。世界和圆盘一起团团打转。白雾被撕扯得四下溅开。

周围开始笼罩一股焚烧电脑主机那样的焦煳味儿。似乎在哪里闻到过，却想不起来。我阵阵想吐，头脑痛得几乎裂开。我屏住呼吸。眼睛一闭，仿佛有超高层建筑压来撞来，我不由睁开眼睛。而就在这一瞬间，所有东西都蜂拥袭来：庞大的起重机、圆顶建筑、汽车和广告塔、树林和湖泊、龇牙咧嘴的野狗、鸟们……

身体左右摇晃，像要坠入另一世界。上下左右的感觉变得莫名其妙，不知是站立还是躺着。自己的身体似乎正在下沉，从现在所在的世界掉进更深的世界。冷风吹过身体，全身一下子轻了许多。

意识到时，四周已彻底黑了下来。雾不知何时散尽，草地笼罩在幽暗中。哪里也不至于有灯火，却无漆黑之感。原来每一件东西都从内侧隐约发光，杂草投在地面的阴影也微微闪光。光与影倒转过来，恰如摄影时的底片。

我静静地一动不动。这里是哪里？想打探四周情况，但身体像被铁丝捆上动弹不得，甚至脖子都转不动。与其说被什么束缚住了，莫如说脑信号传达不到身体。在被窝迷迷糊糊刚睡着时，本想动一下身体，但身体成了铅块纹丝不动——正是那样一种感觉。

女孩哭声传来了。SOCKS？哭声既像来自远处，又似乎近在耳畔。不久，有什么踩着地面越来越近。不像人的脚步声，形体比人大。我装死以便躲过“那个”。不料，脚步声就在耳边停止。短时间里什么也没发生，仅仅时间流逝。还是看不见“那个”的形影，但又没有离去的动静。唯独某种庞然大物贴在身旁的感觉挥之不去。

身体意外变轻。我小心地试着左右动脚脖子。虽然相当费力，但好歹能动。接着张合手指。如此这般，身体开始一点点恢复自由。最后缓缓转动脖子，但见一个从未见过的少年正惊异地盯视我的面孔。

“不要紧？”他问。

我当场爬起，四下打量。只见银色圆盘在昏暗的世界中心静静旋转。

“你是谁？”

“呃，我把大家都叫到这里来了。”他战战兢兢地说，“唔，是的，是我叫来的。你、水虎鱼、SOCKS……顺便告诉你，我的名字叫COOKIE。”

“COOKIE？！”我格外提高声音，“你就是DIGITAL聊天室里聊天的COOKIE？”

“哎呀呀！”他用手心“啪”一声拍了下额头，“这叫什么事呀……”

这样，第三人出现了。

“不过你别误解，”他双手做出笨拙地把什么按住的姿势，“我不是和大家同样出现的，就是说，你在这里是我那么编排的。”

“怎么回事？”

“这……坦率说来，这是我制作的游戏软件。是的，是这么回事。你此时在游戏里。”

“就是‘空镜头’里？”

COOKIE 喜滋滋点头。是么，竟有这个可能性！那么，这里莫不是‘跌落’世界？

“不过，有些难以置信啊！”

“因为我做得太巧妙了。”他显得不无得意，“所谓巧妙，就是做得让人看不出现实和游戏的接缝……让人看不出的。所以才……一点点把你诱导到这里。”

“诱导？”

“使用各种各样的关键词。为此必须做许许多多房间，多得不得了。所需之物当然要在网上筹集，但也有的要自己从头做。毕竟，为了使诱导万无一失，需要分阶段制作好几个房间。所以……”

“等一下，”我打断他的话，“我还是不大明白，自己现在哪里？”

“哪里？不是你的家么？”

我环顾四周。沉在黑暗中的红锈斑驳的钢轨、徐徐旋转的银色圆盘……莫非这些都是一种虚拟现实？难道说我此前所经历的事全部是电脑的模拟实验？逻辑倒是对得上，迄今发生的事也可以得到解释……

“把玩游戏者诱至意识下层的软件已经开发出了好儿种。”COOKIE 像要消除我的疑念似的说,“例如‘大门’啦‘慧发’啦,名字总听说过吧? 在网上把它们找出来,下载使用。”

“那么,我就像中了催眠术,还是……”

“像是做梦对吧?”COOKIE 接过说,“啊,算是吧。随你解释。总之我使用意识下诱导软件,把你拉入半意识半无意识的世界。我说的可懂了?”

“啊,逻辑上。不过……”

“上不来实感?”

“是的吧。”

“就是说,这是一种可以让好几个玩游戏者同时参加的网上游戏,而且上网的玩游戏者可以一边同其他玩游戏者交流一边在虚拟现实同现实世界之间自由往来。同时,充当主人公的玩游戏者克服无数危险,最后完成自己的使命。”

“什么样的使命?”

“就是找回对于人最宝贵的心。”

傻气! 我在心里说道。气也上来了,但无可奈何。假如现在眼前的 COOKIE 也和 SOCKS、水虎鱼同样只是影子的话……

“有趣? 这样自由操纵我们?”

“并没有自由操纵,”他显得有些意外,“自由在你们身上。我不过把大家诱导到另一世界罢了。”

此时一个疑问掠过脑际:

“既然那样，作为游戏主宰者的你，为什么出现在玩游戏者的面前？”

COOKIE略一沉思，然后辩解似的说：

“这可以说是始料未及，或者说是我的失误。你对这个世界怀有疑问，认为这个世界离奇……对吧？所以未能如愿以偿，游戏内部的现实性出了破绽。”

听COOKIE这么说，我多少有些开心。

“往下怎么办？”

“把你领回去。”他兴味索然地说，“这个游戏棘手的地方，就是玩游戏者不能以自己的意志中止游戏，而必须由游戏的主宰者诱导领出。因为你们就好像中了催眠术。如果撒手不管，就会在游戏中彻底昏迷不醒。”

回去后一定找他算账。同时我也意识到自己的处境何等危险，生死完全取决于COOKIE一念之间。反正现在得罪不得。

“剩下的两人呢？”我终于想起水虎鱼和SOCKS。

“不必担心，他俩这时候也该和我碰上。”

COOKIE站起身来。

“早晚大家都会见到吧？”我问。

“那很难，”他冷淡地回答，“因为你们本来就在另一世界，所以才必须返回各自的场所。”

“为什么能把三人诱导到同一场所？”

“刚才不也说了么，往线路里撒了关键词，使之顺利‘嵌入’。”

“你到底是谁？”

COOKIE 回过头，龇牙“哧哧”笑道：

“还蒙在鼓里吧？你们互不了解，除了网名。只有我了解你们。Why？”他煞有介事地停了停，“那个 DIGITAL，就是我嘛！”

第四章　COOKIE的狗···

杂草丛中，有一条仅可容小孩一人通过的羊肠小道。长满密草的原野仅这里左右整齐分开。我跟在 COOKIE 后面在杂草中前进。黑漆漆的天空升起一轮明月。月光使得 COOKIE 的后背从杂草中隐约浮现出来。

很长时间一言未发。我绝对不想搭话。我在生他的气。被他扯到这么无聊的游戏中来，实在叫人冒火。“就是为你们找回对于人最宝贵的心”——纯属多管闲事，你就能找回来?!

“喂，等一下嘛。”糟糕，我竟搭话了，“你或许精神百倍干劲十足，可我一直马不停蹄来着。走得那么快，我如何跟得上！”

他不理会。我愈发气恼。可话说回来，我们从什么时候置身于 COOKIE 的游戏的呢？他说做得非常精密，应该看不出现实与

游戏的接缝。的确没看出接缝。我怎么也想不起最后一次进入 DIGITAL 线路时的情形。每次同他交谈的内容也不记得。肯定没说特殊事情。无非学校和补校里的事、音乐啦书啦录像啦等话题罢了——如此一来二去,不知何时被他诱入歧途。

若从现在追溯,那么遇见 SPEED 和水虎鱼之后发生的事无一不是在游戏中发生的。最初遇见 SPEED 是在地铁站台上,其后我们沿着 COOKIE 制作的程序行事。如此想来,不可理解的事件就有了答案。找不见出站口走不到外面也罢,被令人惧怵的那伙人追赶也罢,青年在地铁中消失也罢,当然全都发生在游戏中。

那么,那以前如何呢? 诱导开始发生时的情形无论如何也无从想起。硬要想起,脑袋里就像曝光过度的照片白濛濛一片,记忆不成形状。越要想起越想不起,犹如用螺丝刀拧缓牢固的螺丝,因刀棱磨平怎么拧也无济于事……

也罢,反正当务之急是从这令人诅咒的游戏中逃离。

"喂喂,到底往哪里去啊?"我问前面走的 COOKIE,"方向搞清楚了?"

"唔,说起来,我们就像天大的傻瓜,没考虑归程一直游到海湾。"

"你说什么?"

"有体力时间里不管三七二十一游个不停,可注意到时,已经没有游回岸边的力气了。只好忽忽悠悠随波逐流,静等下沉。最后,连鸟都嘲笑我们。"

“你就不能正经回答？”我加快脚步，以便加紧盘问，“这个方向真对？真能把我好好领回去？”

“近来在‘风琴’聊天室就地球的记忆进行舌战来着。”

“我问你呢！”

“那是个有主持人的正正经经的聊天室，总是正正经经说正正经经的话。这——，这地球记忆么，就是说假如火箭什么的上到其他星球，那么将带去怎样的记忆……”

不成，这不成，他压根儿没听。COOKIE就像面对看不见的对象一个劲儿喋喋不休。他只能听见自己的语声。有这种病？这种独自走火入魔喋喋不休的病？莫非同月亮升起有关系？我从脑袋里删除“COOKIE”这个文件夹，试着回想这以前发生的事。

和SPEED分开之后，我一个人沿铁路持续行走。铁路碰到山崖时突然中断。一条石阶从那里爬向山崖，石阶中间有一道黄铜扶手。我决定姑且拾阶而上。崖上有座建筑，以为是神社，却是瓷砖贴面的公寓。数了数，竟有四层高。记忆如同船从海湾靠近一点点苏醒过来。那是我上小学前住的公寓。我们住在三楼尽头，旁边是警察石井，下面住着同级生松冈。

当然，现在谁也没住。况且建筑物有点后倾。四周栽的树如森林一般枝繁叶茂。墙上爬的常青藤吞没了阳台栏杆，从钉上去的胶合板的空隙爬进屋内。树枝间有鸟不时发出尖厉的叫声。侧耳倾听，可以听见各种各样的虫鸣。我的目光落在自行车停放场旁边

长的一棵山桃树上,走过去摸了摸树干,低声叹道:

"这么矮!"

那还是上小学前的事。一次从幼儿园回来,山桃树上有小鸟微弱的叫声。凑近一看,脚下草丛里有一只小雏鸟。还没长毛,粉红色皮肤光秃秃的,眼睛也还没睁。抬头看去,分成两叉的树枝那里有个用很多松叶做成的鸟巢那样的东西。想必从那里掉下来的。想送回去,但我个头不够高。借梯子去吧,可是借梯时间里被猫吃了怎么办?我恨不得马上把呼叫母鸟的小鸟送回巢去。于是我双手把小鸟轻轻捧起,放进上衣袋。然后开始往山桃树上爬。树皮很滑,好几次差点儿摔下来。

费尽千辛万苦,好歹爬到有鸟巢的树枝。我顺着横向伸出的树枝,小心挨近鸟巢。巢里有几只小鸟的同胞。我从衣袋掏出小鸟。到这时我才发觉情况不妙:小鸟死了似的软绵绵的,叫也不叫了,只管闭着眼睛。我把一动不动的小鸟放回鸟巢,逃一样离开山桃树,再未靠近。而那棵树现在变得这么矮小。

转去公寓后面,看明白了建筑物倾斜的原因。那里有个直径二十米左右的水池。本应建新公寓,工程却半途而废,单单剩下打地基用的大坑,大坑成了水池。水是绿色的,一片浑浊。池四周生着高草。蹲在里面,草整个把我掩住。我回头看无人住的公寓。喏,这样一来,从那里就看不见我了。

四下已开始昏暗。我很想永远躲在这里,缩小身体,谁也看不见……这当儿,草丛那边有人喊道:

“找到了！”

我的心脏险些从喉咙蹦出。

“SOCKS，看见你了！”

一回头，一个和我年龄相仿的男孩站在那里。

“你是谁？你怎么知道我？”

他只是笑嘻嘻看着这边，然后啰啰嗦嗦介绍起了自己制作的游戏软件。

忽然，走在前面的COOKIE止住脚步。

“有谁呼叫。”他不安地四下打量。

我侧耳倾听周围动静。

“什么也没听见……”

“CUSTARD！”

“CUSTARD？”

他没应答，开始迈步，就好像要争分夺秒离开这里。可他到底是以什么为标志行走的呢？哪怕再是自己制作的游戏，没头没脑乱窜也会迷失方向。打算把我带去哪里呢？真能领回原来的世界不成？

“喂，COOKIE，”我从后面叫他，“既然这是你制作的游戏，那么大致可有‘结尾’那样的东西？”

“唔，算有吧。”COOKIE想了一会儿说。

“算有吧，算怎么回事？”

“呃——我父亲常说：如果打起仗来，你这样的家伙最先死掉。因为我长得矮小，又没骨气，真的。父亲虽也身材矮小，但骨气多得不得了，看上去。自己开了公司，雇了很多人，情妇也有了，花钱大手大脚，看样子够忙的。早出晚归，甚至星期日我起床时他都已去了哪里，因此不知道是怎样一个人，可以说是个谜，尽管是我的父亲。”

“谁也没问那个吧。”

“对美国的巴勒斯坦政策怎么看？”

“少开玩笑。”

“NO，NO。”

“NO 什么 NO？”

“可你搞得清么？自己为什么在这里？在这里为了什么？在这里干什么？谁也搞不清。所以嘛，我们反正就在这里。”

“你难道明白？”

“我也不明白。”他遗憾地说，“所以仍留在游戏里边。”

他陡然站住，我也停下不动，不约而同仰望天空。漆黑漆黑的天空升起一轮满月。倘若 COOKIE 说的属实，那么“结尾”怕是不可能有的。自己为什么在这里？在这里为了什么？在这里干什么？……并非轻易答得出的问题。

这时，COOKIE 突然朝黑暗叫了起来：

“别动！别过来！”

“怎么回事？”

“最讨厌你！”

“喂，问你呢 COOKIE……”

他一边含糊不清地叫着什么一边后退，样子异乎寻常，眼里根本没有我，而像是为看不见的敌人惊恐万状。

“镇静些，嗯？”

我刚凑上前安慰他，他猛地把我抡去后面。我失去平衡，抓住那里长的杂草，一股灼伤般的痛感掠过手指。

胡闹！我刚要发牢骚，但见 COOKIE 在杂草中一溜烟跑了起来。原因虽不清楚，但无疑彻底陷入精神恐慌。我马上朝他追去。要想逃离这里，眼下只能依赖 COOKIE。若丢失他，我将孤零零留在这个世界。

手指火辣辣痛，想必是刚才草丛刮的。半袖衫已吸足汗水贴在身上。大概还被虫子蛰了。但已顾不得那么多了。当务之急是盯住 COOKIE 不放。说好把我好好领回去，而这么惊慌失措地乱跑起来，岂非连方向都糊涂了？

我边跑边舔手指，一股铁锈味儿。伤口好像有血流出。想在哪里洗洗手，但不可能有自来水……正想之间，一下子摔倒在地——大概被纵横交错的草丛绊住了脚。我似乎以在棒球场前扑滑垒那样的姿势蹿出了两米多远。这时我想起班上一个同学。运动会跑接力时他摔倒擦伤了脸，但仅擦伤了额头和嘴唇，不知何故鼻子完好无损。大家笑道，他的脸到底是怎样一个结构呢……

摔得我好半天动弹不得。湿土和杂草的气味直冲鼻孔。自

己真是不争气，关键时刻居然像孩子似的摔倒了。抬起脸时，看见COOKIE 的背影在昏暗的草场越来越小。后面发生惨剧，而他却头也不回！我对他大为恼火，不巧摔破皮的臂肘又痛了起来，手指仍在流血。正堪以遍体鳞伤相称，但此时并非练习四字成语的时候。

勉强站起身，镇静下来重新起步。被草刮伤的脚脖子一跳一跳地痛。说不定是轻度扭伤。扭伤的"扭"为提手旁加个丑字[①]。可现在不是学汉字的场合。必须尽快找到 COOKIE。说来窝囊，那个傻瓜蛋是我脱离这里的唯一帮手。应该不至于跑很远。再说若像刚才那样抱头鼠窜，肯定很快上气不接下气，说不定此刻正在哪里歇息。

触目皆是荒草，上面有践踏跑过的痕迹。幸有月亮出来。无风。虽是夜晚，却格外溽暑蒸人。想必是体力消耗大的关系。远处似乎传来小孩嬉戏的声音。但这种地方不可能有什么小孩子。身上热乎乎的，脑袋里满是浑浊的白浆。

走了一程，再次听到人的语声。我止住脚步细听。声音……还是有声音传来，令人怵然的含糊不清的语声。记得 COOKIE 陷入精神恐慌之前说过"CUSTARD"。"CUSTARD" 是人名不成？或是谁的网名亦未可知。声音大概就是这 CUSTARD 发出来的。COOKIE 害怕 CUSTARD 这个词。想必 CUSTARD 是个危险人物。我尽量放松脚步，小心翼翼朝声音那边接近。我已做好心理准备，以便有可疑人物出现时随时逃走。可是，那家伙真要追来，恐怕很

---

① 扭伤在日语中写作"捻挫"，所以原文为"提手旁加个'念'字"。

难逃得成。我已遍体鳞伤,何况又已扭伤,甚至武器都没带,被逮住时也无从反抗。恐怕还是撤回为好。但撤去哪里呢?

声音越来越近。似乎是两人互相招呼的声音。不过,两个声音可以听清了。声音仿佛听过。我不再担心,大踏步往声音方向走去。草地前方现出黑色人影。我朝人影喊道:

"SPEED……水虎鱼?"

两个黑影停住不动,转向这边。

"SOCKS?"

是SPEED的声音。我们开始互相靠近。借着月光,两人的面孔现在可以看清了。离得很近时SPEED说:

"我就知道定能再次见到。"

"水虎鱼也一起?"

"谢谢。"他在后面开口了。

绷紧的神经放松下来,我们当场蹲下。

"不要紧?"SPEED问。

"一放心马上累了。"

"反正遇上就好。"

"嗯。"

"来追COOKIE的吧?"水虎鱼问。

"你俩也?"

两人对视。

"怎么回事?"

“看来我们分别遇上了 COOKIE。”SPEED 分析说,“那家伙制作的游戏怎么样了?”

“说是要找回对于人最宝贵的心,结果呢?”

SPEED 点头继续下文:“都是信了 COOKIE 的话跟他来的,我信了,水虎鱼也信了。不料半路上他消失不见了。”

“COOKIE 这人到底有几个?”

“至少有三个。”

“可那家伙到底跑哪儿去了呢?”水虎鱼环视阒无声息的草地。

“突然慌慌张张跑开了,”我说,“喊道 CUSTARD 如何如何。”

“我那时候也一样。”

“我那时候也是。”

“CUSTARD 是什么人呢?”

“不知道。”SPEED 回答。

“总之得找出来。”水虎鱼说,“那样也就能弄清是 CUSTARD 还是 MUSTARD 了。”

我们朝 COOKIE 大约跑掉的方向走去。月亮仍然挂在天上,照着下面的草地。

“相信 COOKIE 说的?”

“他说的什么?”

“说自己做了个游戏,COOKIE 说了吧?你怎么认为?”

我不知自己怎么认为。

“听 COOKIE 介绍时,我总觉得有点牵强附会。”SPEED 继续道。

“指什么？”水虎鱼从旁插嘴。

“倒是说不好。”

“你是说COOKIE说谎？”

SPEED思考片刻说：“我想不至于。但他的话里边好像有他本人也没觉察到的东西。”

我不大明白他想说什么。他也就此打住，仿佛一个人陷入深思。

循着草上留下的轻微痕迹行走之间，草地突然断了，眼前铺展着漆黑的夜色。一开始好像踩在沙地上。寸草不生，也不可能生。因为那里不存在所谓地面。

“什么呀，这？”水虎鱼目瞪口呆。

眼前是一个棒球场大小的大坑。

“这里怎么有这东西？”

“COOKIE没准掉这里去了。”SPEED说，“慌慌张张，有可能没注意到有坑。”

“说不定死了。”

“不至于。”我说。

“可是很深的哟！”

“瞧，那里！”SPEED指着说，“有什么闪光。”

的确，坑底隐约闪着青白的光。又像是照进的月光反射的。

“是什么呢？”水虎鱼问。

“反正下去看看。”SPEED提议。

“我可是不大感兴趣……”我勉勉强强答应下来。

坑呈研钵状，如露天开采的煤矿。脚下沙子软软的，其间混杂着拳头大小的石块，好在没有大块岩石。这样，COOKIE 大概不会重伤致死。

“好像下到蚁狮洞里似的。”水虎鱼说，“蚁狮洞么，是蛟蜻蛉挖出来的，知道？”

两人都没应声。我累了，SPEED 也一直沉默，只有水虎鱼不知何故异常精神。

“可是谁也没见过蛟蜻蛉吧？所以查辞书来着。上面说是蚁狮的成虫……你们说点什么呀，岂不活活成了葬礼？”

“COOKIE 是什么人呢？”我说。

“对我说 DIGITAL 就是他自己。”SPEED 回答。“对你呢？”

“同样。”

“喂喂，是不是没心思理会我的话？”

“不过，果真那样，你不觉得蹊跷？本应是游戏的主宰者的 DIGITAL 居然那般狼狈逃窜……”

“而且还掉进坑里。”

“那家伙莫不是傻得叫人难以置信？”水虎鱼强行插话。

“也可认为游戏还在进行。”SPEED 继续道，“COOKIE 说不定是被编入游戏中的一个角色，承担特定的任务。”

“什么任务？”

“例如我们分开时让我们重新碰头。”

“那么说，你也好她也好岂不都有那个可能？在我看来，确确

实实存在的只我一个,你们俩没准都是游戏里的程序。”

就他来说倒是很少有的尖锐意见。

“那就彼此彼此喽。”SPEED说。

“这恐怕真叫抬死杠了。”

喏,其实都蛮清醒,莫名其妙!

“反正看样子只能前进了,”SPEED总结似的说,“找到COOKIE或许能弄明白什么。”

我们在大坑的斜坡排成一队,慢慢下行。坡好像越来越陡,一人滑倒,另两人也可能掉入坑底。

“没闻到什么味儿?”水虎鱼边走边抽鼻子。

“像是烧塑料味儿。”打头的SPEED应道。

“给你这么一说……”我随声附和。

不多工夫,SPEED忽然站住不动。

“怎么了?”

“有人。”

“哪里?”

“那里……在动!”

三人同时往坑里盯视。

“是COOKIE?”

“不,好像几个人。”

最后滑行一样爬下斜坡。坑底比预想的宽大。抬头看去,头顶天空被切割成昏黑的圆形,仿佛置身于宽底窄口的瓶子里。四周

一片寂静，静得令人怵然，根本感觉不到活物的动静。臭味更加强烈，刺激得脑袋裂开一样痛。呕感也上来了。有什么渗入眼睛，眼泪流了出来。

越到中间，坑底越一塌糊涂。如巨型建筑物残骸样的东西横躺在黑暗之中，到处扔着混凝土碎块，脚下堆着白灰。

“到底发生过什么呢？”SPEED 自言自语地说。

比之施工现场，这里更像是地震后的受灾场面。好几根粗大的钢骨从混凝块中支出。像意大利面条一样弯曲曲软塌塌的钢筋爬满所有物体：地板、天花板、墙壁、窗玻璃、管道……纵横交错，乱七八糟。瓦砾堆得高高的，像小山一样左一堆右一堆。每次迈步，胶底鞋下都响起踩碎玻璃片般的声音。看上去坑里闪光的，大概就是这无所不在的玻璃。

一个提桶的男人从对面走了过来。头戴安全帽，嘴上戴着乌鸦天狗样的口罩。

“请问，”SPEED 搭话道，“这里是哪里呢？”

来人狐疑地看着我们。他把手上的桶放在脚下，用腾空的手摘下口罩。

“Sacrifice Zone[①]。”他说。

“怎么一个地方呢？”这回我开口问。

他没有回答，以低沉的声音反问：“你们在这里干什么？”他满脸是灰。

---

① 意为“牺牲区”、“供品区”。

“找一个朋友。”SPEED 说，“一个和我们年龄差不多的男孩。”

“这里没有。”他粗暴地回答。

“那、去哪里才能……”

“有也就是 cave 吧。”

“cave？”

“就是洞。在这前面。”说着，对方指了指瓦砾堆，“那里空气中全是石棉灰。如果有心待在这里，就要把口罩弄到手。”

“就那样办。”SPEED 痛痛快快地说。

对方正要离去，水虎鱼问他：

“桶里装的什么？”

对方看了一眼手里提的桶说：

“瓦砾。那里遍地都是。”

“噢。”水虎鱼含糊附合一声。

他往桶里定定注视。里面装的确是那里扔着的混凝土块和铁片。

“把瓦砾装进桶里，验尸官把大约是人体一部分的从中挑选出来。”他好不容易开口说，“若能化验出完好的 DNA，可以通过克隆技术复原出他或她。我们称之为‘转生’。”

如此说罢，对方也不回头看我们，迈着沉重步伐朝自己要去的地方走去。

“转生！”水虎鱼不屑地说。

“还说克隆来着。”SPEED 以放心不下的语气补充一句。

“反正去 cave 里看看吧。”

洞里又窄又黑,而且恶臭扑鼻——就像在不卫生的厕所里扔了生湿垃圾,而又一连几天无人清理。洞里到处有人躺着或蹲着。但听不见说话声。听见的只有低微的痛苦呻吟。

一个老人正在用粗糙的锯条锯烧过的钢筋。

"对不起,"仍是SPEED开口,"想打听一件事……"

老人缓缓抬起脸。刹那间,三人不由屏息敛气。老人脸上布满疮痂,一块好皮肤也找不见,而且疮痂像牡蛎壳长了好几层。

"我们在找一个朋友,"SPEED回过神说,"初中生模样的男孩。您没看见么?"

"这里只有受伤的人。"老人以嘶哑的声音说,"健康人都成了原子,哎哎哎。"

水虎鱼把手指在脑袋一侧轻轻划了一下。

"这个洞通往哪里呢?"SPEED换了句问话。

"沙漠。"

"沙漠里有什么呢?"

"Babel①?"

"Babel?"

"好了,你们去吧!"老人恳求似的说,"又开始痒了。一和人说话就痒。"说罢,一把接一把挠着脸上的疮痂。

"最好别多挠。"我说。

① 原指巴别之塔,即旧约圣经中出现的通天塔。又指古巴比伦的古都。

"谢谢你的好意，可是痒得不得了啊！"他透出哭腔，"是在疮痂底下痒，因此无论怎么挠，我的爪甲也搔不到……哎哎哎。"

"走吧。"SPEED催促。

我们沿着狭窄的洞继续前行。人横躺竖卧，必须注意别踩上他们，有时得从他们身上跨过。无论睡着的人还是醒着的人，无不浮现出苦闷和悲哀的表情。其中说不定有人已经死了。这样的面孔看过几张，眼泪自然流了下来。

洞绵绵相连，怎么走也没有走到头的样子。三人都几乎不开口。对于统治洞内的沉默的意味，终于开始明白了：这里根本没有什么交谈。因为洞里除了痛苦和悲哀，什么也不存在。活着的人所能做到的，唯独静静流泪，如此而已。我想尽快离开这里。外面是沙漠也好什么也好，反正想出去。另一方面，又觉得以前好像看过与此相同的场景。至于什么时候什么地点则无从想起。

洞的深处传来争吵声。声音在洞里发出回响，听不真切。

"像在吵架。"水虎鱼不耐烦地说。

声音逐渐临近，幽暗中可以看见两人争吵的身影。

"别直勾勾看我！"

"你才别那么舔来舔去似的看人家！"

"谁舔来舔去？"

"反正别死死看我！"

"这是我的习惯。"

"你羞辱我？"

“谁羞辱你了？”

“住嘴！”

“你才住嘴！”

争吵中的两人是COOKIE。我们几乎同时喊了起来：

“COOKIE！”

一个COOKIE回过头。

“啊，你们来了！”回过头的COOKIE说。

怎么回事呢？我先向两人发问：

“你们是双胞胎？”

“别开玩笑。”两人同时回答。

“哪个肯跟这样的家伙成为双胞胎！”没回头的COOKIE不胜厌恶地说。

“我才不肯呢！”回头的这个反唇相讥。

“好了好了，别吵了！”我劝架似的说。随即问没回头的COOKIE：“那，你是谁？”

“还用说，我是DIGITAL。”

“DIGITAL！”三人再次同时喊道。

“呃——就是说是这么回事……”此刻恍然大悟的COOKIE说。

“怎么回事，能说得明白点？”我忍住性子问。

“就是、就是……DIGITAL那家伙把程序整个转移到‘快去门德拉’。”COOKIE说。

“快去门德拉？”我又问。

“什么呀,那?”水虎鱼加入进来。

“误解了可不好办,”自称DIGITAL的COOKIE开口了,“在因特网方面我是个自由主义者,也就是说坚决拒绝各种权力介人,或者说心情上反对吧。毕竟因特网是我们所拥有的为数不多的好东西之一。名字上写了也好没写也好,那里是我们的草坪!就是说……呃——我们进行了殖民,是的。坦率地说,不愿意它被大人侵略。因此,小孩子们想谋划网上恐怖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那恰恰是作为网民的良知,对吧?换句话说,若是有勇气的网民,必然破坏空军因特网什么的,一天破坏一万六千次。毕竟不管谁怎么说,军事上是Big Brother[1]执世界之牛耳,跟它吵架是吵不赢的。而踢那种家伙的屁股一脚踢飞,岂不大快人心,是吧?”

听了他的话,觉得就像坐了没有目的地的公共汽车。

“我说、我说一句好么?”我举手拦住他的话,“刚才说的‘快去门德拉’,怎么去好呢?”

“传达绝密情报。我的网名叫达摩·卡尔马。绝密,这可是。”说罢,他把两支食指交叉在唇前做了“×”号。“我不想扑在父母给的方向盘上不放,觉得作为达摩·卡尔马的自己比ID卡上用的无聊名字更像自己。使用自己选定的名字才更有助于发现自己的灵性本质,那就是达摩·卡尔马。”

“达摩·卡尔马……”我转向SPEED。

“马格纳·卡尔塔。”他应道。

---

① 意为“(伪善的)独裁主义国家”、“独裁者”。

“那倒不是行话……”

“可你不是 DIGITAL 吗？”我问。

“Yes。”

“那，达摩 · 卡尔马呢？”

“那不就是进入‘快去门德拉’时的方向盘吗？”

“啊，原来如此。”我愈发困惑起来，“事情还没找到结论，‘快去门德拉’……”这个名称就不能换成别的？“把程序转移到那里，又能怎么样呢？”

“给你的心以安宁。”DIGITAL 说。

“哦？”

“就是这么个名堂。”COOKIE 无奈地接过话头，“就是说，DIGITAL 把‘空镜头’利利索索转移到‘快去门德拉’上，此刻我们和‘空镜头’一起被禁闭在‘快去门德拉’之中。”

“为什么干这种愚蠢的勾当？”水虎鱼模仿 COOKIE 的语气对 DIGITAL 说。

“为了保护程序不受孩子们的侵害。”DIGITAL 若无其事地说，“所说的孩子们，就是想从任何地方侵入的电脑狂们，比如银行啦 FBI 啦 NASA 啦 NATO[①] 等等……如果那些家伙侵入我的电脑改写程序可就麻烦了，对吧？”

“不知道。”

---

① 分别是“(美国)联邦调查局”、“(美国)宇航局”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之英文缩写。

"因此，我决定转移到'快去门德拉'，核查准备进入的人。"

"就是适应性核查喽？"水虎鱼眯细眼睛看着 DIGITAL。

"不过别误解，我在因特网方面是个自由主义者，就是说……"

"这话刚才说了吧？"我提醒他。

"Really？"

"就是说，COOKIE 不能诱导我们走出游戏，是这样的吧？"SPEED 归纳说。

"Sorry。"

"那么，DIGITAL 呢？"水虎鱼问。

"我也做不到。"他以十分断定的语气说，"不突破'快去门德拉'，自己的程序是用不了的。"

"那岂不是不负责任？"水虎鱼质问 DIGITAL。

"把你胯下那条玩意儿挫到你那臭狗屎脑浆上去了！"

"再说一遍，你这个混账！"水虎鱼一把揪住 DIGITAL 的胸口。

"NO，NO。"DIGITAL 岿然不动，食指在头顶上左右轻轻移动，"这种时候发火，连接可要切断的哟！教堂里需要安静。"

"切断？怎么回事？"SPEED 友好地询问。

"呃——，在断定缺乏真正灵性的情况下连接当即被切断。若被切断三次，就 Technical Knockout[①] 了，即所谓门德拉 TKO，这个。对此电脑会记录下来，无法再次连接。"

---

① 意为"不战而胜"（拳击比赛中裁判若判断对方无法继续比赛，即宣布另一位选手获胜）。符号为 TKO。

“可是,假如这里是‘空镜头’,其程序又在‘快去门德拉’里面的话,那么我们该怎么连接才好呢?”

“从 Public Terminal[①] 连接就可以了么,这个。”

“那个 Public Terminal 在哪里呢?”

“在 Babel 嘛。”COOKIE 代为回答。

“Babel 不是说在沙漠前面么?”这回我问。

COOKIE 点头继续道:“问题是沙漠里埋有地雷,谁都没法轻易接近 Babel。有狗就好了。”

“这里只有老鼠。”DIGITAL 加上一句。

“你别出声!”水虎鱼气势汹汹喝道。

“在悟性不足的情况下……”

“不是叫你别出声了吗?!”DIGITAL 做出封住自己嘴巴的手势。

“总之只能到 Babel 去了?”SPEED 说。

“那种家伙的话岂能当真!”水虎鱼抗议似的说。

“没其他办法的嘛。再说他说的基本合乎逻辑。”

“哪里合乎?”

“问题是如何穿过地雷区。”

“喂喂,别忽视我的异议。”

“对了,让 DIGITAL 打头好了!”COOKIE 欢快地说,“第二个是水虎鱼,接下去是 SPEED,最后是 SOCKS 和我……可好?”

---

① 意为“公用终端”。

“你小子难道不明白你自己的意思？”水虎鱼声音里含有杀意。

“这、这终归是我的一项建议……”

“叫 COOKIE 打头！”DIGITAL 说。

“喂喂喂！”COOKIE 身体僵挺起来。

“我也赞成。”水虎鱼说。

“哎呀呀！”COOKIE 成了只会感叹词的人。

“说到底，把我们领来这里的是你 COOKIE，说要找回人最宝贵的心的也是你，现在岂不正是实践的机会？”水虎鱼继续道。

“可、可我的基本人权……”

“还有公众福利的嘛！”

“怎、怎么好那样……”

“把 COOKIE 留在这里吧。”SPEED 斩钉截铁地说，“由我走在前头，第二是 DIGITAL，最后是水虎鱼。”

“那么我呢？”

“SOCKS 留在这里。为此才把 COOKIE 留下来的。”

“为什么？”

“不能把女孩子领到埋有地雷的沙漠里去。”

“什么呀？不不！”

“作为最坏的情况，只要有一个人到达 Babel 就行。如果谁也到达不了，COOKIE 恐怕就是最后希望。”

“得得。”COOKIE 说。

“我么，不特殊对待也可以的……”

“别说是性别什么的，”SPEED 笑嘻嘻地说，“那种话回到原来的世界再说好了。”

“我没意见。”水虎鱼说。

“呃，我也没有。”DIGITAL 接道。

“等等……”

“好了好了，SOCKS，就在这等待大家吧！”COOKIE 以令人肉麻的声调说。

“别嬉皮笑脸的！”我说。

洞窟出口勉强能容一个大人通过。但跨出洞口一步，便是一望无际的黄色沙漠。洞口一带除了几棵刺槐样的树木几乎没有像样的绿色。

“好一个莫名其妙的地方！”水虎鱼环视周围道。

天空万里无云。由于一直在黑洞里行走，觉得太阳光格外晃眼。沙漠的前方出现一座红褐色的塔。

“那就是 Babel？”我不知对谁说了一句。

“of course[①].”

看不出有多远距离，既像很近，又似乎远在天边。

“那么，SOCKS 和 COOKIE 在这里等着。”SPEED 说。

“真去？”

“好像只能去啊。”

---

① 意为“当然”。

"小心。"COOKIE说。

"SOCKS就交给你了。"

"是、是!"

"欺负她可不行哟!"DIGITAL叮嘱COOKIE。

"放心!"

"再见!"水虎鱼最后对我和COOKIE说。

三人的背影像被黄色沙漠吸进去一样不见之后,我骤然觉得自己犯了一个无可挽回的错误。不管多危险也该一起行动才是。和COOKIE两人衰弱致死的未来图像掠过脑际,刹那间我打了个寒战。

COOKIE前言不搭后语地对我说道:

"嗳,怎么说呢,无聊啊……在这种癞蛤蟆肚皮一样什么也没有的地方,就剩我和你SOCKS两人,嘿嘿嘿。"

暂且不想搭理他。于是他又开口了:

"哎呀,伤脑筋啊,难堪的沉默,如何是好呢?我说,我们两个,喏喏,活像关系闹僵的一对恋人,对不对?"

我紧紧盯住COOKIE的脸,就像是说那里隐藏什么秘密,尽管什么都不可能隐藏。

"不至于是想接吻……"

"安静一会!"我冷冷地说。

"啊,那倒也是。"他显得分外乖顺,"要好好爱一个人,就要有充分的距离和时间。甚至有人死后才能爱上。"

远处响起打雷般的声音。沙漠也会打雷?暖融融的风从树阴

下吹过。背靠树干闭上眼睛，觉得自己已经疲惫不堪。我好像昏昏沉沉打了个盹。脖颈那里似乎有点发痒。一看，原来是COOKIE用狗尾草那样的草尖搔痒痒。

"喂喂……"

"痒吧？"

"那还用说！"

"自己搔自己怎么搔也不痒，怪事。你知道为什么？"

"不知道。"

"痒也怕是爱吧？"

"傻瓜蛋一个。"

"就算是爱，但连续搔一两个小时也就麻木不仁了。也就是倦怠吧，这个……喏喏。"

"算了吧你！"我把草从COOKIE手里抢下，"讨人嫌可是性骚扰的哟！"

他"啪"一声拍了下自己的额头："这回输了一分。"

陷入窘境就想模仿老年人蒙混过关，手法够老套的！

"跟你说，COOKIE，"我的语气带有几分严厉，"你那种态度要改一改才行。不客气地说，你这人有一种多少叫人烦躁的地方。没有恶意这点我是知道，可性格差不多该改正了。"

"唔，说的是。"他乖乖点头，"我么，是……残次品吧？"

"我没那么说。"

"知道。"

“嗳，COOKIE……”

“跟你说，世上有两种伪善者。一种家伙讨厌杀动物而吃却OK，一种家伙讨厌吃动物而杀却OK。你对哪一种有好感？”

“这——哪一种都不特别……怎么说好呢？”

“啊，没什么。对了，肚子不饿？”

和COOKIE交谈之间，好像变得谦虚起来，不可思议。大概是得知语言何等苍白无力的关系吧。无论我说什么都像落在沙漠里的雨被COOKIE吮吸进去，什么也剩不下。他本身哪里也没改进。在某种意义上也许人格不坏。当然，我是说充分怀有好意——像沙漠的沙子一般多的好意——看待的话。

“瞧……那……是什么？”COOKIE断断续续地说。

“哦……哪里……哪个？”哎呀，糟糕……，被他传染了。

“那个嘛，那里。有什么不对头，是吧？”

朝COOKIE指的地方看去，树阴下的沙子略有凹陷。凑近一看，原来挖沙做成的鸟巢里有浅褐色的雏鸟。

“鸟宝宝！”他说。

雏鸟有三只，小小的身子挤在一起，闭着像附在蛋壳内侧的薄皮那样的眼睑。

“好像刚孵出来。”

“是啊。”

“像是很香……不不，很可爱。摸一下可好？”

“不行！”我拉住他的手，“沾上其他动物的气味，母鸟就不哺

育了。”

“啃,你还蛮有知识面嘛!”

“一次电视上说的。”

“啊,是的是的。”

“老实别动。母鸟现在肯定在哪里焦急地看着呢。”

“OK……不能让鸟妈妈担惊受怕。”

我们重新坐在树阴下。

“呃,我父亲那人么,我一说想干什么,他就说靠那东西吃不了饭。”COOKIE突如其来地说,“比如开发游戏软件,我本想试试自己的实力,可他压根儿不信任我。也罢,别无他法……”

“父母都是那样。”我说。

“你也那么感觉的?”

“是啊。我想我母亲只有在我取得某种成功的时候才能体会到充实感,因为她本人不曾取得过什么成功。”

“那就是说,同我父亲那样人正相反喽?”

“表面上相反,实质上还不是一回事。”

“啊,是吗!”他显得心悦诚服,“我说,你脑袋可真够聪明的。嗯,觉得……觉得你把事物看得很清楚,是的。”

“没那回事。”

“小时候养狗来着。”他谦虚地沉默一会,然后转变话题,“想起来了,Lucky①。”

---

① 意为“幸运”、“吉利”。

“Lucky是狗的名字？”

“嗯，白色的丝毛狗。”

“噢。”

“可是Lucky的一生一点也不Lucky。”

“为什么？”

“总是从肛门里拖着肠子走路……自然而然出来的。”

“有病？”

“是的，严重身体残疾，领了残疾狗手册。”

“胡说！”

“嘿嘿嘿……反正不是一条让人愉快的狗，同学们都嘲笑它，把它叫维也纳狗，因为看上去好像屁股拖着红红的维也纳香肠，而且一连好几根。我作为养主很有点不好意思，觉得。”

“后来呢？”

“最后领到兽医那里，打了一针安乐死的药。这样子，残忍吧？”

“怎么说呢，苦苦熬着死去也够可怜的。”

“我也那么想，让它继续痛苦下去太可怜了。不过这是说谎。”

“说谎？”

“实际上讨厌起了Lucky，每天往屁股里塞好几次肠子让人很烦，当维也纳狗养主实在当够够的了。因此Lucky临死时没有在场，医生劝我留下，可我根本没心思守在那里。毕竟是我抛弃它的，对吧？是的，活活抛弃了它。”他少见地现出冥思般的恍惚眼神。又继续说道：“我很早以前就觉察到了——因‘没影点’和‘黑色殉教

者'而失踪的孩子都是 CUSTARD 那种家伙干的勾当。"

不知何故,相隔很久听得的"CUSTARD"这个名字让我有一种被湿抹布抚背那样的厌恶感。

"CUSTARD,是谁?"我战战兢兢地问。

COOKIE 没有直接回答。

"所以才让他落入圈套。"他说。

"让 CUSTARD?"

"因为他反正不是个好东西。非常非常坏……但一开始没觉察到,以为事情不至于那样。"

他局促不安地看着自己的手。我在等待。

"以为肯定是女孩子,"COOKIE 痛苦地皱起眉头,"但几次在聊天室聊天时间里我明白过来:这家伙绝对不是和我同龄的女孩子。这点通过微妙的用词什么的感觉得出。"

"说什么来着?"

"我想抓住那家伙的尾巴,继续装出受骗的样子,自以为进展顺利。于是决定在外面见他——总得有人这样做才行。"

我正在一点点理解 COOKIE 的话。但我害怕确认。我期待他一伸舌头说出"这是说谎"。

"我不能听之任之,"他继续下文,"因为 CUSTARD 利用我们一直珍惜的东西来满足自己阴暗的欲望……但没来得及。"

"没来得及?怎么回事?"

"反正……得走了!"

走去哪里？刚要问他，我一下子屏住呼吸：COOKIE 的脸变得白濛濛而又透明，身后的刺槐仿佛隐隐约约飘浮起来。即将消失……一如地铁里的青年。同样的场景又将发生在 COOKIE 身上不成？我下意识地闭起眼睛，我已无法忍受再次看见"那个"。

突然，附近响起一声惊叫，我睁开眼睛。

"Lucky！"叫罢，他朝着洞旁丛生的短草那边奔去。

"Lucky，过来！"

他朝什么伸出手去。我已看不见那双手。COOKIE 一如婴儿连滚带爬地钻进草丛。那里应该有他小时候饲养的狗，有我看不见的白色丝毛狗……

COOKIE 的双手双腿已经消失，身子的主体整个浮上空中。每次前移，躯体的轮廓都像显示屏上调节明暗度一样或浓或淡。

"过来、过来！"他叫狗似的吹响口哨。

"往哪里去？"我叫住他。

"捉它回来。"他头也不回地应道。

"等着你。"

此刻，COOKIE 脖子以下部分已完全消失。尚未消失的部分也因光线关系开始透明。

不知过去了多长时间。眼前横亘着黄色的沙漠。COOKIE 的身影已不复见。刚才他还在这里，而此时已杳无遗痕。我喊他的名字。没有回答。回来的唯有失落感。我蹲在沙子上动弹不得。沙漠远处吹来凉风，隐隐带一丝海潮气息。四周万籁俱寂。

第五章　沙尘暴···

塔耸立在沙漠的前方，几乎和出发时同样大小。无论怎么走也全然没有临近的感觉。距离肯定比想的远。况且不知何处埋有地雷，不能胡冲乱闯。走在前头的SPEED一边小心观察沙子情况一边移步，我和DIGITAL离开十米左右跟在后面。这样，即使SPEED触雷，其余两人也可保平安无事。确很自私，但这是SPEED主动提议的。

太阳差不多从正上方照射下来。阳光反射在沙子上，闪闪耀眼。

"是不是撤回去好些？"DIGITAL说，"再走下去也不知什么时候能走到塔，对吧？"

"好了，老实赶路！"

“再说嗓子也渴了。”

“少啰嗦！”

“可是……”

我停止脚步，指着 DIGITAL 鼻尖吼道：

“再说一句，就把你当作工业垃圾！”

这家伙没有应声，把眼珠子大大转了两圈。不久，SPEED 忽然站住。

“怎么了？”我从后面问。

“那是什么呢？”他目视前方说。

走近一看，原来是一具只剩下皮和骨的羊的尸体，被沙子埋了一半，看上去好像旧地毯什么的。继续前行之间，一具又一具横躺竖卧。被沙子和阳光掠去体内水分的羊无一不成了晾晒的衣物。这里甚至吃肉的动物都好像没有。

“怎么死这么多呢？”SPEED 自言自语地说。

DIGITAL 蹙起眉头，有些害怕似的看着尸体。一下子缄口不语，又有些让人留恋他刚才的饶舌。

“不要紧？”我轻拍一下 DIGITAL 的肩膀。

“一只羊、两只羊……”他念驱妖咒语一样开口道。

看来我们是在沙海里行进。无论往哪边看都是浩瀚的黄色大海，目标仅有前面的塔。天空和沙漠同是模模糊糊的黄色。大概沙尘被风卷起，终日飘浮在空中。这里什么也没有，我想，没有颜色，没有声音……黄沙色的确有，风声也不绝于耳。然而若不相当注意，

感觉不到那是颜色和声音。或者感觉已趋于麻痹亦未可知。

风大了起来。我们行进方向的前方已沙尘弥漫,远处的塔也迷蒙起来。没走多远就只能脸朝下走了。

“沙尘暴要来了。”SPEED 回过头说,“最好找地方躲一躲。”

话虽这么说,但目力所极,周围尽是沙漠,找不到可以避风的物体。无奈,三人紧挨紧靠地蹲在沙子略略凹陷的地方。风越来越大,大粒沙打在脸上,如挨了小石子一样痛。

“最好戴上什么。”SPEED 说。

我拿有一个体育用品包,里边装着空手道运动服。噢,原来事情是从空手道比赛回来路上进棒球练习场时开始的。似乎有什么浮上记忆,但现在已顾不得那么多了。我在包里抓搅一番取出厚浴巾递给 SPEED,他捂在头上。我穿空手道服。然后把剩下的东西全部倒出,将空了的包扣在 DIGITAL 头上。他“哦”了一声。

沙尘以凶猛的势头打着漩涡。的的确确是沙尘暴。我们等于没有任何装备地置身于风急浪高的海面。即使把头包上,沙尘也还是无情地钻进耳朵钻进鼻子。眼睛无法睁开。用手指捏鼻子微微张嘴轻吸一口气,但觉细沙和空气一起涌入口中。溺沙而死……恐惧朝我袭来。

“不动不行,”身旁的 SPEED 边咳边说,“不动会被埋住!”

不用他说,我的身体已几乎埋在沙子里。背部的积沙迅速加重,再过几分钟大概就动弹不得了。被沙埋在里面,那可就一曲终了。我们像快要晒干的海龟在沙子上没头没脑地爬来爬去。尽可

能在小范围里来回打转转，以免三人分开。

突然，附近响起刺耳的惊叫：

“停住、停住……别来、别来、别过来！”

我从头上套的空手道服的底端窥视，只见 DIGITAL 正在黄色的沙尘中拼死拼活逃避什么。

“别来，别过来……不要管我！”

“喂喂，怎么的了？”我向 DIGITAL 喊道。

“停住，求求你，给我停住！”

看样子这家伙全然没有听到。他发疯似的叫着在沙子上来回爬来爬去，一再把手遮在额前，像在阻止什么。我摇晃身旁的 SPEED 的肩膀，想把 DIGITAL 的事告诉他。SPEED 从浴巾下面露出脸，转动脖颈打量四周情况。刹那间，他猛地咳嗽不止。我把自己的空手道服蒙在 SPEED 头上，然后以胳膊挡着沙粒朝 DIGITAL 那边爬去。

仿佛在沙的急流中前进。四面八方刮来的沙尘使得我没办法正常呼吸。尽管如此，还是好歹爬到 DIGITAL 身旁。

“怎么的了？”我大声喊道。

“把那家伙领去哪里！”

“不是谁也没有的么？”我试图抓住 DIGITAL 的衬衣把他拽回。

“啊——逮住了！混蛋、混蛋！”他四肢着地不管三七二十一在沙子上爬行。

“冷静些，是我！”

然而DIGITAL像要摆脱什么，挥动双手在大发淫威的沙尘中移动，怎么往回拉都无济于事。他已处于半疯状态，无法下手。而若撒手不管，势必一人离散。我从背后双手交叉搂住手蹬脚刨的DIGITAL。

“我被骗了……CUSTARD骗了我。”

“CUSTARD是谁？”

DIGITAL没有回答，再次挣脱我的手蹿出。他在沙尘暴中踉踉跄跄跑了起来，很快被沙子陷住跌倒。每次追他都有沙墙挡在眼前。这时我看见一个男人压在DIGITAL身上。是个肚子鼓出的中年男人。此人双手抱住DIGITAL的细瘦的腰，以胖得颤颤巍巍的腿把他夹住。场面简直令人作呕。中年人吐出红色的舌头，面带狞笑，仿佛漂白过的白腿长着弯曲曲黑乎乎的毛。我感觉自己正面临触目惊心的暴力深渊。狂暴之心同黄色沙尘一起翻卷。我开始迎着沙尘暴朝两人前进。不料，中年人连同DIGITAL消失不见了。

风愈发凶猛，我抵挡不住，蹲下身去。夹带沙粒的风像要把整个身体掠走一般从背上呼啸而去。为了躲避沙尘，我把身上的衬衣脱下一半蒙在头上。而后脸朝沙子，一小口一小口吸气。但能够吸取的空气微乎其微。沙尘暴如此持续下去，我想我很快就窒息而死。

意识即将朦胧时，蓦地空手道比赛的情形浮上脑际。最先浮现的是“菊池”这个名字。菊池……估计是比赛对手。当然我有信心获胜。套数了然于心。对方想必盯准头部，打算在我出右手之前

反击我左中胸以求制胜。哪有那等便宜事！我未开手出击，因势利导袭其右上胸，乘势一鼓作气逼其就范……

有人摇我的肩，我惊醒过来。风不知何时偃旗息鼓。抬头一看，SPEED 跪坐在我旁边。

"不要紧？"他声音嘶哑地问。

我边咳边点头。

"DIGITAL 呢？"

"追了，但不行了。"看样子 SPEED 对一切都已了然，点了下头，再没说什么。

时近黄昏，太阳在沙漠尽头摇摇欲坠。透过沙尘看到的太阳呈浑浊的橙黄色。我们要去的塔已成黑魆魆的剪影。

夕晖久久留在天际。沙漠勾勒出美丽的风纹。由于光线从侧面低低照射的关系，波纹以鲜明的对比色浮现出来。气温似乎急剧下降。身上觉得发冷，我用双手摩擦双肩。这时 SPEED 默默递过空手道服。我披在 T 恤外面。棉服的重量让我感到亲切，我很想哭。对于今天早晨自己还在的世界感到一种撕心裂肺般的乡愁，就连麦当劳的店员们和棒球练习场的无赖们也让我怀念。

我俩并肩而行。已顾不得担心埋的地雷了。走啊走啊无论怎么走，塔也好像走不近。喉咙渴了，又累得要死。

"这样子下去，到夜晚可怎么办？"我问。

SPEED 低头不语。

“挖开沙子睡在里面，怕是多少暖和些吧。”

一回头，看见身后自己长拖拖的影子，那家伙清晰得简直叫人害怕。这时，一个男人的声音传来：

“不许动！”

刹那间，我和SPEED都搞不清对方在哪里。站定慢慢转头，终于发现了对方。他仅从沙土地面探出脑袋，把手枪对着我们这边。

“举起手过来！”

我们顺从地朝他走近。尽管被枪口瞄准，却没觉出害怕。无论他是谁，也无论他想把我们怎样，较之就这样在沙漠迎来黑夜，还是被此人用枪瞄准有一线生机。

“在这种地方干什么？”

“准备去Babel。”SPEED回答。

“在埋有地雷的沙漠里走？”

“无论如何都必须去的。”我说。

“不像是间谍嘛！”

“不过是可怜巴巴的初中生。”

“马上黑天，那身衣着要冻死的！”

对方想了一会说“跟我来！”枪已不知何时放下。但他本人没有从洞里爬出的意思。

“干什么呢？快点！”

我和SPEED对视想了想，决定下到对方的洞里。较之洞，说

是沟更合适。深度仅没头顶，在沙土里七拐八弯。

"这可是战壕？"我问。

"本来是灌溉用的水渠。"对方介绍说，"过去淌满了冰冷冷的雪水，现在水干了，成了这个样子。"

"为什么会那样呢？"

"因为长期战争。"

他的个子比我们还矮，而且向一侧倾斜。原来他安了一条奇特的假腿：右腿从大腿根那里不见了，代之以绑着绿色绷带的铁铲。铲是军用铲，全是金属做的。

"请问，往哪里去呢？"我问。

"跟着走就明白了。"

"这条壕沟没被沙子埋起来？"SPEED 边走边提出理所当然的疑问。

"天天早上扒沙子。"

"够受的啊！"我说。

"所以沙漠里产生不了财富。"

"是的，是的是的。"

领到的地方，是个挖沙挖出的小广场。广场中央有座简易小屋，旁边栏里养着牛，几只鸡在广场里随意走来走去。一条狗摇着秃尾巴迎接他。白色的丝毛狗。

"进来，给你们吃点什么。"

小屋的火炉里烧着火，对方借火点亮油灯。我和 SPEED 伸手

烤火暖和身子。总算有了当人的感觉。一直疲于奔命，腿都走直了。SPEED 眉毛积了沙子。我见了，用手心把自己脸上的沙尘抹去。对方把不知从哪里取来的生肉串在铁丝上，开始用炉火烤肉。一股烤兽肉的香味四散开来，于是我想起已忘却许久的饥饿。脑袋昏昏沉沉险些昏倒，不知是饿的还是香味的关系，想必双方所致。

"一个人生活吗？" SPEED 问。

"受不了 Babel 那伙人。"他说。

"怎样一伙人呢？"

"去了自会明白。"他冷冷答罢，又补充一句，"倒也不是说人有多怪，也可能我是怪人……讨厌人。"

他把烤好的肉递给我和 SPEED。我俩大口小口吃了。估计是羊肉。

"好吃？"

"吃这么好吃的东西，生来还是头一遭。"我的确这么觉得的。

"只要有羊，即使在沙漠正中也能好歹活下去。"他说，"不过天天吃也就腻了。"

"那怕是的。"

"过去这一带是丰美的果园。"

"哦？"

"甜瓜多得很。"

"那个时候来就好了。"一种幸福感促使我脱口而出。

对方陷入深思似的闭起眼睛。过了好一会儿，终于讲了起来。

“战争开始后,地彻底荒了。很多导弹从天而降。导弹把人变成碎肉,横飞的血肉把翠绿翠绿的大地变成了沙漠。加之持续干旱,整个国家面临饥荒。而战争又是在那时候开始的,结果死了很多很多人。”他像是一件一件回忆,缓缓继续下文,“从弱者开始死,一个接一个死:老人、病人、婴儿……我们空着肚子在沙漠里不知连续跑了多少英里。路上好几个同伴死了。被枪打中肚子的同伴用手按着蹿出的肠子跑个不停,边跑边哭。但停住就完了,谁也不肯帮助。左按右按肠子还是往外淌,终于再也迈不动腿,倒在沙地上。我跑着回头一看,不知从哪里冒出一群野狗抢吃那家伙的肠子。”

他在这里停顿下来,就像要把同伴临死的场景从脑海赶跑,闭着眼睛轻轻摇头。

“在这个国家,大人也好孩子也好,不是打仗受伤而死就是饿死。两方面幸免一死的人就疯掉了。你们几乎所有的人都不晓得饿死是怎么回事。我们这里即使年龄和你们差不多的,长相也像七八十岁的老人。一天老好几年,因为自己吃自己体内的养分。”

“没人来帮忙吗?”SPEED 问。

“来的人各种各样。”对方睁开眼睛说,“但几年或几个月后就回去了,只留下面粉和毯子、药品。每次我们都觉得自己被抛弃了。也有人要好起来,教我们英语。可是都回去了。一切都抛开不管,就像一时心血来潮。后来一开始就以那样的打算同那些人打交道。尽可能从他们身上榨取大凡能榨取的东西,反正他们迟早抛开我

们回去。决不交心，也不再和他们要好。其中也有设身处地照看病人的医生，他一直住在这里继续医疗活动。村里的老年人把他尊为圣人，可是我不信任他。他有自己的国家，虽说住在这里，和我们的处境也有天壤之别。”

此人借给我和SPEED每人一张羊皮，当毯子铺在屋角躺下。他也同样躺下。本来累了，而脑袋却很清醒，怎么也睡不着。况且此人打的鼾声很吵。我开始对当枕头枕的口袋里装的东西放心不下。起始我以为可能装着面粉，但几次辗转反侧时间里，硬撅撅的感触让我耿耿于怀。于是悄悄打开袋口看了看：里面满满装着胡桃那样的植物果实。不硬，一股特殊味儿，像香辣调味料。

“没睡？”旁边的SPEED开口道。

“啊，好像睡不着。”

“鼾声又吵。”

“不错。”

我们低声笑了起来。

“怎样一个人呢？”SPEED问。

“这——”

“看样子不是坏人。”

“啊。”

交谈中断片刻。他重新开口：

“SOCKS和COOKIE怎么样了？”

“怕是够无聊的吧。”

交谈再次中断。看情形，SPEED 虽然把话题转向 SOCKS 和 COOKIE，但实际上是想让我谈 DIGITAL。而我也认为这个不能触及。

“说起 DIGITAL，”还是我先开口了，“那家伙在沙尘暴中惊慌失措的时候，一瞬间看见了 CUSTARD。”

“看见了？……怎么回事？”

我对没能看见那个场面的 SPEED 产生一丝憎恶。

“不大清楚，反正给人的感觉不好。”

“CUSTARD？”

“那家伙扑袭 DIGITAL 来着。”

我们再不开口。只有那个人的鼾声充满小屋。虽然盖着羊皮，但沙漠的夜晚还是很冷。

第二天早上要从小屋出发时，他叫我们把狗领去。昨天那条迎接他的白狗。

“这家伙好像凭气味就知道哪里有地雷。跟在狗后面走，可以避开地雷走到 Babel。”

“你不好办吧？”

“我暂时不做事。说作为交换是不大合适——希望把这个送到。”

他递过来的是一个玻璃球袋大小的小布袋。

“钱？”SPEED 接过布袋问。

“不是那种东西，”他这才笑了，“不过装的是对 Babel 的人来

说非常珍贵的东西。”

“那么珍贵的东西托付给我们能行吗？”

“信任不得？”

“不不，不是那个意思……因为走不到Babel的可能性也是有的。”

“所以说把狗借给你们。”

“那好，好的好的。”

“交给谁呢？”

“谁都可以。就交给最初遇上的人好了。那地方好像没有你我他的区别。”

我们离开小屋。狗把鼻子贴在沙地上走着，对我和SPEED毫无兴趣，时而抬起一条腿小便。我们像蟑螂一样跟在狗的后面。

“你觉得可以相信？”我对SPEED说。

“相信什么？”

“这条狗呀！如果真能避开地雷前进，那个人为什么失去一条腿安上古怪的假腿呢？”

“这——”

“还是不知道为妙，为了心的安宁。”

我边走边回想那个人的话。绿色大地因为长年战乱变成了黄色沙漠。很多人死了。现在我们走的沙子底下也可能埋着许多尸体。既然能嗅出地雷气味，那么也会轻易嗅出死尸气味。狗会避开尸体么？不，莫如说那家伙没准依靠沙子下埋的尸体气味专门在

尸体上面走。假如埋有尸体的地方没有地雷没有未爆炸的炮弹,那么我们就会由于死尸的奇妙恩惠而平安通过危险的沙漠。

狗行走当中似乎完全避过了地雷。塔确确实实一点点临近。最初看去像建在小山上,但临近一看,原来从远处看作小山的,其实是城墙的一部分。城墙外围是墓地,排列着不伦不类的墓:墓碑的铭文为阿拉伯语,却冠以十字架。墓碑之间茂密地生长着类似荨麻的杂草。狗从墓地中间穿过,朝城墙那边走去。

城墙是石砌的,比预想的高。一部分切削成马蹄形拱门,看样子是进城的入口。狗大模大样钻过拱门。我们也跟了进去。这时候,我也好 SPEED 也好,都已彻底信任了这条狗。

踏入城内的一瞬间,我们不由屏息敛气——沙漠正中赫然闪出绿洲,闪出百分之百的花木乐园。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广场中央笔直流过的水渠。渠宽大约大人可以跨过,两侧喷出的水交织着勾勒出纤细的弧形,一直连往正面的教堂或清真寺样式的建筑。水渠一带触目皆是水灵灵的绿色和五彩缤纷的鲜花。

水渠两侧有路,路旁井然有序的果树累累结着像是橙子的水果。人们在水渠附近悠然漫步,或坐在果园里到处摆放的长椅上歇息。形形色色的人种和民族看样子融在一起生活。虽然肤色和发色不同,但从每个人的面孔上很难看出属于哪个人种和民族。一个原因在于他们身穿的衣服。无论男女,脖颈往下全部用肥肥大大的麻布样的白布遮住,没有任何装饰。

狗沿着渠畔路一阵小跑,走进正面的教堂样建筑。塔宛如这

座建筑物一角冒出的毒蘑,高高刺向天空。有一处似乎是瞭望台或钟楼,顶部尖尖的,最上端立着一个十字架。塔和建筑物都是红砖结构,外观俨然中世纪的城堡或修道院。建筑物入口嵌着阿拉伯语徽章。

建筑物里面不妨说是砖的森林。圆形天花板以由抛物线形探出的拱墙从左右支撑着,其奇特的结构令人叹为观止,居然想出如此复杂的结构!仿佛只消从某处取下一块砖,整座建筑就会土崩瓦解。微弱的光线从高处小小的五彩玻璃窗泻下。房间尽头有一个仿佛祭坛的东西,上面点着许多蜡烛,摆着五颜六色的花。

祭坛横头有个不大的房间,似乎是塔基部分。一道阶差较小的石阶由塔内旋转着向上伸去。犬毫不迟疑地爬上石阶,我们在后面跟着上去。中途从扶手伸头下望,塔的正中是个空洞,螺旋状石阶活像菊石[①]的化石。不知上了多高,对高度的感觉已无从把握。转眼一看,已踉踉跄跄爬到钟楼那样的位置。钟已不见,唯有瞭望台空地留在那里。

绕瞭望台半周,狗好像终于找到自己的栖身之处。立柱后面铺一小块地毯,一个少女伸腿坐在那里。犬在少女身旁躺下。少女抚摸狗的脖子。

“SOCKS……”我和 SPEED 同时喊道。

“听不见的。”

---

① Ammonite,泥盆纪至白垩纪海生动物,已灭绝。螺旋状贝壳由数个中空壁室隔开。

回头一看，身后站着一个十岁左右的女孩。

“你是谁？”我问。

“没名字，”女孩说，“这里用不着那玩意儿。”

女孩从我们身旁走近SOCKS，递出一个装有东西的金属杯。SOCKS对女孩微微一笑，把嘴唇轻轻贴在杯上。

“眼睛看不见？”SPEED问。

“耳朵也听不见。”女孩回答。

“她什么时候在这里的？”

“很早很早以前。”

“骗人！”

女孩惊讶地回头看我。

“怪事。”女孩自言自语地嘟囔道，然后吹口哨叫狗。

SPEED战战兢兢凑近SOCKS，在她身旁蹲下。刚想把手搭在她肩上，又转念作罢。

“SOCKS？”

“不告诉你她听不见了么！”女孩摸着狗脑袋说。

“这家伙叫什么名字？”我打听狗。

“不知道。”女孩焦躁地说，“这里谁都没什么名字！”

“狗也？”

“羊也乌鱼也……你们也一样，不扔掉名字就要进坟墓。”

“坟墓？”SPEED问。

“城墙外有的吧？”

女孩准备领狗下去。

“啊，等一下，”SPEED招呼女孩，“有东西要转交，你也晓得的吧？”说着，取出牧羊人托捎的布袋。

“见到了哈基姆？”

“叫哈基姆？”

“哈基姆还没能扔掉自己的名字，正在苦恼。所以不能在这里和我们一起生活。”

女孩接过口袋打开。

“这么多！”她发出惊喜交加的声音。

“那是什么？”我问。

“Monade[①]。”

“吃的？”

女孩轻蔑地看着我：“你们什么都不知道啊。”而后对狗说，“走吧！”

“喂，等等嘛！”

“忙着呢。一会儿见！”如此说罢，女孩头也不回地领狗去了哪里。

我和SPEED连同SOCKS剩了下来。

“糟糕！”我绝望地低声嘟囔，“果真看不见了？”

我在SOCKS正面蹲下，在她眼前摇手。但她眼睛只是空漠地睁着不动。

---

① 法语，意为“单子”、“单纯实体”（哲学认为构成宇宙的单位）。

“她是自己不要视力的，以便可以不看不想看的东西。”

回头看说话的人，见一个老人拄着拐杖站在刚才女孩站的位置。老人头缠白色穆斯林巾，留着山羊胡。

“好比这沙漠，”老人继续道，“春天来了也好夏天到了也好反正战争不断，收获的季节遥遥无期。以致季节也不耐烦了，不再转来。如今就像卧床不起的老人，只是静等战争过去。连年兵荒马乱，无论人还是地都要沦为沙漠。”

“你是哪位呢？”我问。

“你目中所见之人。”老人坦言回答，“想要扔掉自己的国家自己的名字之人聚到这里，想要抹消自己足迹的人们……不能抛弃虚荣之人只管去白老雕那里好了。”

“白老雕？”

老人并不回答，兀自说下去：“在沙漠里，国籍没有意义。沙漠不是某个人的，绝不能据为己有。不管怎么画线，沙尘暴一来，亮天时国境就被埋在沙子底下。”说罢笑了起来，随即大咳不止。

“她是我们的朋友。”SPEED 申辩似的说。

“地球上存在不是朋友的人吗？”

“她什么时候开始在这里的呢？”这回我问了一句。

“自古以来人就在沙漠里思索时间。”老人把话岔开，“所谓时间，即是自己的心影……过去和未来都是我们的心如云絮一样变换形状投在地面的影子。过去是现在的记忆，未来是现在的希望，现在是无限的。”

我猜想，没准也有痴呆老人聚集在这里。反正得对 SOCKS 想个办法，但如何是好呢？想问 COOKIE 的情况，但她眼睛看不见、耳朵听不见，无可奈何。SPEED 也抱臂沉默。

过了一会儿，石阶上方骚动起来，旋即哭着下来一个留平头的白人年轻男子。

“谁帮我止痛啊？”男子边哭边喊，“痛、痛死我了，全身就像被打进了粗钉子，四分五裂，眼看就要消失了、没了。”

“他是最近刚来这里的。”老人对我低声介绍。

“有病？”SPEED 问。

“关节炎。”老人回答，“只是，疼痛的真正原因来自变本加厉的怨恨情绪。他为此遭受痛苦。鸦片也好吗啡也好都不管用。”

“如何是好呢？”我问。

“啊，看着好了！”

男子扑也似的拉起 SOCKS 的手。她顺从地把手伸出，轻轻点了几下头，像结冰的湖面稍稍解冻一样微微一笑。于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男子的哭声渐渐变小，少顷只剩下抽噎，最后完全停止。此刻，男子双手握着 SOCKS 的手，闭着眼睛，仅仅双肩随着粗重的喘息一上一下。

“她所见到的、听到的、感到的全部流进他的体内。”老人解释说，“沁入骨髓，温暖关节，缓和疼痛。”

男子的呼吸完全平稳下来。其后也握了一会儿 SOCKS 的手，忽然吐出一口长气，放开手，站起身，直接去了哪里。

"SOCKS 治愈了男子的痛？" SPEED 问。

"治愈这东西，较之回答，更接近于问。"老人又说起没头没脑的话，"目的在于思考神与无限。"

老人往 SOCKS 那边瞥了一眼，悄然走下石阶。只我俩和 SOCKS 剩下。

不知何时，塔内昏暗起来。城墙前方，可以看见广阔无垠的沙漠。西斜的太阳使得沙子的表面宛如三棱镜闪耀着极其绚丽的光彩。再过一小时太阳就将完全沉下去。想到这巨大的空间笼罩在黑暗之中，我感到一股深不可测的恐怖。

"你怎么看？" SPEED 突如其来地问。

"看什么？"

"这个世界嘛，"他仰望尚有余晖的天空，"SOCKS、COOKIE，以及 DIGITAL。"

"先说你怎么看！"

SPEED 沉思良久。

"我认为'空镜头'像是网络上哪里一个网站。所以，当 COOKIE 出现、坦白 DIGITAL 是他自己的时候才相信了那家伙的话。这样，一切都可得到解释，我想。"

我默默催他说下去。SPEED 继续下文：

"就是说事情是这样的——最先分别出现三条线路，即我的线路、COOKIE 和 SOCKS 的线路、COOKIE 和水虎鱼的线路。其次，

三人把 COOKIE 作为服务器与其相连,恰如把某人作为主持人玩联机游戏一样。这样,我们三人都不知不觉之间被巧妙地诱导进入'空镜头'这个网络游戏之中。COOKIE 使用意识下诱导软件一类东西使我们进入游戏系统——他本人也这样说来着。不料,情况从 DIGITAL 出现时变得莫名其妙起来。"

"莫名其妙?"我不由反问。

"说到底,DIGITAL 为什么出现?本来没有出现的必要。"

"程序不就是那样子的么?"

"还记得'快去门德拉'吧,DIGITAL 说他把'空镜头'程序彻底转移到'快去门德拉',以避免黑客随便进入。而且,若不突破'快去门德拉',DIGITAL 本身也无法使用自己的程序。这样的他为什么出现在'空镜头'里边了呢?"

"或者一开始就信口开河?"

"那是何苦?"

"听 COOKIE 说的时间里我总觉得有些蹊跷。"

"上次你也这样说了吧?"

SPEED 像回拉记忆链条继续说道:

"一到关键地方,他必定把话岔开。起始不解其故。后来忽有所觉:他所以这样跑题,大概是为了让我们远离什么。"

我等待他说下去,但 SPEED 就此缄口不语。

"不大明白啊!"我无奈地说罢,往依然纹丝不动的 SOCKS 那

边看去,"可是她是怎么回事?为什么成了凯勒[1]?为什么先于我们来到这里? COOKIE 怎么样了……"

此外也好像有一百个疑问。这时,SPEED 忽然想起似的开口了:

"试试看吧。"他静静拉起 SOCKS 的手。

"喂喂,要干什么?"

SOCKS 略略吃惊地抖动一下身体,旋即似乎有所领悟,乖觉地伸出手去。

"你那可是性骚扰哟!"

"你也同样试试看!"

"合适吗?"说着,我也伸出手。

她的手很软,有一种隐约的温煦。

"喏!"SPEED 把空着的那只手伸过来。

"什么?"

他不由分说地紧紧握住我的手。

"啊唷——"

"别出怪声!"

"可你……"

"或许闭上眼睛好些。"

搞什么名堂?

---

① Helen Adams Keller(1880—1968),美国女作家、社会公益事业家,两岁失聪、失明、失语。以顽强的毅力读完大学,毕业后终生从事残疾人的福利和教育事业。

“什么也没发生啊……”

“安静！”

主导权现在完全掌握在SPEED手里。也罢，我想。就算什么也不发生，也还是得以同女孩子手拉手。手拉手这东西说起来就像在台式电脑上进行多功能操作似的。我在心里窃笑，将“SPEED”这一图标扔进垃圾箱，继而双击“SOCKS”。关于她的程序迅速打开。刚开始决定从周边进入：她的头发、耳朵、脖颈、手臂、肩膀，接下去是小小隆起的胸……好了，大举进攻！白皙而光滑的腹部，因是哺乳类自然肚脐，下面……噢，阳物是泌尿器来着？

体内有一种热乎乎的东西穿过，如强风吹过沙漠。突然，我对SOCKS产生强烈的亲昵感，很想——并非出于猥琐动机——把脸贴在她脖子上，紧紧拥抱她的身体。我觉得自己坚强起来，或者说好像长大了。体内的能量似乎多得无法控制。这大概因为它是从SOCKS身上顺着手腕流进来的。流势越来越猛，汹涌澎湃，现在即使想松开拉住的手也松不开了。纷纭的念头以惊人的速度掠过我的心头，种种样样的情感相继涌起：欢喜、期待、欲望、好奇心……不不，每一种情感因为太强烈了，根本无法诉诸语言。它们犹如基本粒子，转瞬即逝。一切都以令人目眩的速度纷至沓来，使得我几乎昏厥过去。

全身开始发热。血液仿佛成了酒精，点火就能燃烧。简直要把我热死。而且空气不足，呼吸困难。无论怎么吸气，空气也到达不了肺叶底部。而若尽量大口猛吸，就堵在喉头呼吸不得。正当我

担心窒息而死之时，忽有大量空气涌入肺叶。

身体一下子变得空气一般轻，就好像从自己的体重当中解放出来。身体如风筝被牵引着升入高空。我想睁开眼睛，又怕睁开后失速。这当儿，SOCKS 用力抓紧我的手，像要阻止两相分离。她的手仿佛在说“还不到时候”。在完全乘风直上之前还不能睁开眼睛——似乎在这样告诉我。

此刻已变为近邻爱和博爱精神化身的我强有力地握紧 SPEED 的手，以便把他从垃圾箱里搭救出来。他也回握一下。噢……令人感动的一刻。如此说来，记得好像有人说过这样一句话：我们一方面想同他人保持距离，一方面害怕孤独。谁说的来着？说不定是我自己说的。别看我这样，我也算是知识分子。可是，我是谁？反正，也罢……噢、噢噢噢……这个图形和什么相像。对了，是生物公害的警示标志，微生物危险等级 4，是那家伙。那么说，这里是热点地区？

睁开眼睛，我们已飘浮在空中。月光反射在沙漠的沙子上，银色鳞片闪闪烁烁，仿佛游动的鱼群，感觉妙极了。一切都妙得无法形容，世界也好在那里生活的人也好。我可以明确感觉到他们的存在。他们围拢着我，和我同呼吸，给我以帮助。有什么充满我的心并且溢出。在心间往来的一切对于我的心都过于巨大了。

左右展开的臂下觉出一股旋转的热风。红色的砖塔在眼下显得很小。目力所及，沙漠横无际涯，在远方同染成橙色的大海融为一体。三人的身体连成一个圆圈在空中飞翔。我们犹如奋不顾身

的跳伞运动员在沙漠上方盘旋不止。进入上冲气流以后，身体像被撕裂一样向上升腾。

一种强烈的胜利感油然涌起。蓦然，我想起空手道比赛。当然有信心获胜。套数了然于心。对方想必先朝我头部飞捣一拳，而后在我出右手之前反击我左中胸以定胜负。哪有那等便宜事！我未开手出击，而因势利导袭其右上胸，一鼓作气逼其就范……怎么回事？原来高度急剧下降。我拼命恢复姿势。不行、不行……不得了！塔迅速接近，如此下去势必相撞！SOCKS 呢？SPEED 呢？不知道。我闭上眼睛，但身体加速下滑。

响起玻璃碎裂之声。乘客发出惊叫。伴随着强烈的冲击，几个人被重重摔在地板和天花板上。数不胜数的鞋、皮包和餐具等在机舱里飞来飞去。它们四下乱撞，声如风暴。舱内所有物件融为黏糊糊的液体开始流淌。突然，前面腾起火焰。惊人的压力把身体压瘪。剧痛袭来的预感、一瞬间的恐怖、身体四分五裂，以及黑暗……

屁股下面感觉出硬邦邦的石板。多么沉重啊，我的身体！石板险些被自己的体重砸烂压碎。睁眼一看，SOCKS 趴在地板上。有气呼出，想必睡着了。SPEED 双腿前伸，茫然若失地凝视前方。

“不要紧？”我打招呼。

“想起来了。”他喃喃低语。

“想起什么？”

他许久没有回答，而后仍以怅惘的眼神说道：

“那伙人进机舱来了，拿着刀。他们用细绳那样的东西把乘务

员的手绑了起来……想起来了。”

“什么意思？”

“我们卷入事故了！”

“什么事故？”

SPEED 默不应声。此刻我想起了曾如电影镜头一般掠过脑际的情景。

“救救 SOCKS！”SPEED 说。

我们同时看她——躺在毛毯上深深发出睡息的 SOCKS。

“她在这里做好事。”

“你莫不是知道什么？”

他再次沉默。但转头看时，我恍惚觉得他的脸变得透明起来。

“喂喂……”

“事情发生在地铁站里。”SPEED 蠕动轮廓变薄的嘴唇断断续续地说，“和 SOCKS 找出站口的时候，在地下通道遇上一个清洁工。他问我们是从外面来的吧。我把他说的‘外面’理解成地铁站外边或地上。现在想来，他说的‘外面’可能是别的意思。”

SPEED 就此打住，不再出声，似乎有什么很难想起。

“最好别说太多了。”我说。

他点头，似想微笑一下。但那微笑如五等星或六等星那样难以分辨。

“她的事，交给你了。”SPEED 拼出最后气力说道。

“放心，包在我身上。”

SPEED伸出手。我刚要拉他的手，不料我的手竟从他的身体穿了过去。SPEED即将消失在星光之中。尽管如此，他仍拼命移动视线，看样子终于找到了躺在地毯上的SOCKS。但我已无法判断SPEED的眼睛是否真正看见了她。他想说什么，却已无法说出。我勉强能做的，只是目睹他逐渐消失。SPEED静静地消失了。而且……彻底消失了，连在此存在过的余温都没留下来。

这天夜里发生了一件离奇的事：睡着的SOCKS口中好几次发出不成话语的叫喊，就好像有什么附在她身上。既像呻吟、又像啜泣、又像嬉笑——这样的叫声炸裂一般撕开夜晚的空气，回荡在冷飕飕的沙漠。接着，SOCKS像球一样蜷起身体，"哇哇"哭了起来。我揉搓她的背。揉搓时间里她发出深沉的睡息睡了过去。我也开始迷迷糊糊打盹。中间醒了好几次，察看躺在旁边的SOCKS的动静。

天快亮时，SOCKS身体颤抖，头在地毯上急剧滚动，活像她本身要鼓破自己的肉体出来。片刻，长长叹息一声，倏然睁开眼睛。

"水虎鱼呢？"

"在这里。"

"SPEED呢？"

我摇头："那家伙消失了。"

"真的？"她似乎对此已有预料。"去远处来着。"SOCKS以仿佛追寻已逝之物的语气说，"可我自己也不知道去了哪里。只觉得

一直离开自己的身体……”她的语声虚无缥缈，似乎同说话的本人不在同一地方。但在继续讲述当中，声音一点一点复原。“好像去了和这里不一样的世界。看见了各种各样东西，听了各种各样事情。可是现在什么也想不起来了。”

“反正回来就好。”

“嗯，”她这才看我，“能回来就好。”

“最好先休息一下。”

“渴了，能给我喝点水？”

“啊，水么……”

SOCKS 躺的地毯旁边放着昨晚那个女孩拿来的杯，里边还剩有一点水。

“喝完了，再去打来。”

“谢谢。这就足够了。”

之后我们聊起两人分开期间体验的事情。SOCKS 说 COOKIE 的消失，我说 DIGITAL 如何遭遇 CUSTARD 的扑袭。看来，两件事是在两个地点几乎同时发生的。而将在两件事联系在一起时，SOCKS 好像得出了一个答案。

“COOKIE 从一开始就在这里来着，”她难过地说，“和我们同样被‘空镜头’控制住了，但他不愿意让我们觉察这一点。于是造出 DIGITAL 这另一个自己，试图让‘空镜头’看上去像他自己制作的游戏软件。”

“等等，”我不让她匆忙下结论，“不按部就班说听不明白的。

COOKIE 的情况再说得详细些可好？”

“COOKIE 觉察出了 CUSTARD 干的勾当。”她逐一咀嚼自己话语似的说，“为了掌握确凿证据，故意继续装出受骗上当的样子。并且终于决定在外面同 CUSTARD 见面。”

“为什么不求警察呢？”我插嘴道，“何苦冒那样的危险独自解决呢？”

“大概是想抓住充分证据后再跟警察联系。既然要对警察说 CUSTARD，那么势必网上的事全部讲出——怕是不情愿那样做吧。想必他觉得那样做就像把自己珍惜的东西出卖给了大人们。”

“这倒可以理解……”

“如果 CUSTARD 的事是 COOKIE 的神经过敏，那么就成了出卖伙伴，是吧？”SOCKS 像是代为表达 COOKIE 的心情继续道，“我想他是担心这点的，所以才想实际见面获取确凿的证据。”

“然而 CUSTARD 意识到了，那家伙对 COOKIE 设了圈套。”

“呃——有可能。”

两人半天没有开口，沉闷的时间慢慢流动。我挤话似的说：“那么就是说，我所见到的，是在网外……即在现实世界里实际发生在 COOKIE 身上的事了？”我在脑海中推出那个鼓出肚皮的令人怵然的男人。“一塌糊涂！”我有气无力地嘟囔一句。

我知道 SOCKS 正拼命忍着不哭。但泪水自行涌满眼眶，滴下略带红晕的脸颊。她哭了很久，无声地流了很多泪，就像要把悲痛憋在心里。

“不出去一下？”等她稍微镇静下来，我说，“呼吸一下早晨的空气振作精神！”

我们沿着有喷水设施的水渠一侧行走。水渠两旁栽的花已经绽蕾。刚刚升起的太阳开始照在果园的果实上。人们一如昨日在路上悠然散步，或坐在长椅上休息。

SOCKS若有所思地低头走路。说完COOKIE后一直没再开口。我想起来到塔时老人说的话，他说SOCKS是为了可以不看不想看的场面、可以不听不想听的事情而失去视力和听力的。所谓不想看和不想听的，没准是COOKIE的情况，是她亲眼看到、亲耳听见的COOKIE的人生最后时刻。因而她关闭了知觉，在那里等待我们到来。

路的另一侧，昨天照料SOCKS的那个女孩就正在遛那条白狗。我料想对方肯定主动打招呼。可是她没注意到我和SOCKS，径自走了过去。

“Lucky……”SOCKS低声自语。

“指什么？”

“哪里。”她困窘地微笑着摇头，“看见走过去的女孩领的狗，我想起了COOKIE的话。他说小时候养了那样一条白色丝毛狗，狗的名字叫Lucky。”

我止步回头，晨光中，我看见朝塔那边走去的女孩和白狗的背影。

“怎么了？”SOCKS 显出惊讶的神色。

“是那条狗把我和 SPEED 领来这里的。在沙漠里丢了 DIGITAL 之后，遇到了一个牧羊人。他让我和 SPEED 住在小屋里。我们说要去 Babel，他把那条狗借给了我们，说跟在狗后面走不会踩上地雷。”

“原来是这样。”

SOCKS 看了一会儿女孩和狗走去的方向。然后指着果园里放的长椅说：“在那里坐一下吧。”

她重新说起 COOKIE 养的那条狗，说他一边叫狗的名字一边消失不见了。

“COOKIE 说从一开始就在这里了吧？”我问起自己不能释怀的事，“那是怎么回事？你可有想得起来的什么？”

SOCKS 眯细眼睛望着射在树梢上的阳光，思索良久。然后说出这样两句话代替对我的问话的回答：

“因严重事故或病患而一度濒死之人事后述说自己的体验——这种事是有的吧？”

“你是说临死体验？”

她点头继续：“例如在开满艳丽花朵的原野里一直走到河边。河对岸有个容貌漂亮的女子或去世的双亲招手。刚要过河，有人喊名字叫住。那个人虽然想过河去去对岸，但由于听人说不能过去而转念折回。不久，梦醒了，舒了口气。”

“后来呢？”

“这是最初发生的事……最先发生在我和你和SPEED和COOKIE四人身上的事。”

我明白了SOCKS要表达的意思。但我不愿意去那边。我觉得她就是从河对岸招手的美貌女子。

“不过SPEED说‘空镜头’像是网络哪里一个网站!”我拿出敷衍的办法,让已经不在的人帮助自己,“他说以COOKIE为主持人,首先分别做了三条线路。之后,大概是COOKIE把我们诱人‘空镜头’,使用什么什么软件。”

“恐怕全都是后来剪辑的记忆。”她以怅怅的声音说,“我们的记忆就像电影胶片,已经剪辑得跟实际拍摄的顺序不一样了,并且将经过剪辑的东西当作自己的过去。可是真正顺序不是那样的。来到这里是起始,我和你和SPEED和COOKIE四人。”

“这里、可是指‘空镜头’?”

“准确说来,我想那恐怕也是后来补充上去的——为了掩盖这里究竟是怎样一个地方。”

如果可能,很想说点别的。这个不想再谈下去了。此前谈过的,恨不得忘得一干二净。可是我们似乎已经走上了既定的轨道。SOCKS继续道:

“COOKIE一个人在原野上走的时候我问了他:假如这是游戏,那么有没有‘结尾’? COOKIE提起他父亲想蒙混过去。但现在想来,或许那时他已经透露了重要的暗示。不晓得自己为什么在这里,而自己却在这里——COOKIE这么说来着。当我们得知置身这

里的真正缘由时,我们恐怕已经不能在这里了。所以他才企图用‘空镜头’啦 DIGITAL 啦等种种东西不让我们了解真相。”

“SPEED 也说过差不多同样的事情。他说 COOKIE 总在关键时候把话岔开,大概是为了把我们从某种东西那里引走。”

“我认为 COOKIE 是千方百计争取时间,以便给我们找到机会。”

“机会?”

SOCKS 看着我的眼睛停顿一下说:

“获得救助的机会、不消失而从这里生还的机会……”

此刻我们面前有一个可怕的假设。无法躲避。或否定或接受,二者必居其一。

“能讲一下 SPEED 消失时的情形?”SOCKS 说。

“三人在天上飞时的事可记得?”

“指的什么?”

“糟糕!”

“反正说说看!”

“眼睛和耳朵不好使时的你,能够使用类似神奇魔法的东西。我和 SPEED 拉你的手做了这样一个圆圈。结果,不知何时飞上天空,三个人一圈圈盘旋着……”讲着讲着我觉得很有些傻气。无论如何很难认为实有其事。“啊,叫你信你怕也不信。”

“我信。”

“噢……是吗。”我振作起来继续说下去,“不料,中途情况变得

不妙,高度急速下降。注意到时,我和SPEED已一屁股坐在石头地板上,你躺在毛毯上面。也就是说,三人都以原来的姿势位于原来的地点。"

"那么往下呢?"

"当时他好像想起了什么,比如飞机什么的。"

"那么说,从一开始他也说过类似的话,"SOCKS似乎终于心有所觉,"在地铁站见到的时候,记得他说是坐飞机来的。"

"那,就是说是想起当时的情形了!"

"其他的?"

"好像卷入一场事故。"

"什么事故?"

"详情不知道。那家伙说话总那么吞吞吐吐。不过一瞬间感觉上好像他的记忆流入了我的脑袋——似乎是坠落时的机上场景。"

SOCKS好半天没有开口。我好像既想听又害怕听她的结论。她朝我这边转过脸。

"这回清楚了,"SOCKS以平淡的声音说,"COOKIE的消失是在他想起遭到CUSTARD袭击的时候。而SPEED是在他想起卷入飞机事故时消失的。就是说,两人都是在得知自己位于此处的真正缘由时消失的。这里意味着:或抵达真正的缘由,或抵达真正的死。"

"你是说,所以COOKIE灵机一动,编造了DIGITAL和'空镜头'这种假名堂推迟我们抵达真相的时间?"

平时自然一笑置之,现在则不能。笑后到来的,说不定是几乎令人发疯的恐惧。

“那么说,我们已经死了?”自己的问话已不具现实性。

“不清楚,”她微微摇头,“不清楚死了是怎么一回事。我们还没完全死掉。倒是距死近在咫尺……大约是类似生死之间那样的场所。否则,COOKIE 和 SPEED 的消失就无法解释。”

无法相信,也不想相信。若是做梦,希望醒来;若是游戏,已经足够了。

“那么,他们为什么没有消失呢?”我看着路上行走的男女说,“至今仍滞留在这里不是够奇怪的?假定这里是生死之间的世界……那么或不久生还,或完全死掉,非此即彼,对吧?”

“那些人全都没有名字。”

“就因为这个?”

“他们不过是‘数字’罢了。所以不得不滞留在这里。”

至于这值不值得羡慕,我想不明白。

“反正动身吧!”我站起身说,“不管怎样,这里不是久居之地。我可不愿意在这种地方静等消失。”

我们从与来时相反一侧的小门走到城外。触目皆是花圃。我想起从 SOCKS 口中听得的临终体验,心情有点不悦。倘若美貌女子出来,很可能毫不踌躇地折身返回。

“罂粟花。”她说。

"那不是毒品原料么?"

沙漠那边吹来的风已彻底暖和下来。带有干草味儿的空气描绘出肉眼看不见的花纹在花圃上方盘旋。一只野鸟"扑棱扑棱"从附近草丛中飞起。鸟是灰色的,比鸽子稍大。野鸟把温暖的空气满满裹在羽翅内侧,在澄澈的天空中向城里方向飞去。

"总觉得有点奇怪,竟然不知道自己要死的缘由。"我以目光追逐鸟飞的轨迹说。

"想起那个的时候,我们恐怕也会消失不见吧。"她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

"还有一点不明白:为什么四个人连在一起?假如我们处于行将死去或者说半生半死的状态,那么我们四人连在一起是因为什么呢?"

"这么考虑怎么样:四个人全部因某种原因——比如受伤或得病——而奄奄一息,而哪里有一处医院的集中诊疗室,我们或许躺在相邻的病床上,于是得以连在一起。"

她话语中不经意地使用的过去时,使得我再次想起 COOKIE 和 SPEED 的不在。

"总而言之,是感觉迟钝、脑袋不灵的家伙剩下来喽?"

我以开玩笑的语气看 SOCKS 的脸。她的脸上看不出是迟钝还是机敏。目光相遇时,她微微一笑。

走过花圃,接下去是草原。杂草中开着五颜六色的小花,蓝的黄的白的紫的,全是素雅的花朵。

“采几朵来。”

“COOKIE 这人是谁呢？”我对着她采花的后背问。

“什么意思？”

“如果能活着从这里回去，我想表示一下感谢。或许他本人已经死了，但至少要去墓那里献献花什么的。毕竟人家想救我们来着，为此虚构了‘空镜头’这样的东西……而我却对他说了那么不中听的话，多少有些内疚。”

SOCKS 的后背似乎沉思片刻。而后停下手说：

“我想 COOKIE 自己也想获救的。他本能地嗅出了危险，从而写了一个程序以便使自己避开百分之百的死。”

“动机另当别论，反正我们能活到现在是托了 COOKIE 的福，是吧？”

“那是的。不过，不过关于‘空镜头’，与其说是谁制作的，怎么说好呢……大概我们之间有类似无意识的爱心什么的吧。是它制作了‘空镜头’这样一个不是生也不是死的世界，我觉得。”

我想了一会儿说：

“是啊。这么认为，好像涌起了希望。而且这么认为，任何人都不至于有意见。”

蓦然回头，好像有人在哪里听我刚才的话。当然谁也没有。唯独不知名的草在风中摇颤。

“如果我先消失，能想起我？”她依然边采花边说。

“说什么呀！”

她停住手，意外似的回过头。

“不能想起？”

“啊，不想不想。所以别消失！”

SOCKS缓缓站起，把刚刚采下的花递了过来。

“给我？”

“请。”

我心里又重复一遍：别消失！绝对别消失！我很想向什么祈祷，却不知该向什么祈祷。于是转而这样想道：死的理由千千万万，但生的理由很难找出。有的家伙自以为是地找了出来，可我想那是不对头的。生不需要什么理由，死则有可能需要理由。因为我和SOCKS仍活着，仅此一点就似乎是小小的奇迹。

我们在紫色的小圆花如音符一般摇曳的地方行走。远看俨然白色山冈的地方，近看则是白色的野花。我们踩着像是蒲公英的小花走着，又走过一片形似大波斯菊而颜色略有不同的粉色野花盛开怒放的地方。

继续前行，草丛深处藏着一台转盘式黑色电话机。发现它的是SOCKS。

“这样的地方哪来的电话机呢？”

我想起DIGITAL说的话。

“这东西怕是终端接线器。”

“你看能用？”

“没准能和SPEED和COOKIE说话。”我当然是当玩笑说的。

随后调皮地拿起听筒贴在耳朵上："喂喂，SOCKS，听见了么？"

她稍离开一点儿站着微笑。

"那边天气怎么样？"遥远的声音传来。

龙也，挺住！

通话中断。

"喂喂、喂喂……"

没有回音，电话彻底死去。

"怎么了？"SOCKS 诧异地问。

我茫然立起。

"没有什么。"

我边走边思索刚才的电话。声音无疑是母亲的，母亲在呼唤我的名字。连着呢……这个世界的确被死严重污染，但仍有一根细线同生相连。我想把这点告诉她，可是，如果线是我专用的呢……如果没有她用的线……

"是什么呢？"走在前面的 SOCKS 止住脚步。

"见到什么了？"

"喏，这个！"她指着脚下。

我什么也没看见。正往她跟前迈步时，陡然卷起一阵风，把原野的花草卷上天空。与此同时，SOCKS 的身体像水花一样溅开，从我的视野消失了。一瞬间，我发现一列客车从铁路上驶过。恰如空间裂开一条缝，列车倏然出现，在我和 SOCKS 相距数米远的中间地带疾驰而过，消失不见。

她的身体仿佛久久停在空中。而后勾勒出舒缓的抛物线，如草帽一样轻飘飘落在草上。我朝倒地的 SOCKS 扑去，急切切扫视她的全身：颜、手、腿……

“没有消失。”

SOCKS 睁眼微笑。

“那是我的记忆。”她说，“两人在地下通道走的时候，SPEED 讲了他做的梦，梦见地铁站发生事故，许多人正在死去。那是我的记忆，而由 SPEED 替我保管，为了保护我……”

“别想、别想起来！”我再一次确认，确认她哪部位也没有消失，“走吧，能走吧？”

SOCKS 轻轻点头。我拉过她的手。

“可去哪里呢？”

“去能活着回去的那边就是。和 SPEED 讲好了，讲好把你平安领回去。”

“我不知道自己是谁了。”

“我知道。我一定把你领回去，放心！”

SOCKS 若无其事地以自己的气力在我身旁移步。

“花，枯萎了！”她看着我手中的花束说，“本来刚刚采下。”

“这里热嘛！”我没来由地仰首望天。

“说点什么！”

“说什么呢？”

“说你住的地方。”

“我住的地方，光是人多，脏兮兮的，毫无可取之处。只偶尔西边的天空挂有漂亮得不得了的火烧云。可是，再漂亮的火烧云也不能据为己有，终究不过望着觉得漂亮罢了。不一会儿火烧云消失了，再不能看到同样的火烧云……”

话就此卡住。很想传达什么，却传达不出，唯独焦躁留在胸口。不觉之间，两人都停住脚步。

“SOCKS？”

“你回到那里去吧，”她缓缓回头，“回到有漂亮火烧云的地方。”

“一起回去。”

她凄然一笑，说：

“不能一起回去的。”

“为什么？”

“一方获救，必有一方消失——这里是这样的世界。”

“胡说什么！”

我再次确认她没有消失：手、肩、腿……

“听到小孩的声音了。”

“哪个小孩？”

SOCKS开始移动踉踉跄跄的脚步。

“我在地铁站救的那个孩子。”她头也不回地说，“地铁站发生了事故，很多人奄奄一息。如果那时不下车，我很可能脱险。但一个表情痛苦的小女孩走了过来，倒在了我面前。一个十多岁的女

孩……不能见死不救。"

"喂,等等!"

"瞧,就在那里。没看见?"

"什么?"

"小女孩。"

没看见什么女孩。SOCKS 指的那边,只是一望无际的原野。

"等、等等!"

这时,我发觉她前头的草丛中有什么在闪光。被草掩着看不清楚,但好像是流水。

"注意,有小河!"

那是一条宽约一米的小河。SOCKS 只顾目视前面,不自觉地迈出脚去。我以为掉下去了,不料她坦然从小河上迈过,没有落水的样子,仿佛从水面走过。

凑近一看,流淌的是果冻一样深绿色的水。从河宽来看,水量很多,由于看不见底,不知有多深。这时我看见了可怕的场景:一个和我们年纪相仿的女孩仰面躺在深色水里漂流,双目紧闭,脸色死一般惨白。

我朝已在前头走出十多米的 SOCKS 喊:

"别走,回来!"

SOCKS 应声回头,微笑着挥手。那笑脸上叠印出水流中的女孩的面影。我再一次窥看脚下流淌的小河,少女已经不见,而河床比刚才更宽了。

抬头看去,SOCKS 的背影出现在河的对岸:白衬衫、蓝牛仔裤。不知何时,小河已不再是小河,无法跨去对岸了,即使助跑也无法跳过。她去了,我想,她也像 COOKIE 和 SPEED 那样离去了。

“SOCKS!”

我冲着她变小的背影喊。声音传不到。此刻,她的身影已小如豆粒。河越来越宽,无数飞虫如烟似雾从中涌起。飞出水面的虫们在空中横冲直闯,不久仿佛聚在一根看不见的柱子周围形成龙卷风般的漩涡,直接向蔚蓝的天空扶摇直上。我恍惚被曳入梦中,呆呆注视虫们的圆舞。

蓦然眼看前方,本来应有 SOCKS 的对岸已全然没了她的姿影。河面愈发宽了,较之河,现在称作海更为合适。远处出现白濛濛的水平线。莫非那是 SOCKS 所去的世界?脚下传来涛声。滚滚扑来的波涛疯狂地打在脚下悬崖峭壁的巨石上,白沫四溅——我就站在这深渊的悬崖边上。

第六章　幸存者・・・

最先到来的是寒冷。似乎被注射器注入几支液体氮，全身的血管发出“咯吧咯吧”的响声一条条冻僵。寒流从手尖、脚尖向身体中心部位行进，最后抵达大脑。全身上下彻底冻透之后，继之而来的是疼痛。仿佛所有的骨头俱被折断，并被铁锤砸成粉末。剧痛已超越感觉，使他觉得那甚至是一种形而上的东西。又好像身陷“痛”这一噩梦之中。若能至少大声叫喊，或许可以多少好受一点。然而每要出声时，喉咙深处便被什么堵住，以致他只能像金鱼一样嘴巴一张一合。

即使在疼痛之中，也还是不由分说地被曳入睡眠。痛开始饱和，一瞬间什么也感觉不出。一如舞台照明灯落下，意识突然中断。觉察到时，处于十分黑暗的地方，黑得毫无道理。他想，这怕就是死

后的世界了。寂寞得令人发狂。感觉上就好像一个人孤单单置身于漫无边际的沙漠。

我想到北冰洋厚冰下栖息的鱼——蓝色的鱼从黑暗而幽静的海底慢慢浮上来,贴着覆盖水面的冰层游动。但在得知无法游出之后,吃惊地翻身掉头,再次游回黑暗的海底。如此反复时间里,体力渐渐耗掉,浑身麻痹,毫无所感,颤抖和疼痛也已消失,继而死去。

正在黑暗的水中休息时,听得有人叫道:

"水虎鱼!"

声音在水中穿行,终于送到似的传至他的耳畔。声音传来方向隐约透出光亮,大约是透过冰层薄些的部位泻下的阳光。他朝着光亮游过犹如黑冰洞的地方。光一点点临近。与此同时,他觉得有温暖的血液流进体内,那是一种仿佛舌尖舔血管内侧的痒痒的感觉。血流如活蹦乱跳的小鱼,新鲜亮丽,充满生机。温煦渐渐返回身体。从脚开始,逐步上移:膝、腰、腹,最后包拢全身。疼痛不知不觉地缓和下来。他像哭累了的婴儿重新堕入悠长的睡眠。

睡的过程里他有时听到自己的呻吟。有谁在远处呻吟。吵得人睡不着!他嘟囔一句,再次睡了过去。也有时听见脚步声。有人在房间里走来走去。来回走个不停的是护士?若有所思地缓缓踱步有可能是母亲。他想睁眼看个究竟,但直到最后也未能睁开。

"龙也……"

又有人呼叫。这回离得很近很近,和刚才那声"水虎鱼"不一样。随着反复呼叫,罩在他意识上的雾一点点散开。终于,他睁开

了眼睛。

他觉得自己睡了很久。至于为什么睡那么久，什么时候开始睡的，却怎么也想不起来了。感觉上，睡前睡后自己这个人好像截然有别。入睡前是一个人，醒来时成了全然不同的另一个人。数日的睡眠似乎把他这个人从头到脚变了个样。

首先，外观出现变化。每天早上醒来龙也都对着洗脸间镜子照自己的脸。长相彻底变样，这让他难以接受。左半脸完全变形。下颏塌陷，嘴唇不自然地扭歪着，就像脸是用黏土做的，而又在还柔软的时候被一拳打歪，就势凝结变硬。

美丑、好恶的感情渐渐淡薄。只是他至今未能习惯自己的脸。照在镜子里的脸，令人想到尚未完成的拼接画，缺东少西，却又找不到合适的填块。另一方面，又是一张背负某种过剩物的面孔。

说法是有些奇妙，但他的确以昏睡状态徘徊在生死的临界线。再没有那几天更让他感觉自己是“活着”的了 往后无论活多久，恐怕也不可能有那般强烈的体验。想到这里，龙也觉得自己一下子老了许多。

一天早上，他一如往常站在镜前时，他突如其来地往自己脸的正中狠狠给了一拳。镜子打了，拳头渗出血迹。他不明白自己何以如此。他对护士解释说是点滴支架碰的。镜子固然换了新的，但后来他再站在镜前时便有意移开眼睛。

可是重大变化似乎悄然发生在心里。意识恢复之后，龙也根本不开口了。无论对母亲还是对护士都一言不发。那般饶舌的少年完全缩入自己的内心，彻底沉默。却又不像是拒绝接受别人，仅仅像是忘记了语言。以动作示意的时候是有的，但不发出话语。医生解释说大概事故打击造成的一时性失语，主要是心因性的。至少很难认为是大脑的器质性损伤所使然。

作为本人来说，没有丧失语言的自觉。只要有意，任何时候都可以讲话。只不过时下上不来讲话的心绪罢了。作为证据，他完全可以理解别人讲什么，也能在心里做出应答。可是一旦要开口，就要拿出撬开石门那么大的气力才能点一下头。

向周围积极施加影响的意志荡然无存。对于身外之事，可以说没有一丝一毫兴致。回答针对自己的提问都让他烦不胜烦。如果可以，很想置若罔闻，很想佯装打盹。如今，他的知觉也好思维也好都已朝向自己的内心。

这无疑是事故后显而易见的变化，但另一方面，龙也认为这未尝不是本来的自己。似乎本来的自己以事故为契机从迄今装模作样的自己身上钻了出来。人生有变，在变化中持续。沉默说不定是确立崭新自己的一个台阶。不管怎样，自己正发生决定性变化这一实感是难以撼动的。他在心底确信自己是无法恢复事故前的自己的。

在走廊等地方行走，他有时不知晓此时走在何处。蓦然回神，

已不知不觉来到陌生的地方，其间夹有几分钟空白时间。

他从主治医生口中听得“Flashback”（闪回）之事——长期吸毒的人戒毒几年过后仍有时受困于幻觉和幻听之类。麻醉药也是一种毒品，其影响有时也会留下来，有的人甚至留下好几年。纵使本人以为忘了，身体方面也会记得。所以，出院后也最好暂时不要到危险地方去。站在水边和在车站里站在月台边缘也是危险的。

幻觉幻听？龙也对医生的解释有些反感。事故后，他全身麻醉做了手术。恐怕是那时所用麻药的关系。若有大量药剂流入大脑毛细血管，那么脑袋里什么都能发生。在医学上也许可以解释，遇上 COOKIE、SPEED 和 SOCKS 也好，同他们一起看见的东西也好……想到这里，龙也陷入深深的失落感之中。

夏天结束，秋意一天天浓了起来。西边的天空天天有火烧云，将医院的白色建筑照得红彤彤的。龙也逐渐喜欢上了一个人。每当他躺在床上怅然对着天空，天空便吸纳他的心绪——这种感觉总是把他带往一不晓得姓名二不知道来历的三人那里。他需要把他们铭刻在心，以免遗忘。他必须把全副神经集中在稍一懈怠都将趋于淡薄的记忆上面。

到了这个阶段，龙也开始对自己的沉默多少赋予积极意义。他认为：保持沉默，即是守护 COOKIE、SPEED 和 SOCKS。龙也害怕由于同“此侧”世界的人某某说话而使得自己心中保持的本真性、同伴存在的本真性变得稀薄起来以至不久消失。“他们”在龙也心中已经失去了气力。这固然是个奇妙的理由。然而以如此想

法不断保持沉默，对于他来说则是比日常习惯更有分量的类似清规戒律的准则。

快出院时的一天，三个少年在母亲模样的妇女的陪伴下来到医院。龙也觉得长相在哪里见过。但记忆已经遥远，雾罩云笼一般依稀。一同来的还有几个男人，却不像是少年们的父亲。奇妙的是所有人的表情都很僵硬。

其中一人自称是少年们就读中学的校长，接着他对龙也和陪伴龙也的母亲表示慰问。然后三人来到病床旁边，全都低着头不抬起来。母亲们稍离开些伫立不动，担心地注视着事情的进展。校长催促少年们说点什么，然而他们依然迟迟不肯开口。

龙也的母亲走到一个少年跟前，猛然打他一个嘴巴，“啪”——令人不无惬意的声音在病房回响开来。

“你们这些卑劣的家伙，”龙也母亲声色俱厉地说，“三个人欺负一个人，那也算是男人？”

她一边不住口地说着，一边猛打其余两人的嘴巴。三人脸也不抬，任凭击打。三人母亲模样的妇女低下头去，以免视线接触不愿看到的场景。校长等男人们紧绷着脸，默默注视不无亢奋的龙也母亲的行动，全都一动不动。

“这孩子死了怎么办？”龙也母亲带着哭腔继续道，“你们都要因为伤害致死罪进少年教养院！”

简直是电视剧，龙也心想，就在眼前上演起来，似乎没了现实

感,仿佛发生在遥远的世界里。

少年们回去后,龙也一个人爬上医院的楼顶平台。上面排列着住院患者用的晾衣竿,忘收了的衣物在竿上摇来荡去。从海那边吹来的风从晾衣竿之间穿过。那随风翻舞的浴巾的白色在昏黄的夕晖中格外醒目。

"过去,这里也可采海苔来着。"语声的主人是一个坐在褪色长椅上的老人,他在医院发的睡衣外面套了一件棉坎肩,悠然自得地喷云吐雾。"涨大潮日子,潮水一直退到海湾孤岛那里,这带全是赶海的人,相当热闹着咧!"

平台上只有老人和龙也两人。老人看样子还想说什么。龙也则想撤离了,兀自望着火烧云。

"原来的海岸线一直在陆地那边。喏喏,现在有国道通过吧,国道的另一边一直是海来着。"老人似乎没有介意对方的沉默。

龙也把视线投向曾是海岸线的国道一带。往昔的面影荡然无存。国道的另一边是在填埋地上建成的高层公寓群,再往前是高架式高速公路。穿过高架路,是排列着仓库和集装箱停放场的码头,码头前面才是海。上小学时,曾和同学去码头钓鱼。回到家递出钓来的鱼,母亲蹙起眉头:鱼肚子淌出许多黑淤泥,臭味沾在剖鱼的母亲手上,怎么用肥皂洗也洗不掉。鱼水煮后给狗吃了。

"海已经死了。海死了,我身上就长出很多癌。"

老人把仍有长度的香烟投进脚下空罐里,烟头浮在因尼古丁

变成褐色的水上。

“在这里吸烟,可以不时吸出海潮味儿。”老人站起身说,“尤其傍晚。”

龙也对着徐徐吹来的风抽了抽鼻子。没有海潮味儿。医院烟囱的对面,横亘着被夕晖染红的天空。龙也想起向 SOCKS 讲火烧云时的情形。那时自己道出的话语跑去哪里了呢?和 SOCKS 一起消失了不成?想传达却未能如愿的焦躁感至今仍留在心底。

他一人在天台上一直待到寒冷让他无法忍耐的时候。天空一点点褪色,最后格外绚丽地红了一下,周围迅速变暗。

龙也出院已是仲秋时节了。回到家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在网络公告板上发寻人广告。为了收集情报,他还输入浮上心头的关键词进行检索,但没得到有用的提示。针对广告板广告的回音也没有——除了“祝贺你成为当选者”和“如果不给克罗地亚的某某人汇款将有不幸降临到家人头上”等若干留言。于是他不再碰电脑。

曾几何时,他觉得只要坐在电脑前一动鼠标,即可接通全世界所有素不相识的朋友。甚至觉得只要移动鼠标反复链接,就能在茫茫宇宙间彷徨。然而对于现在的他来说,那似乎成了寂寞场所的寂寞作业。素不相识的人仍然只能是素不相识的人。在那里结交的友情,说到底不过是经过电气处理的神经刺激罢了。无论用多么高级的主机都哪里也到达不了。纵然可以实时看见南极基地周边的状况可以显示火星表面的精密图像,也不可能到达除了自己工作

站以外的场所。

他无奈地思索此刻位于此地的自己。那是一种极其虚幻、极其轻佻的感觉。环绕自己的现实仅仅因为一瞬间发生的事便面目全非。永恒之物概不存在。所有的东西都瞬息万变,不会以同一形体返回。即使自己以为返回到同一场所,实际上也肯定缺了什么少了什么。这就是与电脑不同的地方。弄糟了弄错了也无法复位,只能将错就错。

耽误的功课在家一点点补了回来。学习一点儿也不难受。莫如说若不维系在这种机械式作业上,自己就有可能跑去某个奇妙的地方。从那时开始,龙也深更半夜独自上街走来转去的时候多了起来。已经不再像以前那样站在书店里看书或在游乐厅消磨时间了。只是漫无目标地在秋风萧瑟的街头闲逛。

从他和母亲两人住的公寓向北走,不出一公里便来到海岸。往日平展展的海湾也被填埋大半,建造了人工岛,如今只在远处剩一点点了。每天夜里龙也都沿着海岸步行道从这头走到那头。夏天常有情侣和飙车族出现的这一带,到了这一时节到底也人影寥寥了。顶多偶尔同身穿吸湿西装的慢跑男人和遛狗的妇人擦肩而过。

步行道尽头是一条从城里流来的污水河。几米宽的河面没有架桥,只横了一根直径五十厘米左右的粗管。河对岸是正在施工的人工岛的入口,排列着几栋像是工程事务所的组装房子。刚开始填

埋那时候，有很多日工模样的男人吃睡在这里，灯一直亮到深夜。但现在大概因为工程已转移到海湾那边，没有了过去的热闹，这时间里几乎空无一人。

最初龙也顺着管道去人工岛，是为了事务所旁边那个自动售货机。散步路上嗓子渴了，找自动售货机时河对岸的灯光闪入眼帘。自那以来，散步过程中他便在这里喝着咖啡休息片刻。为了防止步行道那边有人进来，管道两端用放射状栅栏和钢丝网封得严严实实。但对于身体敏捷的初中生来说翻越栅栏并非什么难事。脚下的污水一股臭味。流淌的水即使夜间看上去也黑糊糊浑浆浆的。

已是让人留恋热铁罐咖啡温度的时节了。他边喝咖啡边打量正在开发的人工岛。好几盏灯照得岛上亮同白昼。庞大的起重机在灯光下闪现出来。往前是正施工的大型露天体育场。咖啡喝完一半的时候，事务所旁边的公共电话响了起来。响到十遍左右没加理会。之后龙也手拿没喝完的咖啡向电话慢慢走了过去。铃依然响个不停。他开门走进电话亭。略一迟疑，拿起听筒。

“快来呀！”里面传出少年的语声。

“去哪里？”

“原野嘛！”

放下听筒时以为是幻听。他听主治医生讲过麻醉后遗症。因此，他认为后来的事情有一半发生在尚未摆脱幻觉的意识之中。

龙也穿过组装式房子朝人工岛那边走去。脚下被冬天枯萎的

荒草盖住了。身体东摇西晃,好像脚不沾地似的。走了一会儿,发现草丛中有一个微微发光的银色圆盘。圆盘静静旋转。附近一个人也没有。尽管如此,龙也还是感到一阵释然,好像终于回到了自己朝思暮想的场所。

少顷,背后传来踩草的脚步声。脚步声犹犹豫豫朝自己靠近。慢慢回头,草丛中站一个少年。脸看不见。由于背对灯光,他的身姿作为黑色剪影在逆光中浮现出来。

"SPEED?"

剪影没有回答。

"打来电话了吧?"

"我们该走了。"剪影好歹开口了。

"除你还有谁?……不是刚到么?"

"难啊。"

"难什么?"

又没了回音。

"去哪里?"龙也改变问法。

"哪里也不去。"剪影答道。

"留在这里?"

"不是的。这回该走了……说是说不好,反正事情就是这样。"

"还能见到?"

"今晚不是见到了么!"

"那也是。"

剪影迅速转身，那一瞬间，龙也看见了对方迎向月光的侧脸，好像有什么在龙也心中鲜明地浮现出来。但那面影当即远离，一切都已依稀莫辨。

“还记得父亲让我骑脖子的事。”剪影不忍离去，自言自语地说，“高得能摸到天花板，我伸手想要摸灯。还有，练习骑自行车的时候，父亲从后面扶着来着……走了！”

“等等！”龙也叫住对方，“你是谁？”

他还想说什么的时候，剪影已消失在夜色中不见了。龙也孤零零剩在那里，久久伫立不动。不知何时，雪飘了下来。如大颗珍珠的雪从黑暗的天空联翩飞下，脚下地面倏忽变白。龙也开始朝有出口的组装式房子移步。中途回头一看，刚才走过的路薄薄积了一层雪。即使在他看的时间里，也有雪花一点一点掩盖那孤独的脚印。

班主任老师和同学们常来看他。他们的来访对于双方都是尴尬的。他觉得包括班主任老师在内所有来看自己的人的态度里含有一种难以言喻的客气。而这成为不大的隔阂感，使得本来无所谓的交谈变得别扭起来。从来访者看来，也是情有可原的——毕竟同学的脸仍活生生处于变形状态，以往的能言善辩全然没了踪影。

这时候，龙也已经能在一定程度上说应该说的话了。但对于自己心目中要紧的事则绝口不提，关于那场事故也只说表面情况。作为他自身的感觉，似乎住院期间的沉默以弛缓的形式延续下来。

他决定从第三学期开始上学。考试已经放弃。在医院度过了对于初三学生最重要的暑假，何况第二学期根本没去上课。校方大概想以因公缺课对待让他毕业。问题是即使毕业了，肯接收他的高中恐怕也是有限的。较之混进二三流私立高中，还不如回炉一年。校方有可能面露难色，但母亲说准备想方设法让学校把他编进三年级。实在不行，就一边打零工一边在家学一年。补习学校之中也有的为不断增加的高中退学者开设了课程，母亲问他去那里怎么样。

龙也打算白天在区里的图书馆用功。第一学期做学校集体订购的高中升学考试用的习题集，寒假前把五门课基本做一遍。不懂的地方弄懂以后，第三学期就容易对付了。有时候兼作休息地离开自习室去有书架的图书室。因是平日上午，人稀稀拉拉不多。跟母亲来的小孩子们在儿童读物专架那里一本接一本抽出插图本和连环画看着。

龙也往自然科学书架那边走去。他想借宇宙和天体方面的书。为此要路过报刊阅读区。一个戴针织帽的老人正在向馆员还钉在一起的报纸。龙也忽然想起一件事，就此问了柜台里的女图书馆员。对方说报纸每星期钉一次，过去一年的保存在书库里，再往前的收入缩微胶卷，但这里不能查阅，须去远些的市立图书馆。

日期是清楚的。他首先借了遭遇事故七月最后一周的报纸，由此一天天上溯。尤其注意细看社会版。SPEED 遭遇飞机事故、SOCKS 遭遇地铁事故、COOKIE 遭遇变态分子……无一不是应上

报纸的重大事故。特别是 COOKIE,喜欢猎奇性事件的媒体不可能放过。七月份的报纸上没找到相应的报道。想必要再往前。于是借出六月份的报纸。许许多多的人以种种样样的原因死去。交通事故、火灾、抢劫杀人、登山遇难、苦于经济萧条的违心殉情。然而没有出现关于大约是 SPEED、SOCKS 和 COOKIE 所遇事故的报道。看罢六月一日的报纸的时候,龙也放弃了这项心血来潮的检索。

下午一点已经过去。龙也午饭也没吃,忘我地查阅不止。最后的收获仅仅是关于他本身是当事者的那场无聊伤害事件的情报。报道的标题很小:"一伙少年殴打初中生 致其昏迷不醒"。报道说"二十八日午后四时许,家住市区的初中生篠冈龙也君(14 岁)在棒球练习场遭到数名少年殴打。篠冈君当即被送往医院,但因伤及头部,昏迷不醒。警方正在追捕在逃少年。篠冈君是在参加完市民体育馆空手道比赛回家途中被打的。"

空手道比赛记得很清楚。第三场的对手是本地区一个叫菊池的知名选手。龙也有获胜的信心。因为看了菊池的上场比赛,大体晓得其套数。对方的动作果然不出所料。首先突袭头部,趁龙也未出右手,飞速朝左中胸反击。龙也正等这一反击,顺势击其头部,一击成功。下一对手也已胜之,于是进入八强。作为他已是不俗的战绩。

有点儿得意忘形了,龙也心想。归途中顺路去麦当劳倒也罢了,而摇摇晃晃走进什么棒球练习场,确是因为成绩好得始料未及致使自己得意忘形。正因如此,才上了那伙无聊家伙挑衅的当,打

得一塌糊涂。他一直处于异常亢奋状态，毕竟在空手道比赛中战胜了对手。因此当那伙人发出威胁时他也以为自己能胜，没把对方放在眼里：就算对方有三个人也总可制服，三个人也不在话下！

打架和空手道比赛不同，把握不了对方的套数。既有不测动作，又用生手以外的手段，一开始就没有堂堂正正一对一决胜的打算。再说这伙人看样子对打架已相当内行。在表现出应战姿态那一瞬间，龙也即被围在中间。三人等距立定，寻找可乘之机。一对三的撕扭持续有顷。后来一个人跳到前面拉开佯攻架势，龙也相应后退。与此同时，间距缩短的另一人用铁链朝龙也面部挥来。听得撕裂空气的声响，他好歹闪身躲过。但身势已经崩溃，第三人用棒球棒打来，他当即用臂肘防御。问题是，即便拳脚可以应付，以大跨度砸来的球棒也是防不胜防的。

"咕哧"响起不祥的声音。刹那间，周围所有动作停止下来。那是一种奇妙的感觉——时间的停滞不是作为物理而是作生理感觉包拢了他这一存在，时间似乎永远停滞不前。没有恐惧。不可思议的是，他本身是作为第三者目睹这一场面的。龙也仿佛从稍微离开些的位置俯视少年的球棒砸中自己脑袋那一瞬间。脖子几乎弯成一百八十度，差不多弯到臀部。另两个少年呆若木鸡地直挺挺站在旁边。忽然，就好像太阳短路了，世界一片漆黑。

暖风轻拂脸颊，龙也微微睁开眼睛。略略偏头一看，四五个女孩的面庞近得几乎贴在自己脸上。女孩一个劲儿往他脸颊上吹气。带有水果糖味的气息从撅起的嘴中一次又一次吹来。看来，自己在

不觉之间睡了过去。龙也额头搭在合拢的双臂,趴在桌面摊开的报纸上。女孩的脸差不多和他的头处于同样高度。他重新闭起眼睡,佯装睡着。他希望温暖的气息继续往自己脸上吹拂一会儿。

不久,仿佛母亲的语声叫了声女孩。龙也睁开眼睛,缓缓抬起头。女孩目不转睛地看他。由于吹气作业突然中止,嘴唇仍噘着。

“不要紧?”女孩的小嘴轻轻一动。

“不要紧!”他向女孩微微一笑。

“以为你死了。”

“这不活着嘛!”

母亲以不无焦躁的声音再次叫女孩。

“好了,拜拜!”女孩不自然地挥了挥手。

“拜拜!”

他转身往在借阅台等她的母亲那边跑去。图书馆员提醒她“别跑”。

龙也清晰记得祖母去世时的情景。那是刚上小学的时候。他放学回来,见祖母躺在她自己房间的床上,静静仰视天花板。觉察龙也进来,一如往常说了声“回来了?”往下再没开口,只是定定盯视龙也的脸。龙也问“怎么了?”仍面对他的祖母告诉他“自己活不长久了。”表情既没漾出欣喜又不显悲戚,只是说话有气无力。这点让龙也觉得很不谐调。对他当然是个震动。但第二天他便觉得那像是梦里发生的事。又过了几天,祖母的话也已忘个精光。

时过不久祖母住院了。医院在家附近。放学回来龙也常一个人去看望。那时说了怎样的话他已不记得了,无论声音还是脸上的表情……对于祖母的记忆如今正成为照片那样没有厚度的东西。唯独祖母病房的气味仍留在他记忆里——那混杂着药物和消毒水味而又微微带有苹果味的气味。

很快不能探望了。背部疼痛发展到了无法忍耐的地步。最后一次探望时,祖母脸上戴了氧气罩,胳膊插了好几根管子,几乎处于昏迷状态。叫她也只是眼睑稍稍动一下,不能说话了。龙也说一些一般常说的话,如"快些好吧"、"大家等您回去呢"等等。床头小桌上,杯里的水剩有一半,在窗口射进的阳光下亮晶晶闪光。

祖母去世后,龙也想起的总是杯里剩的水。说不定那是祖母最后喝的水,她只喝了一半就离开了这个人世。无声无息地离去了、消失了……可是去哪里了呢?

一个冬日的午后,龙也在天光中看见了祖母一次。放学回来从环绕住宅小区的公园树林中穿行时,看见祖母站在树枝间泻下的阳光下。那以后同一条路不知走了多少次,但祖母……再未现身。他曾在黄昏时分的院子里耐心静等祖母的魂灵出现。在各种各样的场所用各种各样的方法寻找祖母,尽管还是刚上小学的小孩子那时候。

龙也不晓得该把关于COOKIE、SPEED和SOCKS的回忆藏在哪里合适。莫非应同对于祖母的回忆一起藏在死者所在的场所不成?或者将其和儿时以至转学时的同伴回忆藏在生者所在的场所

好些呢？无论放在哪里都放不妥当。找不到存放有关他们回忆场所这点，使得龙也觉得自己也失去了栖身场所。

足以证明他们曾实际存在过的物品，目前一样也没有。尽管如此，他仍不愿否定 COOKIE、SPEED 和 SOCKS 的存在、或否定自己同三人一起经历的事情。莫如说他很想接受那一切。至于存放他们以及和他们经历之事的场所，自行准备一个不就行了！如此想着想着，龙也觉得隐约的温煦又回到了自己的心底。

放寒假后，龙也和母亲去新年即将到来的街上买东西。街上装饰着圣诞节彩灯。街树流光溢彩，树下人来人往。到处有圣诞歌从店铺里淌出。商品陈列窗里装饰着圣诞树。

"歇一会儿再走吧。"走在旁边的母亲说。她手里已提满了商店里的纸袋。"不进麦当劳？"

"唔。"他支吾一声。

母亲去点东西时间里，龙也在靠窗桌子那里一边看东西一边怔怔打量街道。人们显得安详而幸福。他像看晃眼睛东西似的眯细眼睛。

"吃了这个，下一步去买你的大衣。"在拥挤的店里用一堆纸袋占了一把椅子的母亲大口嚼着汉堡包说，"尤尼克劳可以吧？"

"可以是可以……不过今天人多，改天再去怎么样？"

"买东西还是一次买齐好。"

龙也再次把目光投向窗外。下面横亘的是沙漠，他想，并且时

刻窥伺现身的时机。这是超越立场和推测的绝对确信。他以活了好几个世纪之人的心境深知人们安稳的日常生活和幸福的笑脸是何等脆弱,深知自然而然吸入的空气已被暴力和气的死息严重污染,深知那便是遮蔽这个世界的无可奈何的现实。

“让你受那么大伤的孩子们,听说处分决定下来了。”母亲唐突地说。

龙也脑海中浮现出一次来到医院的少年们的脸,每张脸都模糊不清。事件过后只见过那一次。

“用球棒打你的孩子送少年教养院,其余两人保外察看。送少年教养院的那个在闹事时好像就已因伤害和威吓罪保外察看,另两个也是长期旷课儿童,一年旷课一百多天。”

说罢这些,母亲陡然对此话题失去兴趣似的沉默下来。龙也啜着咖啡,茫然看着窗外。过了一会儿,他开口问道:

“那人可有电话打来?”

母亲停住手:“什么呀,风风火火的!”

“想起一件事来。”

母亲用纸巾胡乱揩嘴。

“那怎么可能呢!”理直气壮地说罢,母亲又补充一句:“快吃、快些吃掉!”

龙也勉强把剩的汉堡包吞了下去,然后开始思考人工岛草地发生的事。当时剪影最后说的那句话,无疑是龙也藏在内心深处的对于父亲的记忆——自己上小学前抛下自己和母亲离家出走的父

亲。剪影漫不经心地将自己平时压在意识底下的事说出口来消失了。那么，COOKIE、SPEED 和 SOCKS 同样可以视为龙也自身的影子不成？如医生所暗示的，莫非是手术时使用的麻醉剂让他看见的幻想？

彻底缄口不语的母亲若有所思地看着街道。龙也体谅起母亲来，后悔可能让她想起不快的事。喝干变稀的冰咖啡，自己也朝窗外看去。这时，仿佛有个小小的异物出现在视野的一角。很多人在人行横道上等信号灯，附近一个年轻女子向行人发小包卫生纸，暂时什么也没发生。不久，龙也像梦游者一样摇摇晃晃站起身来。

“卫生间？”

龙也没有回答，径自朝店门口走去。

“喂喂，龙也……”母亲抓住他的手，“去哪里呀？”

“看见朋友了，”龙也看着母亲担忧的神情解释道，“拦出租车先回去吧！”他轻轻掰开母亲的手，淡淡一笑，似乎在说“不要紧的”。

“大衣怎么办？”

龙也听着背后母亲的声音，走出店门。信号灯已经变绿，人们开始过横道。女孩穿的素雅的灰色裙子在人群中时隐时现。他一阵小跑。一个声音掠过耳畔：肯定看错人了！即便看错人了也要细看看。

龙也觉得问题不在于他们是什么人，倘是 Flashback(闪回)导致的幻觉，那也无妨。重要的是他们仍存在于这个世界的内外——

他在自己意识的最深层坚信不疑。那是一种奇异然而确切的、强有力的感觉。他们到底是谁呢……生者还是死者？是有名字的吗？这样的疑问使得龙也置身于仅有他一人的静悄悄的场所。伫立在那里时，他感觉自己是无可替代的。

跨进人行横道，不巧同对面走来的男男女女相碰，就好像对方挡住了他的去路。等他绕过对面走来的人好歹走过去时，女孩的身影已无处可觅。那里是百货商店的正门，人流如漩涡般绞在一起。他踮起脚尖往左右扫描。还是没看见。他无所适从，不知该往左去还是应向右行，抑或进商店里面查看。商店姑且放一放，先决定左右。那么，选择那边呢？无论选择那边都可能找不见她。

龙也置身于圣诞节的热闹气氛中，再次陷入深深的孤独。但越孤独，他越觉得自己同什么深深相连。似乎自己这一存在并非仅仅属于自己。龙也宁愿相信奇迹。自己此时位于此地不已经像是奇迹了么？只要活着，只要把脚踏在超越合理和认识的层面上，总会在这个街头或那个街头找到“他们”。

他已不再犹豫，迅速跑进人流之中。